# 围攻别斯捷尔采城

（一个古怪人的故事）

米克沙特 著

# 围攻别斯捷尔采城

## （一个古怪人的故事）

〔匈〕米克沙特著　张家章译　杨　骅校

外国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五年・北京

Mikszáth Kálmán
BESZTERCE OSTROMA

**围攻别斯捷尔采城**
Weigong Biesijieercai Cheng

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六〇三厂印刷

字数160,000 开本787×1092毫米 $\frac{1}{32}$ 印张8 $\frac{3}{4}$ 插页3
1985年4月北京第1版 1985年4月湖北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23,500

书号 10208·211 定价 1.50 元



作 者 像

木刻像作者：伍必端

# 楔　子

我跟我的朋友卡罗依·朋格拉茨伯爵这位人人敬重的国会议员和将军，在“艾尔茨盖尔佐格·伊希特凡”饭店一块儿吃晚饭，可有不少年了。冬天，漫漫的长夜里，我们时常坐在平素所喜的那个席位上，在雪茄烟雾缭绕的轻纱薄幕里促膝谈心。等到把现实的话题说尽了，便心满意足地把眼前事物抛开，来尽情追思那丰富多采的旧日情景。这时候，彼此也就不再关顾，各自回首往事去了。

这些年里，我的朋友常常提起伊希特凡·朋格拉茨伯爵，谈到他的武功，谈到他的出征，偶尔也谈到他那乖张的性格。有时候，伊希特凡伯爵的其他亲属来到我们席前，他们会一桩桩地想起他性格方面的许多表现。有一天，我忽然想到，我自己也曾与这位已故的伯爵见过面，不仅见过面，而且还谈过话。从此他的性格便引起了我这个俨然是个作家的人的兴趣，我想弄清他的个性，便详细地打听起这位伯爵来了。

凡曾与他接近的人都异口同声地强调说：

“伊希特凡伯爵才智是有的，诚然不太多，而他野心之大则可谓无以复加。他为了追求名誉，不惜付出任何代价，

但自知在这方面没有本钱，于是便决心以疯疯癫癫的姿态来露一手儿。”

人们这么说是完全合乎情理的。须知我们的聪明人也好，笨人也好，若说急切求名，倒是程度相当的。他们都是一路货，彼此有什么可争长短的呢！伊希特凡给自己选择了一桩可望丰收的事业，扮演着疯疯癫癫的角色，因此得以大展宏图，——谁也没有赶过他！

朋格拉茨家的历史在中世纪光辉灿烂，盛极一时：森特米克洛希州的朋格拉茨门中权威显赫、身列公侯的大有人在；彼得·朋格拉茨乃是匈牙利骑士中出类拔萃的人物，连女王本人对他的爱慕都落了空；那绰号“大马刀”的巴尔·朋格拉茨被称为土耳其人的灾星……伊希特凡·朋格拉茨的列位祖先中还有许许多多英雄豪杰和头戴雁翎帽、足登金缕鞋的窈窕淑女，这些美人儿随后都成了匈牙利历史上大批英雄的母亲，而到晚近时期，则成为一座座古寨的幽灵了。

朋格拉茨家这样一篇历史，真好比是个深不见底的湖泊，唯有身心健康的人才敢低下头去瞩望一眼，否则头脑都会发晕。伊希特凡·朋格拉茨身心本不怎么健康，且又望之过深了……

我决定从他的平生中选取一些材料写篇故事，有如成衣匠就整匹呢绒裁下一件背心所需的料子。

只剩下征求已故伯爵亲属的同意了；只因我这故事还不太久远，主角在坟里还没有腐烂——他在瓦陵村的墓地

里还正在睡头一觉，连落葬之日棕前所献的花圈都还没有干枯。

凡经我征求到的人都欣然同意，当我告诉他们将为故事的主角起一个化名时，朋格拉茨氏门中的头把交椅卡罗依伯爵说道：

“您还是保存他的真名字好。若是他忽地从棺材里爬起来，一看印出这篇史话，那是会比谁都高兴的。他不是一辈子都在幻想着荣誉吗?!”

于是托天之佑，我便来写这篇中古世纪的故事了，然而书中人物有的在十九世纪末叶还活着呢。

# 楔　子

我跟我的朋友卡罗依·朋格拉茨伯爵这位人人敬重的国会议员和将军，在“艾尔茨盖尔佐格·伊希特凡”饭店一块儿吃晚饭，可有不少年了。冬天，漫漫的长夜里，我们时常坐在平素所喜的那个席位上，在雪茄烟雾缭绕的轻纱薄幕里促膝谈心。等到把现实的话题说尽了，便心满意足地把眼前事物抛开，来尽情追思那丰富多采的旧日情景。这时候，彼此也就不再关顾，各自回首往事去了。

这些年里，我的朋友常常提起伊希特凡·朋格拉茨伯爵，谈到他的武功，谈到他的出征，偶尔也谈到他那乖张的性格。有时候，伊希特凡伯爵的其他亲属来到我们席前，他们会一桩桩地想起他性格方面的许多表现。有一天，我忽然想到，我自己也曾与这位已故的伯爵见过面，不仅见过面，而且还谈过话。从此他的性格便引起了我这个俨然是个作家的人的兴趣，我想弄清他的个性，便详细地打听起这位伯爵来了。

凡曾与他接近的人都异口同声地强调说：

“伊希特凡伯爵才智是有的，诚然不太多，而他野心之大则可谓无以复加。他为了追求名誉，不惜付出任何代价，

但自知在这方面没有本钱，于是便决心以疯疯癫癫的姿态来露一手儿。”

人们这么说是完全合乎情理的。须知我们的聪明人也好，笨人也好，若说急切求名，倒是程度相当的。他们都是一路货，彼此有什么可争长短的呢！伊希特凡给自己选择了一桩可望丰收的事业，扮演着疯疯癫癫的角色，因此得以大展宏图，——谁也没有赶过他！

朋格拉茨家的历史在中世纪光辉灿烂，盛极一时：森特米克洛希州的朋格拉茨门中权威显赫、身列公侯的大有人在；彼得·朋格拉茨乃是匈牙利骑士中出类拔萃的人物，连女王本人对他的爱慕都落了空；那绰号“大马刀”的巴尔·朋格拉茨被称为土耳其人的灾星……伊希特凡·朋格拉茨的列位祖先中还有许许多多英雄豪杰和头戴雁翎帽、足登金缕鞋的窈窕淑女，这些美人儿随后都成了匈牙利历史上大批英雄的母亲，而到晚近时期，则成为一座座古寨的幽灵了。

朋格拉茨家这样一篇历史，真好比是个深不见底的湖泊，唯有身心健康的人才敢低下头去瞩望一眼，否则头脑都会发晕。伊希特凡·朋格拉茨身心本不怎么健康，且又望之过深了……

我决定从他的平生中选取一些材料写篇故事，有如成衣匠就整匹呢绒裁下一件背心所需的料子。

只剩下征求已故伯爵亲属的同意了；只因我这故事还不太久远，主角在坟里还没有腐烂——他在瓦陵村的墓地

里还正在睡头一觉，连落葬之日棕前所献的花圈都还没有干枯。

凡经我征求到的人都欣然同意，当我告诉他们将为故事的主角起一个化名时，朋格拉茨氏门中的头把交椅卡罗依伯爵说道：

“您还是保存他的真名字好。若是他忽地从棺材里爬起来，一看印出这篇史话，那是会比谁都高兴的。他不是一辈子都在幻想着荣誉吗?!”

于是托天之佑，我便来写这篇中古世纪的故事了，然而书中人物有的在十九世纪末叶还活着呢。

# 第一章 艾斯捷拉

不能说人们具有多么强烈的正义感。我从前认识一位希腊老头子杜加里大叔。就拿这位杜加里说吧。每逢他讲起历次希土战争中随便哪个故事时，一提到土耳其人逮住希腊人是怎么狠狠地宰杀时，总是愤愤不平地叫道：

"真他妈的邪魔歪道！该死的邪教！"

可是当他继续往下说，描述到希腊人抓到土耳其人，怎样把他剁成碎块，或是活生生地下橄榄油锅的时候，他却轻轻巧巧地咕哝着说：

"可怜，叫他又有啥法子呢！"（这就是说，可怜希腊人除了把敌人下橄榄油锅之外，还有什么办法呢？要知道用脂油来炸土耳其人太贵了！）

所有的人们，其中也包括历史学家，对于正义都是这样理解的。例如，库鲁茨人① 反对奥地利的加勃斯布尔格人的斗争，就反映出了两种对立的正义的标准，一直流传到如今。但是现在无须为这桩事件翻案，况且这些历史事件与我们这个故事无关。

---

① 十七八世纪为争取匈牙利独立而斗争的战士。

唯一可以相信的，就是当时的库鲁茨人都被杀光了，维也纳的皇帝转了个念头，觉得要把日后会养出来的那些库鲁茨人也消灭了才好。可见这位皇帝的深谋远虑甚至胜过了犹太国王伊罗德。然而，这位可怜的奥国皇帝有什么办法呢？！

于是就在一七一五年颁布了第四十二条法律，按照这条法律的规定，应当毁除所有的城堡。谁都知道，鹰是在窠里孵出来的。因此，大家都不让那窠存在，奥地利帝国再也不要有什么鹰了，一只古老的双头鹰①已经够它受的了！

城堡应予毁除，但（在匈牙利的法律中总会有这么一个“但”字，即使没有，法学家也能找出一个来的）……但寨子可以保留。这条法律颁布以后怎样，我觉得不说也明白：凡属于有权势的封建主的城堡都叫起寨子来，也就没去动它了，至于那些没靠山的孤儿寡妇的一点点领地却被称作城堡——它们的日子就屈指可数了。

涅杰茨堡就是只因被认为是寨子而得保全的一个。应该交待一番，这座城堡样子象两个巨大的长方形，既不在山顶，又不在阴森森的悬崖峭壁上，倒象是巨大的谷仓。事实上这却真真是个城堡——有碉楼，有吊桥，有塔，有暗炮台，有自己的礼拜堂，有地道和放置储备品的仓库。这涅杰茨堡甚至有它自己的炮：八门炮口点火的老炮。

---

① 指哈勃斯布尔格王国的国徽。

不多久——不过十年前——伊希特凡·朋格拉茨伯爵还住在这个城堡里。

在若尔纳和瓦尔纳两个城市之间有一座谢米拉米达山，这是因为当年有一座柳德米拉女王——斯洛伐克的谢米拉米达——的宫殿在此而得名的。这是一座奇形怪状、异常古老的荒山，上面除了一些稀疏的茅草之外，根本什么也不长。据说这谢米拉米达山的地底下老是轰隆轰隆地响，有时夜里忽然吼将起来，吼声远达布杰青。附近的居民甚至猜测这座古老的山峰准是一座死火山，说不定哪天又要复活。不过哪能会这样呢！这古老的谢米拉米达还懒得啐一口呢。

虽然山形丑陋，但在斯特烈奇诺至奥瓦尔之间的大道上纵目四望，却有一幅幅如画的景色争妍媲美，补偿了这个缺陷。时常可见千年的古木，轰隆轰隆往河谷里倾泻的急流，还有不少洞府深幽的奇峰异石（据传说，其中一个曾是那神勇的鹰诺塔克的洞府，他把国王斯维亚托普鲁克的小女儿抢了来，还给他养了几个孩子）。

这个地方给哪个封建主筑堡垒是最合适的了。这里直到如今还没有被现代的怪物所统治，仍然是古代的怪物在逞威风：吓唬周围居民的并不是车轮的轧轧声和机车的嘶叫声，而是那一只眼的妖精雅陵科的一声咳嗽。这妖精一咳嗽，地上一双草鞋就不见了，换句话说，就是少了一个斯洛伐克人。就这样他每咳嗽一声，一个斯洛伐克人就死了。可以料想到，这妖精若是伤起风来，还不就跟前前后后那些

村子里闹霍乱的时候一样！

嘿，总要把这雅陵科打死，把他消灭了才好！到那时候，还用坟地干什么呀，尽可以把坟地都用来种燕麦。

重重叠叠的崖石高耸入云，在这群岩叠嶂里寂静得叫人打寒噤，叫人憋得慌。十九世纪的风光就透不进来！所以伊希特凡·朋格拉茨偏要住在这么个地方，而且得以为所欲为，这都不是偶然的事。

提起这位伯爵来，恐怕有点儿象雅陵科；不错，朋格拉茨的一双眼睛也长在所有人们长眼睛的地方；而不是象妖精那样长在后脑勺上，可是他的目光却象是朝后的，总在欣赏着过去。

其实，伯爵倒是个长得匀匀称称的汉子，高高的身材，雄赳赳的，满面红光，两撇胡子翘着挺威风，若不是左脚有些跛，简直身上一点儿毛病都没有。而且他的跛脚可以说是出于自愿。有一回，正赶上猛烈的冲锋，他的马跳过堑壕，打了个前失，朋格拉茨一下子没把住，跌下马来摔断了腿。

不消说，马上就把邻村格别拉专治跌打损伤的玛契科·斯特烈里尼克叫了来，这老头儿会治关节脱骱，骨头断了能接上，让狗咬了也能治，而且比那门门都来的江湖术士的种种手法都强。

伯爵向他大喝道：

“你能把我的腿治好吗？”

“大人，管保叫它跟原先一样。”玛契科回答说。

“唔，那就来吧。可得加小心，要是弄得挺疼，瞧见这手

枪了吧？——我就一下打死你！要是不疼——你能闹上五个金币。”

“哎呀，大人，不疼不成啊，”玛契科争辩说。“当然，若是不把骨头对上骱，不疼倒也可以。不过那就终身成了瘸子了。”

“你这混蛋，玛契科！”年轻的伯爵哈哈大笑。“贵族老爷要腿干么？腿只有乡巴佬才用得着，傻瓜。凭什么非让我的骨头对上骱呢，况且这还得叫我受了些罪！治吧，老头儿，可是当心别弄疼了！”

可他还是终身成了个瘸子，太太们大为惋惜，见了他总是要连声叹气：“多么可惜，他瘸了。”这些轻佻人心里惦记着的不就是跳舞嘛。至于说到跳舞，那谁都知道，贵族老爷也需用自己长的腿。关于这一点，朋格拉茨伯爵大概没想到。

然而，他根本就不去想什么女人，邻近领地上的太太小姐们想让他陷入情网也是枉费心机。战神当权的地方就没有爱神的位子。伯爵却是在战争中度过岁月的……

“怎么说他是在战争中度过岁月的呢？”读者一定要问：“不是好久没有敌骑来践踏匈牙利的领土，而且匈牙利人也好久没有出征异域了吗？”

情况确是这样，不过伊希特凡·朋格拉茨伯爵把进行战争视为己任了。按照蒙捷库库里① 的做法，直到如今人

---

① 蒙捷库库里（1609—1681），奥地利军的统帅。

们认为，进行战争必须有三件法宝：一件是钱，第二件是钱，第三件还是钱。当然除钱以外，还需要两个相争的国家，也就是交战的双方。但是，对朋格拉茨来说，这一点却毫无必要：他自己跟自己打仗。

涅杰茨寨附近有相当多的领地。朋格拉茨把这里的农田草地给附近的农民使用，以在他的军队服务为条件。每逢寨子的尖塔顶上扬起那画着朋格拉茨徽号的旗帜（草地上一只握着军号的手），塔上传出急促的喇叭声，农民们就得在寨院里集合，立刻变成士兵。为了防备万一有农民不来，朋格拉茨的护从们手持抹上羊血的宝剑到农家去挨门挨户吆喝：

"喂，老百姓，准备去打仗吧！要打仗啦！"

寨子的武器厅里满是古骑士的盔甲和衣服，从国王玛嘉希的"黑军"的军装直到德国骑士的钢铠甲应有尽有。"战争"一开始，这些形形色色的衣服也就套在斯洛伐克贫苦农民的身上，这个当土耳其的骑兵，那个当拉科齐①时代的旅长；让你穿上骑士希威霍尔的盔甲，让他扮成个十字军。仿佛这是些中世纪的勇士，一听到督天使的喇叭声就马上各自从坟墓里爬了起来，集合到院里，只是他们忽然都说起斯洛伐克话来了。甚至加拉也是这样，他的衣服在涅杰茨寨已经收藏了几个世纪，如今却花里胡哨的搭在格别

① 拉科齐（1676—1705），又称弗朗西斯二世，反对神圣罗马帝国哈布斯堡王朝统治的民族独立运动的领导者。

拉村一个磨户彼特罗·莫拉文结结实实的肩上。

接着又传出了号令：

“小伙子们，分成两队！”

统率敌军的是皇朝退职的少校福尔盖特，他住在格别拉村，凭他那总司令的职务，在朋格拉茨跟前领取年俸小麦五十石、肥猪一口。他率领着他的军队是攻城夺寨还是保卫城池，要看拈阄来决定。福尔盖特跟朋格拉茨掷骰子比点儿，要不就是投钱，谁碰上了“老鹰”，谁就有权任意选择：攻城还是守城。有时激烈的攻城大战一连进行几天，也有时几星期，闹得周围地区更加欢腾。每逢出击或在城下进行拳斗，敌人——福尔盖特先生——动不动就把伊希特凡·朋格拉茨拾掇得……可怜的伯爵起不了床。自然，一切都照中古时代打仗的章程办事：打完一仗，若是伯爵胜了，便在寨子的礼拜堂里举行谢恩祈祷，把附近领地上的太太先生们请来参加。祈祷以后，跟着就是庆功大会：烤整头牛犒赏三军，来宾、寨主则在楼上厅堂里举行跳舞会。

但是，比较显要的人物却不大肯叫自己的妻女来拜访这涅杰茨寨，所以来宾中的女客大半出身于寒酸的贵族。大地主们却说：“既然家里没有女主人，那咱们也就不带咱们的妻女来了。”伊希特凡·朋格拉茨有一回听到这种说法，哈哈大笑起来，说道：

“怎么着，咱们家里也弄个女主人！”

最近，在若尔纳的集市上，有个破破烂烂的马戏班子表演节目，伊希特凡·朋格拉茨注意到喜剧演员当中的一位

"贵妇人"艾斯捷拉——一个穿着短绸裙的女郎，裙子短得搭不上膝盖。他看过她的惊人技艺，就把马戏班子的老板叫了过来，问道：

"把这姑娘卖给我要多少钱？"

马戏班子的老板摘下帽子，低三下四地打躬回答说：

"要六百福林。"

伊希特凡伯爵掏出皮夹子来付了钱。

"那就叫这个角儿下马吧，掌班的，你招呼把她领到我的车上去。车子就停在那家大饭店外面。"

贵妇人艾斯捷拉是个美貌的女郎，高高的胸脯配上了个好身段，象钢刀刃儿似的柔和而富有弹性。火红色的头发衬着她那略带雀斑的雪白漂亮小脸蛋儿，真是再合适也没有了。这位女演员的一双眼睛说不上是蓝的，也说不上是黑的，那特有的色彩配上那不寻常的眼形使艾斯捷拉显得格外动人：似乎那不是眼睛，而是两只别斯捷尔采城的熟透了的李子，在火红色的睫毛底下闪闪发光。

虽然吊起的眼梢使她有些象日本女人，但是可以毫不含糊地说，马戏班老板决不是从日本带回艾斯捷拉来的，连从格拉纳达来的都说不上，单凭这一点也就证明了：贵妇人艾斯捷拉说得顶漂亮的只是（把她那偶尔唠叨几句德国话或斯洛伐克话不算在内）匈牙利话，并且时而带些戈苗尔的乡音。

总之一句话，捡这么个洋捞儿对伯爵来说不算什么稀罕。那双眼睛，那张面庞，再加上艾斯捷拉的整个容貌，都

说明她具有丰富的生活经验。而这丰富的经验仅仅是为男人预备下的一种装饰品。

因而伊希特凡伯爵对这个女演员也就没有表示过一点儿柔情蜜意。他想的只是一点：好叫从今以后有个女的作为“女主人”住在他的寨子里。

“真是活见鬼，可是她在寨子里当个摆设儿倒也不错，”伯爵心里盘算，“再说我这儿也不缺穿的。过道里那些陈年古董的橱柜撑得满满的，都是洒金裙子、女袄、绣上细珠子的花鞋、小巧玲珑的摩洛哥皮靴。该给谁穿呢？蠢事！随它蠢去吧，倒是有点儿玩艺儿！”

贵妇人艾斯捷拉就此落到了涅杰茨寨，渐渐地便成为这位继续干出怪异行为的伯爵不可缺少的人了。

寨子里的日常生活程序是：上午朋格拉茨领着这内宅的女仆跟一些新兵作“小规模的演习”，教他们操练，让他们听着“干草、麦秸；干草、麦秸”的口令齐步走（给“士兵”的一条腿拴上一束干草，另一条拴上一束麦秸），艾斯捷拉打扮成随军卖酒的姑娘，穿着短短的裙子，腰里系着一条漂漂亮亮的子弹带，旁边挂着两把水壶，给“士兵”喝葡萄酒和伏特加。操作顶灵巧的，甚至准许同艾斯捷拉接吻。出征的时候，她穿着女骑装，得意洋洋地坐在马上，跟伯爵并肩作战。

晌午时分，寨塔上响起喇叭声，向附近居民宣告寨主用午饭，连在莫依希和波德扎美卡都听得见。一切都严格按礼节办事。一座古代骑士家庭设备的大厅充作饭堂，艾斯捷拉走进来，已经打扮成中古时代的一位夫人了。她穿一



身织锦的衣衫，头戴插羽毛的无檐软帽。用午饭的时候，她背后站着个头发淡黄的侍童，穿着蓝天鹅绒镶银花的燕尾服，长统丝袜子，白绸子大坎肩上也绣着银花儿。

所有用饭的人未入席前先依次来吻夫人的手：头一个就是伊希特凡·朋格拉茨自己，他仿照骑士的风度，屈下一条壮壮实实的右腿，跟着就是“团长”（事实上是伯爵的账房先生）雅诺希·巴穆特卡伊，随后便是“御前神父”米哈依·戈路勃，“副官”雅诺希·柯瓦奇——涅杰茨寨的卫戍司令，再就是“我原来就是个波兰人”（这是伯爵给斯塔尼斯拉夫·普鲁仁斯基起的名字），最后，是书记费连茨·巴克拉，这位书记住在一座城楼上，在他那间小房里运用他那生花之笔，象古时候那样，把伯爵的出征史记在真正的羊皮纸上。

样样菜上桌都先要经卫戍司令尝一尝，若是他没有发现任何有毒的征候，这盘菜才递过去给大家吃。等到上热炒的时候，伊希特凡·朋格拉茨便离开他那座下的高背椅子站起身来，千篇一律地声称为国王弗朗西斯-伊奥西夫干杯。与干杯同时，城墙上的三尊炮便鸣起礼炮来。随后每上一个菜，在场的人中便站起一个来——看轮到谁的班，——说些夸张的话称颂涅杰茨寨主的德行和武功。随着这次干杯，正面城垛上的三尊炮又鸣响起来了。

饭后，寨主抽袋烟，带着他的全班随从走到阳台上，把涅杰茨寨的卫戍司令叫到跟前，向他发出那每次相同的命令：

“把金库搬来！”

雅诺希·柯瓦奇把“金库”搬来了——这是一只粗麻布

口袋，装得满满的，主要是铜币，然而有时也夹杂着些银币。

寨墙跟前的阳台底下，这会儿已经聚集了许多从四面八方跑来的小孩子、要饭的和一些干脆就是二流子的家伙，在等着这每天一次的撒钱。伊希特凡伯爵顶高兴的是从麻布袋里掏出一捧捧的铜币，大大咧咧地往阳台下面撒去，就象农夫往田里播种似的。这时候朋格拉茨总是使劲地掷，叫钱滚得越远越好，撒得沟里一把，杂草里一把，荆棘丛里一把。大伙儿先是你推我搡，闹闹哄哄，争争吵吵，等到一捧钱撒下来，便朝前一冲，滚作一团，彼此往背上乱爬，伊希特凡伯爵却站在阳台上哈哈大笑，得意得跟个孩子似的直拍巴掌。

大人先生们抽完一袋烟，就撇开露台，转移到所谓“百骨堂”去了。那儿就是不让神父进去。

“服侍上帝的人不许在不干不净的邪地方走动。”伊希特凡伯爵总是这样警告神父。

于是神父就不上“百骨堂”去了。之所以叫“百骨堂”，是因为里面陈设的家具完全是鹿角旋出来的。可是堂上最好的陈设品自然是艾斯捷拉。这时候，她已经换好衣服，等待着大人先生们光临。这一回，她穿着紧身上衣和一条短短的轻纱裙子，一动一飘舞，好象螟蛾那薄如细网的翅膀。

这座大厅是为了表演荡秋千而装备起来的。艾斯捷拉做好了准备，献演她那套令人头晕目眩的绝技。节目一直要演到那躺在沙发上的伊希特凡伯爵睡着了，才算罢休。于是这班大人先生们便同艾斯捷拉一起小心翼翼地脚尖着地

走出大厅去。伯爵身边只剩下个使唤小厮，这小厮得拿那新栽的碧绿的芭蕉叶儿轻摇慢摆，给这位酣睡中的封建主赶苍蝇，往他身上送来阵阵清凉。

但是，一天的日程表到此还没有结束。伊希特凡醒来，还得叫套车出去兜风——诚然，艾斯捷拉对伯爵做出倾心爱慕的样子，显出酸溜溜的神气，有时不许他离开寨子。这位往日的喜剧演员一味地装腔作势，打算利用这种手段为自己赢得幸福。“若是我处得乖巧，”她考虑着，“伯爵这个傻瓜终究会上钩，跟我结婚的。”

于是她就拼命地处得“乖巧”。

有一回，伯爵准备带着随从到邻近的寨子去，那里有些年轻的小姐。套上车的四匹马正在打响鼻儿，艾斯捷拉抓住时机，往地上一扑。她披头散发，脸上露出十分激动的神情，嚷道：

“您上那儿去，除非从我身上轧过去！”

又一回，马车已经动身了，她轻轻一纵，跳上马背，端坐在那儿。四匹马骄傲地昂着头，发狂似地奔驰，艾斯捷拉却从腰里掏出编针和线团儿，消消停停地编织起来。她那件蓝色的长衫有如一小块云彩在乘风飘扬。这时候，她简直象个小妖婆，真是非比寻常的美丽。走道儿的人看见她这种风姿，直往身上画十字，伊希特凡伯爵哈哈大笑，恶狠狠地说：

“我才不带她上英捷希茨基去惹人笑话呢！”

他回到家里，拿起鞭子来象打一个闯了祸的顽皮孩子那样，把艾斯捷拉抽了一顿，打得她好几天背上带着一条条

的青痕出出进进。

艾斯捷拉只是咬紧她那副细小的鼠牙，心里可在想："没关系！要怎么打就怎么打，反正我是会当朋格拉茨伯爵夫人的！"

然而，这似乎不大可靠，因为伯爵没把艾斯捷拉看作一个女人而去爱她，倒好比人们喜爱一只良种的狗，或是一只其他的什么牲畜。而这位美妙的喜剧演员却一年一年白白地在等待着：好歹总有一天，晚饭过后伯爵来亲手替她解开裙带。

不会，不会，——须知按照日常生活作息时间晚饭后还另有规定。晚饭以后，伯爵留下来跟他那波兰人斯塔尼斯拉夫·普鲁仁斯基（若是那里没有个波兰人，这还算个什么寨子！）面对面地喝酒，听他说说笑话，讲些有趣的故事，这普鲁仁斯基有一肚子的故事，都是他在长时间游历中积攒起来的。

要到晚上十一点钟整，伊希特凡伯爵才站起身来，拍拍斯塔尼斯拉夫的肩膀说：

"我的波兰人，你真是个好小子，你总有故事讲！到了这会儿，你回去歇息吧。我打发听差拿壶酒来搁在你枕头底下，好叫你夜里醒了能咕嘟个一两回。"

然后他就走回寝室，脱了衣裳，把那个使唤小厮和"书记"巴克拉叫到跟前。

使唤小厮给他挠脚丫儿，巴克拉把伯爵祖先的历史一章一章的念给他听。这些祖先在给这个蛮不讲理的孙儿催

眠，于是这孙儿就在梦里继续着祖先的丰功伟业，而一早醒来，就真的要实现他夜里梦见的一切了。

伊希特凡·朋格拉茨是不是疯子？很难说。附近大人先生们在这点上意见有些分歧，能不能仅仅因为这个人过着国王般的生活就认为他是疯子？这只能根据下面一点，那就说明他的意志似乎比别人强："我不愿意生活在十九世纪，我要回到十七世纪去，因为我更喜欢十七世纪。任凭光阴流逝吧，这与我不相干，我觉得怎么合适就怎么生活。"

他的头脑本来正常。他只是有些怪脾气，还是真的脑子里缺点什么零件呢？他扮演封建主是想逞逞威风，还是犯了一种毛病呢？谁知道呢？然而他判断或考虑起其余的一切事物来却都合情合理。

的的确确，客观环境所决定的不仅仅是一个人的命运，而且还决定着这个人的思想。若是伊希特凡·朋格拉茨没有继承涅杰茨寨这份产业，那他可能会成为律师、医生，或者随便哪种人。然而，他却得到了一座寨子的遗产和一个响亮的名字而成为——如他写信时的署名——"最后的封建主"。

总而言之，疯狂——这个概念是相对的。神经不正常的人会觉得健康人奇怪。由此可知，若是疯子多于神经正常的人，也许健康人还得往李波特美乔① 搬家哩。

然而我并不是要来谈这个问题，只不过要把伊希特凡·朋格拉茨的历史千真万确地交待个一清二楚。

我要指出的是，人们认为朋格拉茨伯爵是个疯子，这他

① 在布达佩斯近郊，设有精神病院。

自己也知道，而且似乎他还喜欢这种说法。有一回，路过波德扎美克，他把一个年纪轻轻的农家妇女叫到跟前，问她：

"你叫什么？"

"安楚尔卡，"这姑娘脸色顿时白得跟亚麻布似的，嗓音抖抖索索地答道。

"嘿，你干吗害怕呀？人家说我是疯子，大概在你面前说够了吧？当心，别撒谎，老老实实地承认，他们是这么跟你说的？瞧，我把手指往你鼻子上一搭，马上就能知道你撒谎不撒谎……"

"是的，人家说……"

"你瞧！嘿，这些人哪，这些人哪！"朋格拉茨露出一丝苦笑。"是你亲眼看到的，我不是又不招谁又不惹谁的吗？我是个好人，"他找补了一句，摸了摸这农家少女的淡黄头发。"你倒也是个好姑娘。要我从城里给你带点儿什么来呢？"

这姑娘脸儿红了，尽用围裙遮掩，羞答答地含含糊糊说：

"老爷，要是行，就带点儿胭脂来吧！"

"啊哈，你这个骚娘们儿！"伯爵突然生起气来，照这姑娘脸蛋儿上劈里啪啦的来了两下子。她脸上发起烧来，也就用不着什么胭脂了。

有时候朋格拉茨简直觉得人们讨厌，当然指的是现在活着的人们。他倾心于古代人，有时对着叶卡捷利娜·美季契① 的肖像一看就是几个钟头（他爱上了她），常常带些

① 叶卡捷利娜·美季契（1514—1589），法国国王查理九世之母。

鲜花——石竹和唐水仙——来装饰她的肖像框子。叶卡捷利娜不是喜爱唐水仙花吗!

他就这样生活下去，对于现实的事物一点儿也不感兴趣，——连报纸都不订阅。他的生活顺着习惯的道路走，年复一年，一点儿也不起变化：早上——祈祷，跟着就上军事课。午饭后——撒钱和在“百骨堂”观看秋千上的绝技表演。晚上同波兰人大喝一通。伯爵周围的人们也过着世外桃源的生活，渐渐地也变得跟他们东家一样，成了一批有点古里古怪的家伙，开始一本正经地相信自己是在一个中古时代的封建主家里当差，所行的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只有那御前神父戈路勃在签下一年合同的时候，要求保留他同各位先生一起于午饭后访问“百骨堂”的权利。(可也真是，干吗不叫他也欣赏欣赏艺术取个乐儿呢?!)

若不是与朋格拉茨伯爵毗邻住着两个强横霸道的人物：巴尔·别亨齐和他的儿子卡罗依，大概这位寨主的生活就永远也不会有任何改变了(那么我的故事也就写不成了)。

他们爷儿俩的寨子高高耸立在那流水湍急的瓦格河河湾附近拉普赫尼亚栗树丛里。瓦格河上往来的只有那“斯洛伐克江河舰队”，也就是斯洛伐克人用来运送柴火和收获品的平底船。这寨子是一座不下千年的古老建筑物，墙上已经陈旧得发黑，象熏了煤烟子似的。寨子无人过问，已经荒废了；左边歪歪斜斜，有的地方已经塌了，只是右边还勉强撑住，顶上有一座高塔。塔上还保存着一口钟，只有碰上别亨齐家哪个举行葬礼的时候才敲上一阵。

当年这是一个豪富的门第。巴尔·别亨齐老男爵的爹临死的时候叫儿子来到他跟前——那时在维也纳——对他说：

“孩子，我给你留下那么多的金子，保管你一辈子都花不了，即使你把它化成水一勺儿一勺儿地当汤喝，当酒灌都灌不完。”

他家本来在特连倩州有两处很好的产业（得自名门望族屠尔佐家的），还有一处产业在阿尔费里杰，此外在维也纳和布达佩斯都有行馆，至于说到钱和古玩，那简直多得没数儿。

别瞧偌大一份家业，不消儿时便闹了个精光。自然，巴尔·别亨齐想都没想到把金子化成汤，或是弄成酒（他若是这么办，那还真败不了这份儿家产），却干脆把它换成娘们儿的吻，花在这地地道道的甘露上了。至于说太太们讲面子，临走还给留下点儿，那可又让那描绘在吉尔格里[1]纸牌上的女王带上走了。

总而言之，全部财富很快地就消耗尽了，别亨齐男爵才四十岁已经弄得一贫如洗，除了一个名叫卡罗依的半大不小的儿子，和瓦格河旁那座使男爵世袭名位的歪歪斜斜的寨子以外，什么也没有了；至于领地，那早就落在放高利贷的犹太人手里了。

别亨齐男爵除了那座寨子的地基以外，连一小块土地也没剩下。男爵爷儿俩所以没成为无家可归的流浪汉，那

① 维也纳著名的印制纸牌商号的老板。

只是因为老别亨齐的妻子（佐包尔伯爵夫人家的小姐）被丈夫遗弃以后，孤零零的死在格拉采，遗嘱里讲明支付丈夫和儿子终身年金每人每年一万福林。

钱是一年分两次发给男爵爷儿俩的。他爷儿俩每回把钱放进腰包，就拉上三朋四友拼命大吃大喝，直到把最后一文钱抖落出去才算罢休。儿子在维也纳挥霍儿子的钱，老子在布达佩斯挥霍老子的钱。有的时候倒过来，可也有时候——在一块儿……可是五千福林经得住花多久！还不只能花上那么一二十天！瞧，就在这每半年一回的头一个月，一到月底，这爷儿俩便身无分文，又凑合到特连倩州那个破寨子里去了，在这漫长的五个月当中，就象米克洛希·托尔季① 的那匹神马似的，一直要到下次出行，都过着可怜的困苦生活。

寨子里，除别亨齐父子之外，还住着一个老太婆，由她操持着家务，给男爵爷儿俩弄点……不过，要弄点儿吃的，得有一个女厨子，此外，还得有个食品储藏间，而寨子里却连这也没有。因此，别亨齐男爵父子过着象游牧人一样的生活：打着了野味，就吃野味。碰巧在瓦格河的急流里抓着了鱼，就吃鱼。

哼，要是没有野味，家畜倒也可以凑合。可惜，人构造得又那么不完善，单是一味意识到他是个男爵，还是消除不了他的饥饿。那许许多多不小心踱近寨子来的农家鸡鹅的悲惨命运证明了这个起码的真理。有一天傍晚，少男爵竟

① 匈牙利最通俗的民间故事中的主角之一。

无缘无故地把人家放在米克洛沙·斯拉比苜蓿地里老老实实吃草的一头牛犊射伤了。

牛犊也好，鸡也好，鹅也好，都是附近贫苦农家的东西，他们每回总是吵哇，闹哇，只要能去哪里，便到哪里去告状。可是我的天爷，任凭怎样，总剥不掉别亨齐爷儿俩那上议院议员自古享有的特权吧！① ——何况就凭这么个鸡毛蒜皮的事儿！结果总是村里的老头儿们出来安慰安慰那些愤愤不平的晚辈：

"嗳咳，你们这班蠢货！怎么，你们就为别亨齐家的老爷们因饥饿贫穷而拿你们那么点儿东西去充充饥，就要去告状？这还算是凭良心呢。应该说还是正正当当的。一两只小鸡子——有什么了不起！你们且看看四十年前这班阔阔绰绰吃得饱饱的男爵吧。那时候他们的胃口才叫好呢！那才是剥咱们的皮，把咱们抢得一干二净。"

夏天，男爵爷儿俩的日子还好过：上邻居小贵族家或是僧侣家去作作客。可是，随着冬天的到来，爷儿俩真正愁苦的日子也来到了。自然，除了领得半年年金后那头一个快活的月份不算。荒野无路，漫天漫地的雪把他们的寨子与整个世界隔绝了，爷儿俩四五个月都蹲在这个黯淡凄凉的窟穴里，腰无分文，向谁借些钱或粮吧，又告贷无门，这真是度日如年。

夏季里，贫穷似乎跟人捉迷藏，到了冬天，它可就抹脸无情了。诚然，贫穷也有一样好处：它能使所有因它而哼哈

① 古代匈牙利上议院的议员不受地方政府管辖及民间法律约束。

叫苦的人彼此靠拢。事情确实是这样，半年头上爷儿俩只要拿到了钱，一富裕，就你东我西地分开了，好象一罐儿汤端上炉子，把木炭扒到了两边儿；相反地，钱刚花完，就象一铲灰那样，他俩又趴在一块儿了。

就在这样的一个冬季里，别亨齐爷儿俩和和气气、消消停停地过日子。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真心实意地彼此分忧，老头儿时常对他儿子说：

“咱们又快吃完啦：酒也没了，烟也没了，吃的玩艺儿也没了。你出去弄点儿什么来吧！”

卡罗依男爵是个机警灵活、善于随机应变的青年人，外表也不讨人嫌。他倒也不诈骗，不过，他要是想出去捞点什么，从来就不空着手回来，总得弄上几天什么吃的：谁的钱袋只要咯嗒一响，就可能破费几文。上帝办事就是英明，造人不单造聪明的，也还造些傻瓜。而且应该说，这些傻瓜是人类中顶有用的一部分。

等到少男爵的战利品将要耗尽的时候，老男爵（但是他并不怎么老，才四十七岁）一定又会想出个新花招儿，并且表示自愿出去弄点儿什么：“这会儿该轮到我啦！”父子这样友好合作，真是令人感动——真的是有施必有报，不爽分毫！任什么东西都不是自白来的。不知哪个宝贝想出来，说什么天鸟曾经抚养过圣以利亚①。若是真有这回事，那天鸟的这一手也必是别有用心。

---

① 据《圣经》记载，为耶稣诞生前希伯来的伟大先知。

冬天将过尽，别亨齐男爵爷儿俩的日子就越发难过了。快开春的时节，山上总是闹饥荒，特别是赶上马铃薯收成不好的年头儿。上帝向斯洛伐克人传旨意，靠的就是山药蛋。马铃薯收成好——就是说，上帝向斯洛伐克人祝福，似乎说："亲爱的斯洛伐克人，我喜欢你们，尽管养，尽管往壮里长吧！"马铃薯收成不好——就是说，老天爷在发脾气："你们这些斯洛伐克人为什么老在世上活着呀？"这样一来，妖精雅陵科的咳嗽也开始发作了。

周围各家都穷，这使破落寨主的生活更加困难了。真正是一道使人愁苦的算术题：往零上再加个零结果是比一个零要少得多。不过，这样的事儿倒发生过：有一天，别亨齐男爵家的管家婆罗查克大婶使一把木勺子刮下铁桶里剩余的脂油，把寨子里最后仅存的三只鸽子炸好，摆在老少男爵大人面前，一边煞有介事地脱下围裙，一边问道：

"哦，咱们明儿个可吃啥呀？"

"那您该更知道哇，罗查克大婶！您那儿可还有些什么呢？"

"再也没得可炖的了。"

"那末炒呢？"巴尔男爵问。

"喏，就是这只黄雀啦！"厨娘冷笑一声，指了指那只小笼子，里面关着一只羽毛蓬起的瘦黄雀。"整个寨子里除了它再没一个活玩艺了。就连那只猫都跑了：这可怜虫饿得慌，顶不住啦。单看它就够瞧的了。"

"唉，真可惜，跑了。本来到万不得已时也可以把它吃

掉呢。”

“可是不要紧，别着急，好罗查克大婶儿！（赶上挨饿的日子，男爵爷儿俩称呼这老太婆再没有别的，总是‘好大婶儿’，可是到了富裕的日子，却经常叫她‘老妖婆’。）的确，我们倒了大霉，可是我们好歹能对付过去的……我跟少爷想想办法看。可是你呐，好大婶儿，顶好是下地窖去，使耙子在沙里仔细掏掏，就许能找出一瓶酒来。”

罗查克大婶下地窖去了，自然她在那里什么也没找到：若说能在别亨齐男爵家的地窖里找到一瓶酒，倒不如说能在叫花子大窟窿小眼儿的腰包里搜出百万金来。

且说男爵爷儿俩吃完厨娘炸的三只鸽子（可惜，里头没填上肉馅儿！），就商量眼前的办法。决定由少男爵上克利凡卡村去找那跟他同过学的神父，向他通融那么个十福林，即使只给上五个，毕竟也还不坏。

少男爵吃过午饭马上就出发。老头儿嘱咐儿子一定在拉普赫尼亚的小铺里买一包烟草，二斤肉，弄些糖和咖啡来，这时候正急不可耐地等着哩。

可是到了晚上，少别亨齐却没回来。老头儿白等了半夜，睡下了。他睡得不安心，一点儿响动就醒了；最后他忍不住起来把老婆子罗查克叫醒了。

“您想想倒是怎么的了，少爷还没回来。”

“哼，那关我什么事啊，”厨娘在自己床上叨咕，打了个香甜的呵欠，翻了个身。“长疥的绵羊在哪儿也丢不了。”

“我怕，罗查克大婶，我挺害怕……”

“您怕什么呀？”

“您猜怎么着，不要是狼把他吃了？”

一听这话，厨娘的瞌睡马上就没影儿了，她从床上起来，穿上衣服，哭起来了。

“可不真有狼吗！很可能会出事儿，先生。若是它们也饿得跟咱们似的，那就更不用提了。”

巴尔男爵走回去，耷拉着脑袋坐在桌子跟前，老半天也没言语。看来他挺着急，甚至还掉了几滴眼泪。这时候种种想法涌上心头，一个比一个可怕：卡罗依竟真的没弄着钱？！要不就是弄着了，却被他抖落出去了！也许，他真的在路上遭到了不幸？

“这背时的老爷，”罗查克大婶儿看见老别亨齐在伤心，叹了口气，心里想，“看来，他这人还不算顶坏。你瞧，他多疼儿子哇！”

于是她就一个劲儿地劝老头子去睡觉，直到他听信了她的劝告：

“躺下吧，躺下吧！他啥事也出不了。别白白地消耗自己精力，别凭空折磨自己啦！躺一会儿吧，老爷，歇会儿吧。我就坐着等一等。少爷一来，我就叫您！”

噩梦跟巴尔男爵纠缠了一夜；他梦见在拉普赫尼亚森林边缘，一只狼向卡罗依扑上来，把他扯成了几块。狼吞食少男爵的时候，碰上这可怜虫放在腰里的那包从犹太小铺掌柜那里带回来的烟草，嗅了嗅，打了个喷嚏，而且打得那么响，把老男爵都惊醒了。

天已经亮了，打喷嚏的根本就不是狼，而是巴尔·别亨齐他自己，因为从他儿子卡罗依烟斗里冒出来的一缕缕烟钻进了他的鼻子，少男爵坐在老子床跟前正逍遥自在地抽烟哩。

“怎么，你已经回来了？”老头儿一声欢呼。“真是见鬼，到底还是回来了！嘿，快说呀！闹着钱儿啦？”

卡罗依并不答话，拍了拍腰包，钱在那里叮当响起来了。

“他给了多少呢？”

“十福林。”儿子高高兴兴地说。

“这才是同学啊！你瞧，你早先上学还是有点用处呢。也许，你可以向他借二十福林……”

“没关系，咱们还有得拿呢，”这年轻人好象叫人猜谜儿似的答道，“这不过是定钱。”

“什么定钱？定的什么？”老头儿压低了嗓子问。

“这回我可抓住运气的脖领儿了。”

“你到底在说什么?!”

“您不是知道克利凡卡村人自己造了一座教堂吗，钟楼都砌好了，就是没钟。神父告诉我，他们钱已经凑齐了——六百福林，明天上别斯捷尔采城去买钟。可瞧，他又跟我说：‘我们要能弄上个象你们寨子里那么响亮的钟就好啦。’三言两语，我就把我们的钟卖给他了！”

老别亨齐原在屏声息气地听着，一听说把钟卖了，脸就红得象煮熟了的海虾似的，一下子从床上跳了下来。

“哎呀呀，你这个败类，哎呀呀，你这个坏东西！”他吼开了，攥紧拳头向卡罗依扑上去，卡罗依惊惶地退到了门跟前。“你竟敢卖钟，竟敢卖这神器！敲钟为的是安慰你的祖先！不成！万万不成！给我滚出去，杂种！我再也不要见你，你这个该死的东西！”

他指手划脚地咒骂，脸上显出一副别亨齐男爵世代贵族家门的傲慢神气。

幸亏这当儿处在恐怖气氛中的罗查克大婶跑进房里来，挺身护着卡罗依。卡罗依乘机抓下墙上挂着的大衣、手杖，把一顶便帽往脑袋上歪歪地一扣，溜之大吉。他出了寨子，便快快活活地吹起口哨来，直奔涅杰茨寨拜访伊希特凡·朋格拉茨伯爵去了。

赶到晌午，巴尔·别亨齐男爵的气消了点儿，他把那眼泪汪汪的罗查克大婶儿喊了来：

“老妖婆，哭哭啼啼的干吗？你顶好是快点儿穿好衣裳，登上靴子，赶快上克利凡卡村去。向那里的神父传个话，就说，我给他请安，告诉他，可以打发人来取钟了，哪怕就在今天呢。”

老太婆大为惊愕，往自己身上画了个十字。

“我的天爷！那您刚才又干么跟那背时的少爷发那么大的脾气呢？”

老男爵狡狯地笑了笑：

“我倒也不是生他的气，罗查克大婶。这算得什么，不过使个手段罢了！”

当然，巴尔男爵做得对。难道说可以纵容孩子跟他分享这六百福林？世上有的是地方，让他自己去弄钱花吧。

这时，那被赶出家门的别亨齐少男爵迳自投奔了朋格拉茨伯爵。他身上穿一件旧得不能再旧的浅绿色大衣，遍体湿透，浑身发抖，鼻子冻得红彤彤的，耳朵也冻坏了，就象个流浪的巫师。

朋格拉茨伯爵好容易才认出他来。

“咦，这好象是少别亨齐吧！你有什么事找咱家呢？”（他喜欢自称咱家，这也是按照当权的大公爵的古老习俗。）

少男爵会揣摩别人心眼儿，无论什么时候，总能对答如流；他马上摆了个优美的架势，说道：

“伯爵阁下！我来投奔尊府，希望终身能在这里谋得自己的幸福。”

他的话虽然很中听，可还是被伯爵打断了：

“我的贵客，那你可找错门了。这里存在的不是幸福，而是荣誉。”

“正因为如此，我才把我的一柄古剑也带来了。”少男爵满怀热情地接着说：“为的是忠实地为您效劳。”

“一柄古剑？”伊希特凡哈哈大笑起来，然而他的笑声很怪，因为象是疯子在笑。“这算什么古剑！这是粗棍子呀，哈、哈、哈！”

可是少男爵一点儿也不困窘，还是笑嘻嘻地抡他那根粗棍子。

“尊贵的伯爵，我敢用我的名誉发誓，棍子在勇士的手

里也是一柄利剑，相反地，宝剑到了懦夫手里也不过象根拨火棍。”

“说得真漂亮！坐下。”伯爵直到这时才让客人坐。“嗳，你就说吧，什么风把你吹到咱这儿来的？”

卡罗依说，怎么跟他爸爸吵架，因为他爸爸要把他们寨塔上挂的那座拉科齐时代的古钟卖给克利凡卡村的教堂，而他——卡罗依·别亨齐男爵——觉得这种亵渎神器，亵渎为先人传忧报喜的钟声的事简直令人不可容忍，一想到将在典雅的钟声中去埋葬那些肮脏的农夫，召集那些邋里邋遢的斯洛伐克的村姑早晚做弥撒，真是恨不得要跳起来，于是一赌气，就离开了他那蒙羞的祖居。

“做得对！好样儿的！”朋格拉茨叫道。“往后在这儿你可以跟在自己家里一样。慢着！咱派你个什么差事呢？要知道，咱这儿的人都有差事。你会干什么呢？”

卡罗依想了想。

“什么都行，”他沉默了片刻，答道。

“那就是说什么也不会！我本来可以派你当个御前波兰人的，不过咱这里已经有个波兰人了。你学过哪一门呢？”

“我研究过医学。过去是医科大学生。”

“你，一个匈牙利男爵，倒是医科大学生吗？”

“为了要满足母亲的心愿……我母亲神经有毛病，经常见神见鬼的，闹得她不得安宁。有一回，一个小妖精悄悄对她说：‘你的儿子能治好你的病。’从那时候起，她就费尽心机要把我培养成医生。”

伊希特凡伯爵叹息一声，说道：

“这事我也听人说过。你母亲是佐包尔伯爵家最后一位继承人。看起来，她做得倒是对的。据说，她是愁死的，净生你的气。死了也就算治好了。有出息，你把你妈也治好了。”

别亨齐氏门中最后的一位继承人为了表示忏悔，垂下了头，那双乌黑的大眼睛里涌出泪水。他的做工十分精彩。

“唉，想到我这种行为真是遗憾哪！不过那都是些小孩子顽皮的事情。”

“你不是仿照你妈的笔迹开过支票吗？”

“是的。”卡罗依男爵用颤悠悠的声音答道，接着就嚎啕大哭起来。

伊希特凡·朋格拉茨见不得男人家哭，焦躁不安地用手指在桌上敲着鼓点子，接着他突然气忿忿地向别亨齐叱道：

“别嚎叫，蠢货！别婆婆妈妈的啦！放聪明些！你那时还是个孩子。不消说会跌交的！这算不了一回事。大孩子总是些蠢货，只有那些小家伙儿才聪明呢。小孩儿们——那真是些天才！十岁以下的孩子——我就没见过哪一个不是天才的。一到十岁人就蠢起来了，当傻瓜的时期真够长的。不过这会儿不谈这个了。别亨齐，咱们来谈谈你的将来吧。既然你研究过医学，我就用你当御医，从今天起，上席的时候就不用卫戍司令尝菜了，要你来接替他。不过，你在医学方面懂得一星半点的吗？”

"懂得。"

"小心，别撒谎！你若是撒谎，我马上就会识破你的。"

"我不撒谎。"

"唔！"

寨主站了起来，心神不定地在宽敞的书房里踱了一个来回，站定在叶卡捷利娜·美季契肖像面前，行了三个鞠躬礼。然后来到少男爵跟前，把一只毛茸茸的大手搭在他的肩膀上说道：

"嗯，小伙子，若是你懂得那么一点儿医学，你就给我诊断诊断：我是不是疯子。给你看看舌头吧？"说着他就伸出一条通红的长舌头，活象一柄染上鲜血的剑。

别亨齐少男爵笑着推却道：

"用不着看舌头，我的好大叔。您的舌头正常，挺健康。还是请您从十倒数回一来得好。"

朋格拉茨伯爵没有察觉这是在开玩笑，马上数起来。

"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

"好极了！太妙啦，伊希特凡伯爵。您没有什么可害怕的。您哪里是疯子！您这个人头脑健全，不比费连茨·代阿克① 差。"

"你的话当真？"

"我用人格担保。"

"你单凭我数得对，就作出这么个结论吗？喂，你这作

① 费连茨·代阿克(1803—1876)，匈牙利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

何解释呢？”

少别亨齐脸上连忙显出一本正经的神气，还带着些聪明劲儿，答道：

“你知道，即使在病人的脑子里，各种机构也还是在运动的。疯子不是偶尔也会机械地说些词儿，甚至有时能说整句话，咱们听起来觉得也顺当嘛。跟他聊上几个钟头都可以，而且他的论调还好象挺合理呢。疯子也能数数儿，因为数过一，就是二，数过二，就是三，一直推下去，这是早就习惯了的。可是倒转来数，疯子就办不到了。因为这需要运用相当强的智慧。用这种方法来诊断疯狂可以百无一失。大学里不教这个，不过老走江湖的人就是这样来断定一个人有没有丧失智慧的。”

伊希特凡伯爵热烈地握住他的手抖落了一阵，说道：

“卡罗依，你这小伙子挺聪明。留在我这里当我的御医吧。可能在我作战的时候也用得着你。况且到了夏天还有些大事情。”他又找补了一句，眼睛里发出欣悦的光彩，喜孜孜地捋了捋那泛黄的胡须。“到夏天咱们开始打仗！”

夏天果真预示着一些重大的事件。那早先属于依耶森茨州苏涅格家的布杰青寨（现在是拉让斯基伯爵家的产业），这时作为营房使用了。驻军的首长也是朋格拉茨家的一位伯爵，是个体格强壮、性情愉快的人，有一回，他来拜访涅杰茨寨寨主，向寨主建议说：

“亲爱的伊希特凡，夏天我们举行演习吧。由于演习的任务是攻占坚强的据点，要请你准许我们选定你的寨子作

为攻击的对象，你就率领着你的军队保卫着寨子，抵抗我的军队。”

伯爵乐得准备扑上去搂住少校的脖子：再好也没有了，真正的战争！真兵，真皇帝！这可不能马马虎虎对待呀！

“杀呀！我应战！”

第二天，一个骑使胸前打着朋格拉茨伯爵家的徽号给布杰青寨守军的军官送了一只白手套去。涅杰茨寨的塔上翻来覆去地闹了一整天，一会儿敲警钟，一会儿吹喇叭。

“副官”在阳台上向寨院里集合的农民“预备兵”喊道：

“士兵们，在圣彼得节开始战争！你们的老爷伯爵大人同他的军队出击皇帝陛下驻布杰青寨的守军。”

集合的斯洛伐克农民欢欢喜喜地按行军规矩把树皮鞋后跟碰得噼啪一声，便各自回村庄传播战斗号召去了：

“咱们出兵打皇帝去！”

从当年大封建主森特米克洛希的伯爵朋格拉茨先后向国王符拉季斯拉夫① 和老胡尼亚季② 宣战，这话当真在这一带谷地里流行的日子起，已经过去四百多年了……也许，那些在寨门前吊桥旁高高耸立着的百年老橡树当年曾听见过这话呢。

到圣彼得节还远着哩，然而奋战的喧嚣声已经响遍了

---

① 符拉季斯拉夫国王指符拉季斯拉夫五世(1424—1444)，波兰国王，一四四〇年为匈牙利国王。

② 雅诺希·胡尼亚季(1407？—1456)，匈牙利国王符拉季斯拉夫五世时的执政者，著名统帅。

四郊。自从拉科齐战争以来，这些边区就没见过这样乱糟糟的局面。伊希特凡伯爵用自己的产业作押，借了一笔巨款。当时在布拉季斯拉夫城有个戏班子垮了台，涅杰茨寨的卫戍司令听到这个消息，为了充实军用品仓库，连忙跑去，到拍卖行里把演武把子戏的全部行头收买下来。接着朋格拉茨伯爵为了扩充他武装士兵的数量，又吩咐把那叫做“克洛依卡”的整个一份田产连同周围草地分给自愿投效的人使用。别斯基德山上著名的强盗闻着了膻味，陆续前来投效。他们的算盘没打错：寨子里很好地接待了他们，一概收留服役，发给了服装。

战斗的热潮笼罩了全区：对于这样一场预料不会打死人的战争有哪个人不称心呢。假若地狱里把那罪人该下的油锅扔了出去，那地狱倒也是个怪不错的地方呢。

从早春丁香初放到仲夏锦葵盛开，一直在操练行伍；不仅寨院里在上操，各个村子里也在上操——分成班，听伍长的号令。连那帮孩子都操练起来了。他们把一些空酒桶从仓房里拖出来，敲敲打打的，在村子里整天排着队到处走。

不但孩子们，连成年的农民都把这打仗的消息当作一回正经事了，他们也喜欢这个“玩艺儿”。

“大人先生们出主意办的正经事里有不少无聊事儿，”格别拉村的神父巴尔·美里托利斯说，“那就是说，他们干的蠢事里也许会出一桩正经事儿。”

“谁敢担保说不是咱们老爷跟国王拆了伙呢，”另一些人在议论，“不过不管怎么样，咱们决不让咱们老爷吃亏！”

农民们弄上一小块土地，就简直把地主奉若神明了……这是不言而喻的。只因为朋格拉茨不从他们身上榨钱，不象其他那些大地主从农民身上榨了钱到布达佩斯去赌博，输个精光，他只是闹打仗玩儿，结果把他那地上长的连那不长的一起都花在农民身上了。原来老天不给的东西，放高利贷的人一定会给他办到。因此，伯爵的那本田产底册上当然划满无数的道子，全是抵押字据了。

这时候，寨子里正在根据福尔盖特先生的设计加紧构筑工事，但是，这里人们的生活仍然依照常规进行。那个身居内膳长、主要负有尝菜之责的少别亨齐觉得自己来到这个新地方挺吃得开。这位会献殷勤的冒险家渐渐笼络住寨子里所有人的心。午饭和晚餐的时候，他是个言词动人的交谈对象，而且所献的计谋是如此巧妙，竟使伯爵不止一次高兴得叫起来：

"这小伙子真有一套!"

伊希特凡·朋格拉茨为表示格外体念别亨齐的勤劳，在降灵节那天指派他来带领由别斯基德山的亡命之徒编成的一个团，并且任命他为名誉团长。当然，伯爵的这部分军队不过是一个虚有其名的团，因为要把它叫做团，还整整缺少九百九十二名兵额。别亨齐的"团"里有八名被州县衙门到处通缉的恶劣透顶的坏蛋。不过根据福尔盖特先生的意见，用这些家伙充当炮手再合适不过了，因为涅杰茨寨的那些古炮，对于射击手来说，比被他们射击的那些人更危险。

新委任的名誉团长在涅杰茨寨过着十分快乐的生活，

但是岁月不停留，七月初接近了（这就意味着又该拿那五千福林了），因而在别亨齐眼里，对那在朋格拉茨伯爵府上谋得的锦绣前程便渐渐地贬值了。（其实，他那样受宠幸，还会当上将军呢！）他愈来愈不识抬举，最后竟欺侮起朋格拉茨伯爵来了：时常讥笑他，嘲弄他，随口冒出些讽刺话。可是朋格拉茨耐性非常好，对别亨齐的这些狂妄行为都忍住了——这就是说，一头巨狮懒得赶掉一只讨人嫌的嗡嗡直叫的苍蝇。

“伊希特凡，知道吧，你的那套荒谬的军事滑稽戏简直是个大笑柄。你却喜欢干这种无聊事儿来耗费时光！”有一回，男爵突然说出这样的话来。

寨主平心静气地显出蔑视的神气，打量了他一眼，傲慢地笑了笑。大概，若是有人对莎士比亚说：“听着！你把纸白白地糟蹋够了！”他也会作出这种表情的。

“岂有此理！”伊希特凡·朋格拉茨只说了一声，照他那忘恩负义的宠儿的脑门上打了一下。（这个疯子身上有些伟大人物的特点，正如在每位天才的身上都具有某种疯人的特征一样。）

有一回，寨子里出了一些怪事。伯爵在花园里散步，看见暖房里开着一朵艳丽多姿的蔷薇。培植这花的园丁正在以此自豪，赞不绝口：

“这样的花让王妃带上才合适呢。”

朋格拉茨不乐意地叨咕说：

“住口，混蛋！我为你的蔷薇还得上哪儿娶个王妃去？”

“这周围的姑娘有不少是漂亮的。就说莫捷希茨卡雅小姐吧，”巴穆特卡伊“团长”早就想给自家老爷说一位阔绰的夫人了，就此说道，“她就比另外的王妃强。”

“那你们就把这朵蔷薇给她送去，关我什么事啊！”

巴穆特卡伊抓住这话作为主人的“命令”，马上就吩咐手下人备马，把这朵绚丽的蔷薇给美人儿艾尔热别特·莫捷希茨卡雅送到她的巴尔东茨庄园里去。

骑使回到家里没有空着手：他带来一个纸包。小姐收下蔷薇，却回敬了一兜刺儿。纸里包着的是塞万提斯的杰作《唐吉诃德》。

普鲁仁斯基不愿意让伯爵结婚（因为这有违他那在涅杰茨寨终其天年的意向），便要朋格拉茨伯爵注意那本书，说道：

“伯爵大人，这其中的用意简直是恶毒的讽刺。马上就看出来，这不是小姐，而是穿裙子的魔鬼。”

“你说是讽刺？噢，那可得从头到尾地念一遍。”朋格拉茨回答，就命令他那书记每天晚上别读家谱了，把塞万提斯的作品念给他听。

这本书对伊希特凡伯爵产生了强烈的印象。“念吧，念吧！”他催促着书记。

于是那书记就给他念了个通宵。第二天早晨伯爵又忧愁又烦恼，穿上衣服就到花园里去了。

在这奇妙的春天，花园里一草一木都笑逐颜开，欢天喜

地。苹果树刚刚开花，树枝密密匝匝地堆满浅玫瑰色花朵，在早晨阵阵微风里轻轻摆荡。伊希特凡伯爵向这些花朵奔过去，匆匆忙忙地摘起来，好象园丁在捉果树上的青虫，生怕漏掉一个。

他摘得正起劲的当儿，却给艾斯捷拉碰上了；她穿着那件酒家女郎的上衣，突然在伯爵背后出现。

"伯爵，您这是干什么呀？"她亲热地喊他。

伊希特凡怔了一下，随后怒冲冲地回答：

"我干的就是犹太王伊罗德当年干的：摘除花朵，也就是将来的苹果。我在跟上帝斗争！不管谁，伤害生灵，就是反对上帝。"

"咱们走吧，伯爵，你该躺会儿歇歇啦。听说您整夜没睡，所以心情不好。"

"不是什么心情不好，我根本就是个傻瓜。你知道，艾斯捷拉，聪明人弄掉树上的青虫，不让它们吃掉将来的果实，我呢，却摘掉果实的子房，为的是叫虫子没得可吃的。结果几乎是一样的，对吗，艾斯捷拉？我问你，你就回答呀！可是小心着，回答得机灵点儿，不然我就揍你！"

他的话里流露出无限的悲伤，无限的愤怒，额角上已经涌起愁云。当有人问他什么时，他回答起来勉勉强强，很不乐意，那股劲儿非常古怪。比方说吧，他对团长巴穆特卡伊说，快要解散军队了。神父怪他不该忘记做弥撒（这是伯爵二十年来头一次），朋格拉茨用怀疑的语调反问道：

"莫非真有上帝？"

"有。"神父郑重其事地回答说。

"是你看见的?"伯爵一声怒喊,扭过脸去了。

早先也有过这样的事，这个理智不清的人平常连个苍蝇都不惹,也不知为什么,凭白无故地恼了,发起脾气来,就这也不是,那也不是了。可是现在,除了这些，又添了无限的怅惘，甚至可以说是懊丧。午饭以前伯爵就命令备上那匹火红色牝马别尔卡,到布杰青城找那里驻军的官长去了。

那位官长很殷勤地来接待他:

"叨光,叨光,我的好当家,哟,带着什么新闻来了?"

"祝你平安。我来通知你,战争不进行了。"

"你这是怎么回事啊?可是这一下子为了什么呢?"

"那样搞起来人家是要笑话的呀!"

"你怎么忽然重视起人家的意见来了呢?"

"我决心也来做个聪明人了。"伯爵说过,催马就走。

那驻军官长徒然在他后面拼命地叫唤:

"伊希特凡,伊希特凡，另打主意吧，你这样做算什么啊?"

他回到家里刚刚赶上开午饭，这天的午饭还是按照常规:举杯祝贺,鸣礼炮。只有别亨齐男爵尝菜没有平时尝得那么起劲。凡事总是这样:一件事情若是成了职务,就会使人厌烦。男爵对派他尝的种种佳肴餍足了，要想尝另一种美味了:吻一吻艾斯捷拉那红嘟嘟的小嘴唇儿。

诚然,这事情也未必就那么难,不过相当的准备工作还是少不了的。就说喝碗什么热汤吧,还得先吹一下,然后才



往嘴里送呢。

四五杯酒以后，少别亨齐跟神父谈论着什么大熊星、小熊星，什么昴星团以及其他的天体，乘人不注意的当儿，一再伸出脚去踩在艾斯捷拉的脚上。

这个女郎先是忍着不作声，可是到底忍不住了。

“别亨齐，您听我说，让我和我的脚消停会儿吧！您若是要什么，干脆说。您想叫我干么呀？”

大家听到她的这些突如其来的话，除了神父羞红了脸，都兴致勃勃地哈哈大笑起来。巴穆特卡伊捧着个肚子笑起来，普鲁仁斯基却高声叫道：“好一个骗子手！”这波兰人本想嬉皮笑脸地拍拍他身旁男爵的头顶，可是向别亨齐一转脸，吓得凉了半截儿：座上已经不见了男爵的影儿……

“哎哟，圣母呀！”艾斯捷拉一声喊叫，顷刻间还是那么兴奋的玫瑰色的脸蛋顿时变得惨白。

她头一个看到，土地怎样不声不响地张开了嘴，一眨眼工夫把别亨齐男爵连人带椅子整个儿吞了下去，他膝头上还摊着餐巾呢，这可怜虫因此连口都来不及开。

死一般的寂静笼罩着周围。朋格拉茨额角上现出一些并不预示吉兆的红瘢。

“谁若是在咱朋格拉茨家席上公然调戏妇女，咱就要惩治他。”朋格拉茨带着冷冰冰的神气，斩钉截铁地说，似乎是在说明适才发生的事件。

暂时谁也不敢打破这闷死人的沉默。大家都为别亨齐的失踪而感到惊异，也想不出其中的奥妙：原来这只有涅杰

茨寨的卫戍司令知道，桌子上有个按钮，只要一按，隐藏在地下的陷阱一张嘴就把牺牲品吞下去了。

好一个艾斯捷拉！这姑娘够多么狡猾呀！当然，调戏她也没让她面子上怎么过不去，俊俏的少别亨齐的“企图”也并非为她所不喜欢。她纯粹是想使伊希特凡·朋格拉茨注意她，无异于对他说：“难道你看不见吗？傻瓜，我有多么美，有多么动人！别人却看见了！”

艾斯捷拉这薄情女郎的虚荣心终于如愿以偿了。伊希特凡·朋格拉茨被惹恼了，把一个胆敢前去献媚的——他的竞争对手——一脚踢开了。啊！这真是值得庆幸的事，她的心怦怦地跳起来，周身的血液往上涌，顿时涌到了她的脸上。她的眼睛里闪耀起多么媚人的光彩！伊希特凡的这种举动不是对爱情的微微颔首又是什么呢？

艾斯捷拉的语调温柔起来，变得嫩声柔气的了：

“哎哟，老爷，不兴那么狠哪！为了个不相干的事就那么严办这个倒霉鬼！”

“怎么，莫非他做出个不相干的事来了吗？”波兰人装佯卖傻地问。

“他没说想干什么，”艾斯捷拉照样用稚气的口吻来应付他，“没容他说话的工夫。他要我干么，我哪儿知道？”

她这种卖弄天真的绝妙做作，会惹得人家把她吻个无休无止的。

“不管他想干什么，”普鲁仁斯基继续那适才被打断的席间的谈话，“不过，刚才发生的事决不是他所想的。”

“真得琢磨琢磨！可是现在他在哪儿呢？”

“在下边，在寨子的监牢里，”伊希特凡伯爵答道，因为艾斯捷拉是在问他。

“在监牢里？慈悲的上帝呀！”这位往日的马戏班女骑师惊得双手一拍，喊了一声。“他在那儿得待多久啊？”

“直到我来释放他，或者……”

“怎么？”艾斯捷拉诧异起来。“还有个什么‘或者’？”

“或者直到我命令砍他的脑袋。”

满座的人面面相觑。这还得了！真的，从昨天起伯爵的行为就开始令人害怕了。

“这可不行！”艾斯捷拉不由自主地脱口而出。

“凭什么不行哇？”伯爵似乎觉得很奇怪。

“咱家兵器库里不是有巴洛希① 吗？”

“巴洛希有倒是有，”巴穆特卡伊答话时竭力用柔和的声调来稳住伯爵。“不过，咱们已经无权使用它了”。

“瞎扯淡，砍脑袋的不是什么权，而是宝剑。”

这天午饭后撒钱的节目没有举行，伯爵甚至没有照常抽袋烟，也没有走到阳台上去，而是独自坐在书房里。束手无策的“朝臣们”留在饭厅里，围作一圈儿来议论这异常的变故。

“伯爵爱上您了，小姐，”波兰人说出自己的预见。“瞧，他多么爱您啊，他会把那结果将轰动全匈牙利的事都轻易

---

① 古代斩决罪犯的一种阔剑。

放弃的。他疯疯癫癫的闹出个乱子来，到那时咱们就都得讨饭去了。您瞧，伯爵心里一刻比一刻糊涂了。咱们非采取办法不可了。您赶快找伯爵去，劝他饶了别亨齐吧。"

"我若是知道，我若是料得到就好了！……"艾斯捷拉扭绞着双手说。不过，在她的哀怨声中流露出掩藏不住的欣喜。"即使他果真爱我，那也是直到如今还瞒着我呢。"

"是吗？"神父恶毒地露齿笑了笑。

然而，艾斯捷拉虽然明白，给她带来幸福的时刻到了，但也看到，伯爵的理智正在病态地紧张，随时都会断掉一根弦，或者脱落一只螺丝。难怪他的行为既诡异又可怕了。

艾斯捷拉连忙换了一身黑衣服。就象肖像画里叶卡捷利娜·美季契身上的那套一模一样：黑天鹅绒拖后襟的长外衣，螺钿钮扣，腰里和袖口上都镶着珍珠，还有一副好漂亮的紫水晶镶成的头饰。这件外衣还是早先朋格拉茨伯爵家前辈夫人们搞家班子唱戏的时候置办的。

艾斯捷拉穿上外衣，把头饰按在她那卷发上，叫小厮在她后面牵着长后襟（这位马戏班的女骑师知道，伯爵对于种种礼节真是无所不喜），慢腾腾地迈着优雅的步子上朋格拉茨的书房去了。

伯爵坐在那里想心事，发楞的眼睛一动不动地注视着一点。他看见书房门里现出一个黑衣女子的身影，不觉一惊，悄悄地说：

"叶卡捷利娜！"

"不是，老爷，这不过是我艾斯捷拉！"

“嗳，你要干什么？”伯爵不满意地嘟哝了一声。

艾斯捷拉对小厮打了个招呼，让他出去，接着走到伯爵跟前扑地一跪，说道：

“伯爵大人，原谅别亨齐吧！饶恕这背时的人吧！”

“别胡说，”伯爵答话的口气非常冷淡。“这条不要脸的狗，凭他的无耻就该剥他的皮！”

“可是，老爷，说实话，他也没干出什么下贱的事来。”

“他简直是只忘恩负义的猪。他当初是无家可归的流浪汉，我收留了他。他倒敢动起你的念头来了，难道他不知道，你一下子成了我的情人吗？”

他的额角上又现出深红色的斑点，眼里冒出火来，他气得浑身直哆嗦，那条瘸腿也痉挛地动起来，一抖一抖地敲得地板哒哒响。

艾斯捷拉断定，她等待已久的那幸运之门豁然敞开的时刻到了。她往伯爵跟前一扑，不过这回扑过去不是跪下，而是双手搂住了朋格拉茨的脖子。

“伊希特凡，你爱我啊！”

朋格拉茨伯爵哈哈大笑起来，扭来扭去地想推开她。

“别胡闹，别胡闹！你挨着我算怎么回事啊！你疯了怎么的？你怎么竟会起这种糊涂念头，想到什么我爱你呀？真的，艾斯捷拉，你比鹅还蠢！撒手，别赖在我脖子上！我说你快撒手，骚娘们儿，若不我拿鞭子抽你！”

这姑娘象被蛇咬了似的哇地一声，跳了起来。她满眼是泪，但在悲痛之下已经燃起了怒火。她走到门口突然转

过身来，说：

“真的不爱我吗？”

“走开！”朋格拉茨毫不在乎地说。

艾斯捷拉就出去了。她走到门外，马上擦干了眼泪，向卫戍司令的住宅走去。

“柯瓦奇大叔，真糟糕！”她说，“大概伯爵要命令砍别亨齐男爵的脑袋。”

可怜的雅诺希·柯瓦奇这个老实人一听这消息，便肚痛起来：

“喂，您就在这儿待会儿吧！快帮我躺上床去，把蒸好的燕麦和热水烫过的盘子放到肚子上！我的亲人，”他哼哼唧唧地说，“咱们为这个可都得坐牢哇。我的天哪，我的天哪！难道伯爵连一点儿理智都没有了吗？这个可怜虫本来就不怎么聪明，总共只有那么一点点儿。恰好只能用来对付咱们。可是现在，看来连那一点儿也没剩下！我的好小姐，咱们现在该怎么办呢？”

“雅诺希大叔，您什么也别管，”艾斯捷拉答道。“您自管把眼睛眯缝得紧着点儿，多久也别睁开。剩下的事都由我来办。”

老头儿马上就明白这是叫他干什么，便真的眯缝起眼睛，朝里翻了个身，艾斯捷拉却踮起脚，迅速地把挡在卫戍司令床头墙上的那把陈旧得锈痕斑斑的本寨牢门的钥匙摘了下来。

她依然踮着脚溜了出去，把她那天鹅绒外衣的长后襟

掖在腰里，顺着那年深日久的旧楼梯下到地下室去了。找别亨齐坐的那间牢房并不难，因为别亨齐在监禁生活中象是中了魔，发出难以想象的喧闹声。

锈痕斑斑的钥匙在锁眼里喀嗒一转，少别亨齐嘶哑的叫嚣声顿时传遍了地下室的过道。

“打开，伯爵，若不我可当真要发脾气了。”

艾斯捷拉推开牢门，在黑暗中一下子看不清里面的人，可是，里面那位起先也没认出来人是谁。

“这开的是什么愚蠢的玩笑，我可受不了这个！”别亨齐嚷道，满以为是伊希特凡伯爵本人找他来了。

“轻点儿，别嚷嚷，别亨齐，”艾斯捷拉安安生生地说。“不是伯爵，是我。吵吵闹闹的可不合适。何况这是非同小可的事情呢。”

“怎么会这样？您不是想说，真的把我押在牢里了吧？况且押的是我——一个匈牙利的男爵呀！这样违法乱纪的事开天辟地以来也没见过！”

“您听我说！开天辟地的事早得很了，自从那时以来世界上出过许许多多的事。如今也会出这样的事，那就是伊希特凡伯爵叫人砍您的脑袋。”

“要杀我吗？”男爵突然弄得不知如何是好，反问了一句，他的牙齿打起战来。“可是我的天哪，为什么呢？就因为我碰着了您的脚吗？”

“因为这个人已经完全失去理智了。”

“是的，不过法律是会干涉的呀，国会……”

“法律是会干涉的，不过脑袋可就再也给您安不上了。既然您只有一个脑袋……”

“当然只有一个……”

“提起这事来，真可惜，古时候的国王甚至也不给男爵两个或者三个脑袋。”

“就是给了，”别亨齐死已临头，还开玩笑地说，“我反正也早就把它挥霍掉了。”男爵忽然又诉起苦来，“艾斯捷拉呀！我亲爱的艾斯捷拉呀，救救我，救救我吧！本来就是您闹出来的，都是您不好。老实说，我献给您的是伟大的爱情，您在饭桌上就把我给兜出来了。”

“得了，够啦！我不是也跟着来了，为的就是搭救您哪！不过，从这儿脱身可不容易，只有逃走。而且只有一条出路——到寨院里。这就是说，实际上是一条出路也没有，因为到了院里，守卫人毫不怠慢地就会把您抓住。不过没关系，也许，我倒能想出个办法来……”

“艾斯捷拉呀，”男爵用动人心弦的腔调叫了一声。“你若是救了我，我就跟你结婚。你就当上男爵夫人了。”

可惜，黑暗阻碍了男爵的视线，看不到他的诺言对艾斯捷拉发生了怎样的影响，不过在她的答话中显然带着奚落的味道：

“想得可真不错，多么幸福哇——当了您的太太，男爵夫人！这不就成了一只脖子上带着绸蝴蝶结的永远挨饿的猫吗。也许，您还能给我许下个什么呢？”

“我永不变心！”

“啊，什么呀，永不变心，这事儿倒不错。可是靠它来养活胃口极好的两口子，甚至还要烹着吃，炸着吃，也未必能行。”

“那我的一万福林的年金是干么的？过一星期就是七月一号了，我那半年的五千福林也就要捞进腰包了。这样一笔钱，若是商量着花，咱俩就能象树枝上咕噜咕噜叫的一双小鸽子似的过得那么幸福！”

“要是树枝断了呢？”

“别折磨我啦，艾斯捷拉，还是来接个吻吧。呸，踩着一只该死的癞蛤蟆！这个地下室里癞蛤蟆和耗子闹翻了天。别跑，艾斯捷拉！”

别亨齐扑到这姑娘跟前想拥抱她，可是她跳到门口去了。

“难道你连吻我一下都不肯吗？”别亨齐气喘吁吁地喊道。

“不。”

“那就是说，你不爱我，也不肯搭救我吗？”他呼哧呼哧上气不接下气地说。

“你等着，”艾斯捷拉悄悄地说。“我来接你。”

她说着溜出了囚室，锁上了门，顺着地道走进第二重寨院里去了，那里有些仆人、马夫和士兵挤成一堆堆的，正在谈论那别亨齐怎么陷下地去的事。他们慢慢地回想起关于这机灵诡诈的陷阱的许多传说。大概这陷阱还是古代寨主设下的，最可能是涅杰茨卡门中的哪一位呢。

原来早先哪里有寨子，哪里总有一些风流骑士来落脚，喜欢跟太太小姐们勾勾搭搭，起初是在窗底下弹弹竖琴，随后便是登堂入室了。那一位位美妙如天仙的寨子女主人（她们的肖像总是高挂在深厅里），大概并不反对尝一尝上帝禁食的苹果（赞扬邪说！）。其中有些人象亚当的夏娃似的，竟自拿着禁果去款待她的崇拜者，另一些也在示意对方可以商量。当时的寨主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很难想出比陷阱更好的帮手来。怪不得陷阱正好设在通常女主人让自己最亲爱的客人坐的那张椅子下面了。

“呃，玛契科，把我的马套上！”艾斯捷拉命令一个马夫。

趁着套那匹小青马的工夫，艾斯捷拉换上家常衣服，穿了一件红色短外套和一条墨绿色裙子。她轻轻一纵，便跨上了马鞍，脚连镫子都没挨着。

她驰出寨门，对当班“站岗”的卫兵喊道：

“喂，玛科夫尼克！（依奥热夫·玛科夫尼克伍长是当时卫兵之一）我在乡下订了一口袋紫红色的马铃薯。我不在家，若是送来了，可别收下。要不然又跟上回似的把我哄了。”

“是，小姐！”

“告诉他，让他等一等。他要是不肯等，就让他明天早上来。”

“是，小姐，知道了。”

艾斯捷拉用小小的马刺把胯下那匹拉斯托奇卡一挟，

飞快地骑着走了。有一阵那些卫兵目送着这美女的背影，玛科夫尼克却捻着八字胡儿，滑头滑脑地说：

“好一道美味甜食。可就是给老爷们烤出来的。”

不一会儿女骑手就没入烟尘里了。烟尘在夕阳西下的余辉里呈乳白色，好似天上的真正浮云一般。时而人和马又倏忽一现，但如同落在牛奶杯里的一只苍蝇，不过是隐隐约约的一个黑影罢了。

艾斯捷拉在村口一所小屋跟前勒住了马，这里唯一的一扇小窗上镶着蓝色的框子，配上那栽在陶盆里的迷迭香，显得十分幽雅。

她在马上弯下腰去敲了敲窗户，说：

“安楚尔卡，在家吗？”

窗户里现出一个美丽的农家少妇，全身打扮得漂漂亮亮，双颊上透着鲜艳的红晕。

“在家，夫人！”（人家都这么称呼艾斯捷拉。）

“你的丈夫呢？”

“上树林子里打柴去了。”

“那可正好，”艾斯捷拉说着跳下马来，牵着它从边门进了院子。

“把马带到马房里去，可得快点儿。咱们的时间很紧。随后就到屋里来脱衣服。”

这农家少妇很快就把马拴上了，至于艾斯捷拉的脱衣服的命令，真使她无法理解。她将目光向下一垂，站着始终不动。

“嘿，傻瓜，你是怎么回事啊？我又不是个男的！”

“夫人，我总还是觉得害臊。”

“呃，你听着，连我也要脱呢！我要跟你换换衣服。”

这番解释，特别是加上艾斯捷拉塞进这少妇手里去的那两枚金元，给安楚尔卡壮了胆子。一层又一层的罗裙相继落地，这美丽的农家少妇的苗条身材也就渐渐线条分明了。真不懂，从哪儿来的这满屋子的香气：是从这开着花的迷迭香里放出来的呢，还是从这健康的少妇身上来的。

“贴身的衣裳也脱吗？”

“当然。”

“哎哟，夫人，可就是别瞧我呀！”

等到换穿了衣服，艾斯捷拉便成了个美丽的农家少妇，而安楚尔卡便成了个贵族夫人了。

“拿着你那摩洛哥的小皮靴，还有那丝光线儿的大手巾，把头包上。”

“我的天爷爷，这是要干么呀？”

“不干什么，傻女人！上储藏室去给我装一口袋山药蛋来，不过要拿一只长点儿的口袋。嘿，快，快！麻利点！”

安楚尔卡去了，可是她穿着太太们的长裙子只是勉强迈得开步，时常磕磕绊绊地跌交，干起活儿来是那么别扭，就象这辈子只是喝咖啡来消磨时光似的，结果艾斯捷拉只好自己来装上了一袋马铃薯。随后，她轻而易举地把口袋扛上了肩头，好象这不过是个毛线团儿（对她的钢筋铁骨来说，扛的东西真比羽毛还轻），旁若无人地大踏步沿路向涅

杰茨寨走去。

“光荣归于耶稣基督！①”她向站门岗的打招呼。

“愿你长生不老，大姐。”一个卫兵回答。

“小姐不在家，骑马出去玩了。她吩咐过了，叫你等一等。”

那调皮捣蛋的玛科夫尼克马上就跟这美貌的农家少妇歪缠起来：

“嘿，你瞧，你背心上有个虫子在爬哩！”他凭着这点儿由头在这女人雪白的肩膀上拧了一下，在一袋马铃薯的重压下，内衣的开口从肩膀那儿滑得比平常低了一点。

这农家少妇并不难为情，挑衅地将灵活的身躯一摆，调皮地答道：

“若是您是一条虫子，那我就是一只猫。您要拧，我就抓。呸，好大的一条虫子，真讨人嫌！”

她说着就溜进门洞里去了，两个高高举着长矛的卫兵便继续顺着墙根儿走来走去，瞧着山脚下瓦陵村的烟囱在冒烟。烟冒得最旺的是神父家的烟囱。真有意思，今天神父太太弄些什么作晚餐？

四周的一切都准备安息了。一小时前天空中太阳还闹得挺欢，发出灿烂的万道金光照射在树上，在乡间乌漆墨黑的茅屋顶上，此刻只留下一些微弱的余辉，变得消消停停了。寂静的黄昏悄无声息地渐渐降临大地，疲乏的太阳懒

① 原文为斯洛伐克语。

慵慵地往远处起起伏伏的青山背后下沉。这已经不是以前那样一个威风凛凛的赤热的天体了。它再也无力发出光和热，仿佛害怕人们失去对它的敬仰；没有光和热，算个什么太阳呢？这不过是个没用的小玩艺儿，是个满天浪荡的蛋黄罢了。

过了半个多钟头，这农家少妇又在那拱形似的大门洞里出现了，这里两边墙上挂着些棒槌、十字镐和皮水桶。远处瓦陵村的钟楼响起了晚祷的钟声。似乎她是故意趁这个时候赶到的，因为这时卫兵就要开始祈祷，顾不得调戏她。

“怎么，大叔，夫人还没回来？我不能再等了。”

“唔，那你就走吧，大姐。夫人留下话了，叫你明天早上来。”

艾斯捷拉心里怦怦直跳。她害怕会不会有哪个卫兵忽然想起来摸摸那只麻袋？

她走出寨门后，轻松地吁了一口气，较有信心地踏上了一条羊肠小道，这条小路蜿蜒在羊齿草和榛树丛里，顺坡而下通到森林。艾斯捷拉想尽快地走完这条道路，可是那只麻袋连她这个久经锻炼的武把式都觉得很沉。刚刚走进森林，来到这毛茸茸的枞树丛里，她就把麻袋放在地上，累得她上气不接下气，呼呼直喘。

“嘿，往外爬吧。你好沉哪！”

麻袋一解开，从里面爬出个卡罗依·别亨齐男爵来。他头一桩事就是急忙整理头发，捻捻胡子，深深地吸一口森林

里充满野覆盆子香的空气。

“呸，在这该死的口袋里差点儿没闷死！哦，不要紧，咱们可到了这儿了。可就是眼前咱们上哪儿去呢？男爵夫人，您以为如何？”

艾斯捷拉脸上热汗淋漓，连火红色的美发都湿了个透，她正在用手巾擦去脸上的汗，一听这话，便笑盈盈地瞥了他一眼。

“你爱上哪儿就上哪儿，淘气鬼！”她说罢，露出脉脉含情的神态，戏谑地在男爵的左颊上轻轻拍了拍。

周围万籁无声。森林好象在悄悄地吟咏。只偶尔在枝头上或鸟巢里有只鸟动弹一下，还有一只蜥蜴跑过，草丛沙沙响了一阵，接着又是一片静寂。要不是从拉普赫尼亚山林的池塘里传来青蛙的乱鸣声，要不是……这些干扰，似乎可以听到大地在怎样呼吸。黄昏——这大自然更换衣裳的时刻到了，它那透明的轻纱晚装，无形地慢慢从天空降下来。最害臊的女子也不会象大自然那样，人不知鬼不觉地换了贴身衣裳。四周的色彩在不断地起变化，鲜明的色彩在消失，让位给泛着棕色的阴影。看来，冥冥中有一只巨灵之掌把种种色彩放进一只硕大无朋的坩埚——我们管它叫世界——里搅拌，一个劲儿地往白昼的色彩上添了棕色，而且色调愈来愈浓，一直到黑夜降临大地才住手。

“嗳，咱们走吧，男爵夫人，得赶紧点儿。要不打发人来追咱们，可怎么办……”

现在我们该折回来谈一谈疯子伊希特凡·朋格拉茨了。

然而，他是否真是个疯子呢？天晓得。谁能仗着人类的平凡头脑来判断人家脑子里在搞什么玩艺儿呢？

不过，他的行为至少也可算作是一味横冲直撞，因为即使是最精明能干的人碰上这种问题也该善罢甘休了。然而他那了不起的精明究竟在哪里呢？只不过他看起什么事物来比一班平庸的人远上那么半天罢了。可是在那纵横岂止亿万里的知识海洋中，多上那么半尺见识又算得了什么呢？这就可以得出结论，连最伟大的明察远见也同样是瞎撞，不过程度上差一些罢了。那又何必小题大作，象罂粟籽分类似的：大颗的一堆儿，小颗的另一堆儿，把人分成聪明的，不聪明的，以至于傻子呢。

当然，我们是想给朋格拉茨的理智状况作个最后的结论：是神经完全错乱，还是只有局部失调；要不然，也许是患了脑水肿病？可是，我们能办得到吗？哎呀，你们这些高明之士啊，连挂在墙上的一顶大礼帽，你们都说不出帽顶的高度来，人家脑袋里的事你们怎么知道！可你们还想把骷髅盖里头的东西多大多小作出结论哪！

再也没有不假思索地把朋格拉茨叫一声疯子来得更便当的了。不过，假使伊希特凡伯爵生在四百年前，有那么两万军队，我倒要看看你们对他是怎么想法。

当然，你们对他就会完全是另一种看法了。因此，提到朋格拉茨只要用一句话来表达，那就是说，他是一条幸而保

全的绝了种的野牛，也就是一个出世过晚的人。不是也有这样的人，人家说他："这个人出世过早了"，于是那班智力平凡的现代人就打算把他往疯人院里送了。

你们这些人哪，瞧，还有个例子也足以说明你们那标榜一时的英明：你们首先要求每个人出世得不前不后正当时！这也是你们的阿基米德的支点，你们不管议论起什么事来，都先要站到这个支点上去。

不过，出世过早的人至少还有那么个安慰，后世子孙会承认他的功劳而尊重他，而谈到你们这班不懂天才的蠢家伙时，他们便会惋惜地微微一笑！至于象我们朋格拉茨伯爵这样**出世过晚**的人又该怎么办呢？他的时代已经永远不再返回来证明他朋格拉茨毕竟还是个头脑清醒的人。所以评论这种出世过晚的人应该非常慎重，切不可有伤忠厚。

夜深了，朋格拉茨伯爵已经上床，小厮照常在给他挠脚丫子催眠，书记费连茨·巴克拉挟着宗谱进入伯爵的寝室，向伯爵报告，艾斯捷拉才过晌午就骑着马逛去了，直到现在还没回来。

"没关系，让她到外面去散散心吧。"寨主记起午饭后跟这姑娘的一席谈话，心里便转着念头，随即吩咐书记开始诵读。

可是，还没等巴克拉读完两页，忽然塔上的钟声响彻了全寨。敲的是报警的钟声，钟舌频繁而断续地单往一边撞：

哨——哨，哨——哨！

涅杰茨寨寨主急急跳出寝榻：这钟声是表示有关全寨

的危急大事的信号，伯爵一想到这危急大事，心里有说不出的痛快，浑身的劲又都提了起来。书记可就满不是那么回事了，他吓得把书页角都忘了折。

伯爵很快穿了衣服，过了不到一分钟，就向聚集在院子里饱受惊吓的一大群人走去。

“出了什么事啊？”他问的声音响亮而且带着英勇的气概。

“囚犯跑啦！”卫戍司令柯瓦奇嘶哑地说。

“不要紧。”朋格拉茨冷静地说。“可你们竟在这里站着就想能抓住他。赶快打发八名‘哥萨克’骑兵去追赶。叫他们逮住他来见我。”

一分钟才过，“哥萨克”骑兵已经跨上了雕鞍。

伊希特凡伯爵爱好的是快速，是喧哗，是寨子里摆出威风凛凛的样子，是夜间一闪一闪的灯笼光亮，是武器玎珰响，还有在黑暗中疾驰的马蹄声，这一切似乎给他恢复了往昔的欢欣，他甚至满意得把手指头打得啪啪响。

……但是别亨齐男爵是怎样脱逃的呢？这是伯爵面临的头一个问题。于是很快组成一个临时特别法庭，开始侦讯证人。朋格拉茨伯爵命令点起火把，喊醒神父，叫他把处死刑的十字架带来。证人们作证时首先要在十字架前面发誓。得给那些促成这种罪行的人苦头吃！

要查明真相并不费事。其实，真相就象一根大木头似的明明摆在眼前，根本就用不着去深入查明。卫兵们看见一个农家少妇扛着一麻袋山药蛋走进寨子，卫戍司令柯瓦

奇先生在空洞洞的监牢里找到撒在地上的马铃薯，卫兵还看见仍然是那个农家少妇，走的时候背着个麻袋出了城。那就是说，不是别亨齐在坐牢时变成了山药蛋（这种可能性很小），就是那个女人把他装在麻袋里背出了寨子，可见那个背着一麻袋山药蛋的农家少妇不是别人，正是艾斯捷拉。全案真相大白。不过，这家伙竟敢如此放肆，竟这样狡黠！可见，这家伙准是魔鬼亲自教养出来的！

"艾斯捷拉这丫头犯了两项罪名，团长，"伊希特凡伯爵露出一副得意的神气，捋着胡子对巴穆特卡伊说。"一是她帮助我的囚犯逃跑，这是变节和背叛的行为，再是她本人从寨子里逃走了。"

"不过她并不是囚犯哪！"

"见鬼！她是我的私人财产。我是花钱把她买来的，六百福林的身价。喂，巴克拉，你来算，七年工夫连单利带复利一共是多少。"

书记跑进公事房算账去了，涅杰茨寨寨主又派出八名"哥萨克"骑兵，命令他们哪怕囚犯逃到地下去，不仅要把别亨齐捉住，钉上脚镣，带回寨来，而且对艾斯捷拉也同样办理。

"听好，柯瓦奇，要对他们说清楚！要知道，这回咱们要是再忽略了什么，手下可就没有'哥萨克'可派了。"（朋格拉茨伯爵的骑兵常备队里一共是十六名穿着红灯笼裤子的"哥萨克"。）

接着，伯爵向普鲁仁斯基转过身去，亲切地拍了拍他的

肩膀，说：

“我感觉到，要发生什么事儿了。波兰人，你不是也看得到嘛，近来我的生活太空虚，太暗淡，太无聊。有的时候我已经在转这样的念头：看来，我告别的时候到了……”

“跟我吗？”普鲁仁斯基一声惊呼。

“倒不是跟你，而是跟生命。”

“别那么说，伊希特凡！”波兰人觉得有无限的感慨，含含糊糊地说。“没有你，叫我这孤孤单单的人干什么去呀？”

“噢，眼前这还根本谈不上。普鲁仁斯基，睡觉前咱们还是先来干一杯吧。你以为如何，老朋友？”

“他妈的，这玩艺儿对我是没有问题的！”波兰人答道。

伯爵吩咐把酒和大杯子拿到书房里来。头一杯他一饮而尽，表示向叶卡捷利娜·美季契致敬。接着他又提议为波兰干杯。普鲁仁斯基一听为波兰干杯，就跟孩子似的哇地哭起来。伊希特凡怜惜起这波兰人来了，便安慰他说：

“呃，嚎得够了，老阉鸡！停下吧，要不然我可要生气啦！”

“我可怜的祖国，不幸的波兰哪！”普鲁仁斯基嚎得更来劲了。

伯爵激昂得眼睛里冒出火来，使劲往桌上砰地砸一拳头。

“好了。别哭了。我会为波兰复国的。我已经怒不可

遏了，我一定要做到！”

他把袖子一捋，一双青筋暴露的大拳头在空中晃了晃。静脉里的血沸腾起来，在太阳穴上怦怦直敲。这当儿，他坚信所想的是义不容辞的事，为了斯塔尼斯拉夫·普鲁仁斯基，他一定要恢复他那支离破碎的波兰。①

普鲁仁斯基一把抱住伯爵，赌咒发誓地说，自从拿破仑一世死后，世界上还没有见过象这样一颗勇敢的心呢。

他们一直对饮到了天亮，这时候，派去追赶的“哥萨克”也一个个回来了。大家的报告都是一个样：逃走的人已经无影无踪了。

“可是这丫头得抓住她。哼，她钻下地去我也抓得到她！你们是一帮混蛋，不是‘哥萨克’！”

第二天，伯爵把机灵诡诈的书记费连茨·巴克拉派出去侦察，叫他到附近各城市去探听探听别亨齐和艾斯捷拉的下落。

那波兰人却坚决要求跟巴克拉一起去侦察，他想先上若尔纳逛两三天，然后再在捷欣逛一逛，因此要求伯爵借十个金币。

“不给，”伊希特凡伯爵答话时狡猾地一笑。“斯塔尼斯拉夫，别那么轻举妄动！你我应该攒下每一文钱来准备做大事。要知道，咱们打算恢复你的祖国呀！”

然而普鲁仁斯基还是照旧轻举妄动，他们争吵了好半

① 指波兰曾三次被奥地利、英国、普鲁士、帝俄等国瓜分。

天(伯爵不喜欢把现钱借给人家),结果落了个伯爵不肯恢复那支离破碎的波兰了,而给了普鲁仁斯基五个金币。

整整一星期寨子里没见费连茨·巴克拉和斯塔尼斯拉夫的影子。他们一回来,便向伯爵报告:别亨齐男爵和艾斯捷拉躲在别斯捷尔采城里过得象一对相亲相爱的小鸽子。

"他们亲爱不了多久,"伊希特凡·朋格拉茨镇定地说,"巴克拉先生,赶快写封信给别斯捷尔采城的长官,说这丫头本是我的私有财产,叫他迅速将她交投书人带回。写吧,仿照当年森特米克洛希的咱家那位显祖朋格拉茨致布拉季斯拉夫市民书的风格。写好了拿给我签字。"

书记走开后,用圆滚滚的古体字母写成下列一件文书,不仅笔迹过分华丽,象小猪尾巴,而且大写字母都用红墨水书写:

> 世袭涅杰茨寨领主、奥瓦尔及森特米克洛希两邑伯爵伊希特凡·朋格拉茨致候别斯捷尔采城长官!情因舍下使女艾斯捷拉系前在若尔纳以六百福林自喜剧伶人手中买得,固应属于舍下产权所有,谁料被一名为卡罗依·别亨齐男爵之青年拐逃,现隐藏于别斯捷尔采城内,拟请贵治将该使女阻留,逕交投书人下士巴拉·苏利纳及伍长杰尔季·柯玛尔带回为感。
>
> 伯爵伊希特凡·朋格拉茨

伊希特凡伯爵看过文书,显出一副得意的神气,点头咂舌地说:

"很好,很好,可你瞧还得添个什么:否则别斯捷尔采城

将落得瓦砾一堆，因余将夷城市为平地也。朋友①，主要的是要光明磊落，直言不讳。咱们犯不着跟他们含含糊糊来一套。”

书记把这威胁性的词句添上了，伊希特凡伯爵签上字，在签字上撒些沙子，随即将手书卷起，套上带有印记的封环，印记上画的是一只手拿着军号，手上面是繁星。然后伯爵亲自把文书送出去交给苏利纳和柯玛尔，那两人已经骑在马上等着了。

“小伙子们，快马加鞭，在哪里也别耽搁，喏，把这件文书交给别斯捷尔采城的长官。”

两名骑使上了路，另外还牵着一匹矮矮的灰牝马，备着一套黄色的女用鞍具——给艾斯捷拉预备下的。

寨子里的人急切地盼望着骑使的归来。尤其焦急的是神父。第二天他甚至偷偷地出去迎接他们，一直到了若尔纳河的桥头上：有罪的人回心向了善，连天老爷都高兴，因而上帝的使仆也就该对他多多关心。

可是——咳！——第三天，伯爵的使者还是空手回来了，并没有带来艾斯捷拉。塔上的卫兵远远地看到瓦陵村附近的道路上有两个骑马人，就吹起喇叭来。寨子里的人都往大门口涌，甚至伯爵自己也出来迎接骑使。

“可是那个丫头呢？”他大发雷霆地喊道。

苏利纳跳下马来，嗓音颤巍巍地向伯爵报告，他一到别

---

① 原文为拉丁语。

斯捷尔采城就把那封信递交市长。市长戴上眼镜，看完了信，说道：

"转告你们的老爷，叫他常洗冷水澡，别再写这样的信了。"

伯爵额角上又现出红色的斑点，象每逢这种情况时一样。

"竟是这么说的吗？"他气呼呼地说。"你没撒谎？"

"大人，我有一句说一句。后来他就把信递给市议会席上的先生们传看。那些人笑得捧住了肚子。可是我跟柯玛尔老爹也没让步，我们声明：没有那丫头，我们就留在城里一步也不走。市长顿时发起脾气来，瞧他这个嚷劲儿：'那我就命令我的随从拿鞭子把你们一步一步地赶出城去！'"

森特米克洛希的那位朋格拉茨后裔象受了伤的狮子似地吼起来：

"把我的使者用鞭子赶出城去?！啊哈，这帮坏蛋！喂，柯烈尼阿克，敲警钟！召集众人！"他向塔上的卫兵嚷道，又命令其余的人："大家做好准备！把马刀磨快，把枪炮擦净。明天早晨出征别斯捷尔采城！"

征召入伍的钟声一刻不停地响了两个钟头，直到附近"有服兵役义务的"农民都集合到了寨院里方才停敲。

"明天我们去攻打别斯捷尔采城！你们就去同家里人告别吧，明天早晨大家一律全副武装在寨院里集合！"

啊呀，别斯捷尔采城，你要遭毁灭了！这座城池往后再也不会叫别斯捷尔采城了！书商只好把所有的地图抛入垃



圾堆了！可怜这些书商！（引起普鲁仁斯基关心的正是这未来惨祸的后果。）

通宵进行着狂热的军事准备。涅杰茨寨里谁也没有阖眼。伊希特凡伯爵不放松一分一秒时间，亲自督促着执行他的命令，并一再作出新的指示。热闹、喧嚣、忙碌打破了这古城的安静，城墙上闪烁着火把的亮光。一清早大家便都做好了出征的准备。太阳一升起，朋格拉茨的军队便象一条巨蛇般伸展着，沿布杰青道路蜿蜒行进。玛尔斯[1]若非被地上忘恩负义的渺小人物从众神中开除（正是由于这些人，如今玛尔斯的那种职务比起其他职务来更不稳当），那他一定会满心欢喜，从天上凝望着这一威风凛凛的阵营。

伊希特凡·朋格拉茨打头骑在那匹名为滑铁卢的英国种铁青色牝马上。他穿着一件匈牙利外衣，竖起的高领似乎是兹里尼式[2]的，戴着一顶契尔克斯人戴的高高的皮帽子；出鞘的马刀在阳光下闪耀着。

他左首是涅杰茨寨的卫戍司令柯瓦奇，骑着一匹名叫巴尔科的还没调驯好的小公马，带着一柄土耳其式阔刃大弯刀。

跟在他们后面行进的是玛嘉希·姆拉瓦克，他高高地举着朋格拉茨家传的一面旗帜。轻风吹动这面织有蓝色徽

---

① 罗马神话中的战神。

② 米克洛什·兹里尼(1508—1566)，匈牙利统帅。

号的薄绸军旗，忽而把它收拢成许多褶皱，忽而象帆篷似的把它舒展开来。

两名侍童骑着马驹跟在军旗后面小跑。他们那浅黄色的长发披在用银丝刺绣的骠骑兵短上衣上。这两个孩子都挎着短剑，其中一个给统帅带着水壶，另一个拿着一本封面嵌有红宝石的祈祷书。

跟在他们后面的是勇士杰美捷尔·克拉里。他带着威严的神气挺着胸脯，手持精工雕镂的朋格拉茨氏传家的银权杖。

紧跟着的是一头驴。它带着冷眼旁观的样子懒洋洋地驮着一只大鼓。看起来，这头驴连对别斯捷尔采城使性子的念头都没有转过。

驴后头有两名穿着树皮鞋的斯洛伐克人打着两盏宫灯，以备夜行军之需。

在那张起一顶破伞遮蔽阳光的辎重车上，晃动着厨师和神父，他们对面坐着两个厨娘，不时嗤嗤地笑。

随着炊事车行进的是拉普赫尼亚著名的吹打队，八名吹鼓手穿着好看的家织粗呢外衣，钉着黑绦带，脚上是崭新的树皮鞋。他们为了打扮得更加好看，沿着帽檐底端系上了一串常见的蜗牛。

这是什么？是什么力量掀起这么大一块叫太阳都吓得躲了起来的烟尘？这是策马而来的“哥萨克”！你们只要看一看，他们的马在怎样奔腾，他们的长枪又是怎样闪耀夺目！十六名选拔出来的骑手胆大气壮，身躯矫捷，体形匀

称。他们头戴毛皮红缨帽，身穿红色的骠骑兵短上衣和灯笼裤子，从远处看过去好象是野罂粟花，在梦海里红成一片。

呃，美丽的少女们，快到窗户跟前来瞧，“哥萨克”来了。

“哥萨克”骑兵队过去了，接着就是炮兵——八门带有小座轮的火炮排成了一列；又矮又壮的山地马拉着火炮，每门炮上都高踞着一个别斯基德山的强盗，嘴里叼着烟斗，看来，这烟斗也是炮兵制服的组成部分。

纵队上空回荡着各种各样的喧闹声——嚷的嚷，唱的唱，笑的笑。

排在火炮后面行进的步兵中有一个人看到路旁沟里有一只蛤蟆，他灵活地把它挑上了枪尖，便放开嗓子大喊起来：

“临阵第一功！临阵第一功！”

好在统帅在前头离得远，否则，开这样不成体统的玩笑，他可饶不过这名士兵。

步兵（一百多人）由雄赳赳的巴克拉率领。这简直是匈牙利的历史展览会——这里陈列着我们历代祖先的衣饰、武器和装束。例如，玛科夫尼克身上披着重铠甲，头上顶着带有羽毛的钢盔，而胸前却赫然戴一枚戈特夫利德·布里昂斯基时代的十字架。苏利纳是国王玛嘉希的“黑军”兵士的装束，帽子上的标志是一个骷髅和两根交叉的骨骼。雅诺希·斯里玛克穿了一套玛捷·察克的士兵的制服，久罗·

巴陵卡的大脑袋上缠了一块褪了色的黄头巾，他的长袍下摆拖到那翘起个尖儿来的树皮鞋背上。巴尔·柯瓦奇魁梧的身躯上紧裹着一件袖子开口的绿军衣。一件天蓝色的近卫步兵的服装罩在安德拉希·康托彼克身上，好象挂在一根竿子上似的，得了，难道你数得尽吗？若要剪裁所有这些衣服，就是熟练的裁缝也得研究一辈子。

在行军纵队末尾的是战车——两辆黄、黑色的马车。这原是作废的弹药车，是伊希特凡伯爵从布杰青城防军的军需手上买来的。车的两侧各挖了三个窟窿，从窟窿里挑衅似的露出黑黝黝的臼炮口。

每辆车用三对牛牵引，牛角上装置着罕见的武器：每只角上都套着铁圈，圈上作扇面形向外竖起锐利的小矛。打算来到别斯捷尔采城城门跟前，便把这些牛卸下车来，放进城去向居民乱冲。福尔盖特先生既然发明出这样威力强大的武器，足见他具有非凡的军事才能。

一辆粮车殿后，上面堆着一袋袋的马铃薯、一大桶烧酒和一大堆刚出炉的面包。斯塔尼斯拉夫·普鲁仁斯基仰面朝天躺在那袋马铃薯上假寐。粮车两旁各挂着一大块猪油。真造孽，车轮常常碰着猪油，在好吃的东西上压出真正的车辙，因而这辆能引起食欲的粮车一路上有大群的狗狂吠着护送。

然而行列走得还是挺整齐，顺着往布杰青去的道路威风凛凛地蜿蜒行进。太阳的光点忽而在戈矛顶端欢蹦乱跳，忽而在长长短短的枪身上跃来跃去。风淘气地把帽子

上华丽的羽毛乱拨拉，而一阵风吹过，路旁的小麦忽然害怕起来，一溜烟向远处扑去。队伍穿过松树林的当儿，似乎树林一直在低声说：

“别斯捷尔采，你小心点儿！别斯捷尔采，大祸临头了！”

在火炮座轮和马蹄下，大地也在呻吟……

# 第二章　好　亲　属

许多年以前，在那市集上画廊曲折的若尔纳城里住着一个买卖小五金的商人特尔诺夫斯基。他有三个儿子：彼得、乔治和加希巴尔。父亲临死的时候，把三个已经长大成人的儿子唤到他灵床跟前，叫他们各自选择一个行业。

大儿子彼得是这样回答父亲的：

"我来养蜜蜂。蜜蜂是极爱劳动的生灵，它一定能养活自己，也养活我。"

于是彼得就买卖起黄蜡和蜂蜜来了。整个匈牙利北部的蜂房和蜂蜜都被他收买了：全边区的蜜蜂都成了他的小奴隶。

二儿子乔治的看法不同，说道：

"爸爸，我要当医生，我的营业就是跟人打交道。蜜蜂有的不过是蜜。不错，虽说蜜也能变成钱，可是人们袜统里响叮当的是现成的钱。我也想捞一点钱啦。人生了病，便认为钱毫无用处了。可人人迟早总得生病呀。"

于是他的选择也博得了老特尔诺夫斯基的点头称许：

"那还有什么说的，好，学医吧！"

三儿子加希巴尔另有他的看法，与两个哥哥的观点又

不一样：

“亲爱的爸爸，世上一切生物当中顶可贵的是绵羊：有肉，有毛，还有奶，为它花上一文钱，它会还你一福林的。一句话，我来养绵羊。”

老特尔诺夫斯基给每个儿子留下三千福林，临断气的时候说道：

“我赞成你们的志愿，干吧！我会在天上照应你们的。”

他照应了没有，这我可不知道，不过倘若真的看起来，还是可以看到，他那贩卖蜂蜜和黄蜡（或者按斯洛伐克人的叫法：原蜡）的大儿子和那以羊为自己奋斗目标的小儿子，都发了财。

当时各处公社的草地还没有经过分配，搞畜牧的人容易致富。斯洛伐克的城乡贫民都不养羊。也有人想养的，但为了几只羊雇上一个放羊人没什么意思。然而，那养许多羊的人能在公共牧场上毫无阻碍地放牧。这样一来，是全城人养活着加希巴尔·特尔诺夫斯基的羊，而羊呢，养活的只是自己的主人。

说起蜜蜂来，那它们天生就是社会主义者，因为它们不承认什么土地私有制，什么田产底册。蜜蜂认为只要是一朵花，不管它长在谁的土地上——远在田野或路旁，在神父的花园或维托利斯小姐的窗台上，一概属于它们所有。谁试想阻挠它们享受花蜜，就会受到狠狠的报复：用刺螫你一下——你向谁诉苦去？

过了一些时候，两弟兄羽毛丰满了，资金投放很得手，不久就都成为若尔纳城中顶有钱顶体面的公民了。当时哥儿俩彼此憎恨入骨，闹到互相对骂，什么脏话都说出来了（至少在玛契察出版社刊行的辞典里找不出）。然而，尽管他们互相憎恨，却都是泛斯拉夫主义的狂热拥护者，按期参加泛斯拉夫主义的信徒在屠罗茨-森特-玛尔东召开的大会。

这里顺便提一提，去年涅杰茨寨的伊希特凡·朋格拉茨伯爵把泛斯拉夫主义者的一次代表大会破坏了：市集广场上正在露天下开大会，他派出一辆四匹马拉的大车，叫仆人到那里把二十条狗扔下车去，每条狗的脖子和尾巴上都拴着响铃。那些斯洛伐克人正在听一位先生演讲（当时发言的恰巧是少胡尔班），那些狗在人群里四处乱奔，据在场的人说，当时响起的一片喧闹声和犬吠声，谁都没有听见过。

不过，请读者原谅我的这段插话，因为我根本就没打算详述朋格拉茨伯爵的什么“文化使命”（他给他那恶作剧起的名字），或是那被狗叫声压倒的少胡尔班和其他发言人的什么演讲（显然狗的嗓子更有劲）。

我要描写的却是那两弟兄随时随地表现的敌视情绪。在选国会代表时，若是一个拥护费连茨·代阿克那一派，另一个就准得选季沙的喽罗。若是一个打算弄上一块草地或者一所房子，另一个听到这个消息，就马上到卖主家去，表示愿出比原来讨价多得多的价钱，为的是把自己亲弟兄眼

前想置的产业抢买过来。

买卖黄蜡的彼得一辈子没娶媳妇，他的解释是：

“怎么，我是个傻瓜还是怎的？我辛辛苦苦积攒起来的钱，就为了让‘她’穿着扫街去吗？”（彼得指的是那儿条绸裙子。）

加希巴尔也不把自己当傻瓜，而且娶了三回媳妇，每次结婚总是说：

“老婆好歹总会带点儿家当来的！”

虽然加希巴尔给老婆出过两回殡，可是洗礼宴只举行过一回，这也好，因为洗礼宴虽然痛快，花销却不小啊！头一个妻子茹让娜·彼特拉希给他留下了一个儿子，老子决心让他受高等教育，送到谢里美茨城上学去了。

至于老二乔治，那正好当了傻瓜。乔治研究医学，可是学习把他老子留给他的三千福林花光了：买书，缴学费，用了不少钱。就是大学毕业后他也没有交上好运：在若尔纳城里行医是一桩吃力不讨好的事。说实在的，想当医生这个念头真怪，何况还偏偏在这空气清新的山城若尔纳！在这地方上哪儿去得病呀？此外，斯洛伐克人都是规规矩矩的老实人，死神真的来了，也不会跟它争吵，不会叫叫嚷嚷：“我不愿意死，我要活着，我要喝这个药，喝那个药！”他们既不请医生，也不进药铺，而是马上服服帖帖，说道：“去吧，死神！”就此瞑目了。即使有人敢于跟死神较量一下，反正也不找医生，而是去求助于拉耶茨泉，人家给他在那里放上几个罐子，好把他那孱弱的身体阻留在人间。

瞧，这种情况对于在若尔纳行医的来说有多么沮丧，简直沮丧极了！农民硬撑着，尽可能少生病，生了病也不求医诊治，就是治了，那也不给钱，因为他就是没有钱。至于老爷们，虽然也生病，也找医生治，有时候也有钱，可就是不给钱，不付诊费，倒是向大夫建议：

“我的朋友，从今以后咱们可以你我相称了。”

因此，特尔诺夫斯基医生行了一辈子医，闹上了许许多多你我相称的朋友，可是穷得死后留下的财产只勉强够他的丧葬费。他身后仅留下一件穿旧的衣裳、一套歪歪斜斜的家具、一些医疗器械和一个十一岁的女儿——阿波洛尼雅。

这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女孩子，一张文雅的长圆脸蛋儿，长长的睫毛下露出一双亮晶晶的浅蓝色眼睛，那无限忧愁的眼神格外动人。瞧这姑娘是什么样的头发！颜色黄得赛过麦穗，象花冠似的镶在她那小脑袋上。一位偶然信步来到若尔纳的著名艺术家看到这姑娘，就断定那保佑着我们的圣母马利亚幼年时就是这样的模样，于是就照着阿波洛尼雅画了一帧圣母像。这帧像至今还在我们的一所画馆里保存着，题名为《童年的圣母》，当时报上还着实赞扬了一番。

这位倒霉的医生死的那天，若尔纳的市议长米克洛希·布拉奇先生在街上碰见加希巴尔·特尔诺夫斯基，谈到他哥哥的不幸夭亡，居然说得这位家畜商人动了怜悯之心，自告奋勇收养那小阿波洛尼雅，当她的监护人。全城人顿时夸奖起加希巴尔的这一举动来了：“可是瞧吧，吝啬鬼是吝

啬鬼，他也还是有良心的。”

彼得·特尔诺夫斯基听到这消息，大为震怒，毫不怠慢，一溜烟跑到市议会，当众说，因为他自己没有儿女，那孤苦伶仃的侄女的监护义务，还是由他来担任吧，这可怜的孩子若是在他那恶棍弟弟家里，反正也会糟蹋死的，等等。

布拉奇先生安慰他道：

“那还不好说吗，请您当她的监护人吧。况且加希巴尔也是勉强同意的。”

彼得的这一招儿传到了加希巴尔的耳朵里。那位马上就飞也似地跑到市议会去，坚持说，既然他表示这种愿望在先，就该承认他是女孩的保护人。否则市议会不该责备人家，只好怨自己。

市议长原是个见风使舵的人，这可没了主意，不知怎么办好了。两个特尔诺夫斯基都是若尔纳城的大台柱子，发起攻势来，能够撼动、甚至搞垮市议会，不管哪个官儿。

因此，布拉奇认为倒不如把这意外发生的难题搁起来。顶好是等一等：挺痛的脓疱时常会自己消了的。

不过，这个脓疱自己却没消掉。刚出完殡，加希巴尔叔叔离开坟地的时候，当众拉着小孤女的手，说道：

“嗯，咱们走吧，小姑娘！”

可是，还没容他说完话，彼得大爷脸涨得象龙虾似的，眼里恨得冒火，他跳到兄弟跟前，一把把女孩子夺了过去。

“伪君子，别动我的被监护人！想充起正经人来了！你

瞧见这个了吧？（他做了一个轻蔑手势往他兄弟眼前一送）阿波尔卡，咱们走！嘿，一、二、三！”

小姑娘大把的眼泪往外涌。人家把她拉过来，扯过去，她站在那里，呆若木鸡，弄不懂人家要她做什么，在说些什么话。她耳朵里仍然响着土块落到她死爹棺材盖上发出的沉闷声音，听了心都快停止跳动啦。

“把小姑娘交出来，要不我就打断你的肋骨！”加希巴尔叫道。

“那咱们还得走着瞧呢，你就过来试试！我一口唾沫吐到你这不要脸的眼睛里！哼，放高利贷的家伙！”

“啊哈，你这个贼盗的窝家！”加希巴尔咆哮起来，向彼得冲上去，一把揪住他那黑绸子领带就来勒他的脖子。

于是哥儿俩交起手来，你敬我一拳，我还你一掌，闹得周围聚拢来的那些敬畏神明的群众大为吃惊。

这样的丑事出在什么地方？出在坟地上，还正赶上下葬的时候！不，可怜的乔治到阴间去躲开了这些坏蛋，还真是运气呢……阳间就偏要留这样的人！

“早就该撤老天爷的职了，”那不信神的老邪教徒米哈依·陀玛克叹着气说。“就凭他宠爱的单是这号人，让他们富，让他们贵，让他们得意。”

结果还是打架人的朋友们把打得头破血流、衣服撕得稀烂的哥儿俩拉开，分别往家里拖，当时一个穷女人把孩子抱了起来。她跟阿波洛尼雅死去的母亲算是亲戚，她丈夫依奥热夫·克里维尼在市议会当文书。



"别哭，我的小宝贝儿！"她亲热地说，撩起戴孝穿的黑围裙揩着小姑娘那张哭得湿漉漉的脸。"孩子，他们两家你哪家也别去。你这么个温温顺顺的小鸽子难道能跟这般强横霸道的鹞鹰待在一起！还是跟我去好。我虽然穷，总还能给你床上铺得软软乎乎的，因为我心眼儿好，再说，我又喜欢你，我的小宝贝儿！"

她摸了摸小姑娘金黄色的头发，吻了吻她的额头，趁周围人们还在看打架，谁也没来注意她的时候，把孩子领到自己家里去了。那两个报复心重的正在发威的叔叔和大爷还要挣脱那些使劲拉着他们的汉子们的手，想再扑过去，彼此骂着难以入耳的脏话：

"今天就叫狗舔你的血！"

"吸血虫，我把你研成粉末！"

"你瞧着吧，监护人我当定了！"

"没有的事，哪怕天塌了，也得我当！"

不用说，他们吵得不可开交，连那孩子都想不起来了。直到第二天，两个人才想起来又去找布拉奇先生，双方都硬要他履行对自己的诺言。要不然他也得倒霉。

"干脆一句话，把孩子交给我吧！"彼得请求说，"既然您答应了，那小姑娘就应该是我的！"

"若是彼得当上了监护人，"加希巴尔在人前发话，"我就把议长当作一条撒谎的狗，一枪打死他。我答应收养女孩子在先。"

出殡后第三天，市议会的孤寡监护委员会针对这种复

杂情况召开了一次会议。委员会把特尔诺夫斯基两弟兄争当监护人当回事了，（为了一个小女孩竟值得这样小题大作！）同时还考虑到特尔诺夫斯基弟兄都不是好惹的，如果因拒绝而得罪了他们，以致引起反感，市议会绝对得不着好处。最后，在会上把经过情况讲了讲，但完全不是原来的那一套了（当然决定不列入记录），而是说，已故的特尔诺夫斯基医生的弟兄会以非爱国主义精神来教养这个女孩子，因此孤寡监护委员会鉴于民族利益至上，决定不把阿波洛尼雅·特尔诺夫斯卡雅交与两个申请人中任何一个人教养①，而交与其母系亲属市议会文书依奥热夫·克里维尼监护。同时孤寡委员会还号召被监护人的叔伯念骨肉之情资助监护人教养孤儿，因为克里维尼境况清寒。

彼得·特尔诺夫斯基接到孤寡委员会的议定书，把它扯得粉碎。

“一文钱也不给！孤寡监护委员会把我当傻子吗？没有的事。让他们自己去照管女孩子吧！”

可是彼得的怒气很快就消了——一想到加希巴尔也没当上监护人，气就消了。

加希巴尔的想法竟也一模一样，因此也决定不出一文钱抚养阿波洛尼雅。

那个老文书、醉鬼克里维尼原以为当上了小姑娘的监护人，就算捞着一笔大财，钱就会象一股无穷无尽的洪流从

---

① 原文为拉丁文。

两位慨慷好施的叔叔和大爷的腰包里往他家里涌来！一瞧自己的希望落了空，就开始来拿孩子出气了。从此这苦命的孤儿遭到了悲惨的命运。她穿着破衣烂衫，还时常光着脚丫子，只有克里维尼大婶给她点儿吃的，还得瞒着丈夫，就是那个连她自己都怕的老妖精。

在父亲家里发育健全的小阿波尔卡[①]可怜瘦得多了，而且常常生病，因为克里维尼辞退了女仆，家里所有的活都要这小姑娘去干：

"我就这么白养活着你呀?!臭要饭的!"

这饿得瘦骨嶙峋的小姑娘身上弄得青一块紫一块的，因为每当这位文书喝得醉醺醺的回到家来，总是又打阿波尔卡，又打老婆。而他每天晚上总是喝醉了回来的。因此，对于这可怜虫来说，只有赶上他不回家而在哪家酒馆桌子底下过夜的日子，才是她真正的节日。

两年漫长的岁月就这样过去了，这孤儿的生活没有任何改变。再说有谁会为了这么个无关紧要的小虫豸的命运来给自己找麻烦呢？不错，起初人们为了这事骂这两个没人心的叔叔大爷，但后来骂他们就为别的事了，不久把这可怜虫完全忘记了。她已跟那些穿着成年人扔掉的烂鞋跑来跑去的穷孩子们混在一起了，想起当年在父亲家里的生活，她觉得象是模模糊糊的一场梦。有时候人家跟她说起这个有钱的是她的叔叔，那个财主是她的大爷，然而对于她说

---

① 阿波洛尼雅的爱称。

来，这不过是个空名罢了，既不会这么想而眼前伤心，也不会觉得将来还有指望，再说她懂不懂什么叫"叔叔大爷"，什么叫"眼前"，什么叫"将来"呢？她什么也不懂，所以活着只是因为还没有死。她所以活着，还因为每天早晨克里维尼大婶推她醒来，对她说："嘿，快给你大叔擦皮鞋去！"晚上累得动也动不了，就倒头睡着了，人们打她，她会哭，因为觉得疼。至于提到生活，她根本什么也不知道，认为这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只是把死看做一种神秘的、不寻常的事，在心里捉摸着。

至于说是不是人一死就永远不存在了呢？这点她没有想过。在她看来，要是克里维尼大婶抓住个死尸的肩膀拼命摇晃说："嘿，快起来，给你大叔擦皮鞋去。"那死尸也准会跳来的。也许连她那可怜的爸爸也会醒来……

有一回，这小姑娘从市上捧着个老倭瓜回来，皮匠铺的徒工沃列克（他拿着一双修好了的皮靴，往市议会议员布龙卡的公馆里送）从旁捅了她一下，说道：

"阿波尔卡，瞧，你大爷来了，到他跟前去吻他的手哇。"

果然，这当儿彼得·特尔诺夫斯基正高高兴兴地抡着一根牙骨柄的手杖经过教堂门前，因为他才跟市里订了一个非常有利的合同。

阿波尔卡信了那孩子的话，一心认为这又是理所当然的事，就跑到这位正在喜孜孜地直吹口哨的上了岁数的先生跟前，拉住一只手指上套满戒指的毛茸茸的手，就吻了起

来。彼得·特尔诺夫斯基大惑不解地瞧了瞧这破衣烂衫的小姑娘，认出是自己的侄女，就哼哼哈哈的不知怎么办好了。

“哦，嗬！原来是你呀？可真是……”

他满腰摸索，想给她掏个零钱儿，可是腰包里连一个银角子也找不出，而在这种场合，至少也得给两角钱。彼得掏出皮夹子来，希望能从里面找出一张崭新的一福林钞票。可是偏不凑巧，那里都是五福林一张的。这可多了，太多了。再说一张五福林钞票让孩子上哪儿去花呀？

幸运的是，对面恰巧是一家糖果店。啊！这真是需要的！

“好极了！嘿，小家伙，跟我走吧！”

他们走进那家小铺子，阿波尔卡觉得门上的那个小铃铛都响得怪迷人的；伙计听大爷一招呼，就把应有尽有的糖果装了满满的一大包，拴上根绳儿，递给阿波尔卡。小姑娘高兴得差点儿没晕了过去。她的眼睛被一层什么东西蒙住了，她忽然觉得好象已经走在街上，一大群狗跟着她跑。然而，这当然不过是个幻象罢了，她大爷的声音顿时使她回到了现实中。

“乖孩子，手里拿上两三块一路走着吃！”

他们走出小铺子，就在门口分手了，彼得大爷上饭馆，阿波尔卡回家去了，一路上逢人便告诉，她有一个多么好的大爷，这就是他给她买的，所有听到她说起她大爷来的人，都预言她要时来运转了；只有来到家里，克里维尼板着个脸

说道：

“哼，拿来看看，这个坏蛋给你买了些什么？”

他一下子把绳子扯断，从纸包里掏出蜜饼来，贪婪地一个接一个大嚼起来，吃完一个，总是说：

“啊，这个坏蛋！啊，这个坏蛋！”

这个新奇的事传开去，（还添加着说：“看来，世界的末日快到了。”）很快就传遍了全城。这消息传到加希巴尔。特尔诺夫斯基耳朵里，使他怒不可遏。

加希巴尔整夜翻来覆去的，睡不安稳，一大清早就在文书克里维尼家附近把侄女等着了，他一下子就把她带到皮鞋铺，随后又到了裁缝铺，到了服饰用品店，给她买了许多各式各样的东西，得要两个人送。加希巴尔在一旁走着，一路上得意洋洋地直叨咕：

“瞧吧，把你妒忌死，该死的东西，贪得无厌的狗！现在你试试到我面前来逞强！”

不过，既然事情很快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要在彼得·特尔诺夫斯基先生面前逞强可也不那么简单，他刚刚听到加希巴尔的“举动”，一腔傲慢而狠毒的血立刻沸腾起来：

“啊哈，竟有这等事？你还敢嚎叫？想用那点儿破布片子来迷惑全世界人的眼睛？想跟我较量较量？哼，来试试吧！”

他想了好久，打发人接那小姑娘去了，跟着就带她上了珠宝店，在那儿买了一大批首饰：珍珠、翡翠戒指、耳环、手

镯、项圈，都是纯金的，总而言之，珠宝店橱窗里只要哪样贵、哪样好看，就买哪样。就是名门贵族的小姐，也不见得个个都能弄上这许多珍贵物品作嫁妆。

事情来了这么个转折，使阿波尔卡的处境有些改变。然而，文书克里维尼的生活却起了更大的变化，因为所有这些值钱的物件，一落在他的手里，很快就变成黄汤了。并不是施了什么妖术，说起来也很简单，全靠那放高利贷的犹太人，这位好监护人把这些东西一件一件都送去抵押了。

嘿，这期间克里维尼也在若尔纳城中大人先生们用食的饭店里闹腾开了：又是烧酒，又是甜酒，倒个没完，音乐声铿锵直响，钞票一个劲儿地往拉提琴的吉卜赛人龚果依手上飞，后来克里维尼还带上他满城转悠，硬叫这个吉卜赛人在那些泛斯拉夫主义者的窗底下演奏这支曲子：

红缰绳好白马；
我的天哪，竟出卖了国家！

这是对斯维亚托普卢克①国王陛下的一段传奇式的伤心史的大胆暗示，这位国王曾经屡次挑动若尔纳的斯洛伐克人兴风作浪。

---

① 斯维亚托普卢克是莫拉夫的国王。在九世纪与来到多瑙河流域的匈牙利人作战，死于战场。曲中含义所指的是一个离奇的传说，似乎是说，那曾经统治潘诺维尼亚（即现在匈牙利的所在地）的斯维亚托普卢克把潘诺维尼亚卖给匈牙利人的领袖阿尔巴德，代价是一匹白马。

就是这一点适合文书的需要：由于他在业务上犯了无数次的过失，还搞了些小小的舞弊，该赶出市议会大门已经许多次了。可是谁敢将这么一个伟大的爱国者撤职？克里维尼的事业，就是全匈牙利的事业！他为人并不糊涂，知道什么是他应该干的。他利用这个“红缰绳”，比当年匈牙利的领袖阿尔巴德别出心裁用来作为换取独立的抵押品要精彩得多。

不消说，这位监护人现在对阿波尔卡也稍加照顾了，甚至把她送进了学校。有一回，他把一只红宝石镯子押给放高利贷的之后，还给这小姑娘买了一块椰子香皂。

“茹冉娜，”他跟老婆说，“今天我对那小姑娘仔细看了一下。你听好，她长大了可真好看，那么俊的还真少有呢。然而，为什么她弄得不好看呢？你倒说说啊，茹冉娜？什么也没的说吗？你不吭气儿，那就听我的！给她梳梳洗洗，穿得干干净净。我要让她讨人喜欢。坏心眼我可一点儿也没有，说真的，她也没有。不，老实说，她那小脸蛋儿上就是挂着一股子媚劲儿。”

他把阿波尔卡从厨房里叫了出来，对她瞧了好半天，后来递给她一块用又薄又光的纸裹着的香皂。

“嘿，小家伙，”他用不习惯的亲热、随和的口气对小姑娘说，“瞧你大叔给他那小绵羊儿带了什么来了？还不快吻他的手！”

小姑娘弯下身去往大叔“手儿”上一贴，转身就把纸包儿打开了，阿波尔卡看到纸里裹着的东西，妩媚地一笑，嘀，

这可不是彼得大爷给她买蜜饼的时候，她为表示高兴，露出孩子气的笑脸了，——不，这已经是姑娘的微笑了。“肥皂！香皂！”这样一个念头在她脑袋里掠过，她脸上一阵红晕，红到了头发根儿，她就跑开了。

嗬，这一块小小的香皂对她有多么大的启发！一股子恼人的微妙的香味儿挑逗着她的鼻孔，渗透到浑身每一部分，好象已经随着血液流入了心房，把这少女心头那蛇一般蜷作一团暂且还在打盹的小怪物唤醒了。它的名字叫春情。夏娃的女儿，有人在敲你的门哩！这只是香皂。但你听见没有，猜到没有，是谁在召唤？

阿波尔卡长得一天比一天好看，到了十四岁那一年，她的命运又有了更出乎意料的转折。

市长耳闻叔叔大爷对侄女大发慈悲，同时看到文书克里维尼把特尔诺夫斯基两弟兄的礼物满足自私的目的（这位政治家就是这样说的），便把这女孩的处境告诉了州长，原来阿波尔卡的父亲，那已故的特尔诺夫斯基大夫，生前曾经当过州长的家庭医生。州长大人认为对这孤女的命运得多操一份儿心，答应来解决这一问题，把这苦命的孩子从醉鬼文书手里救出来。

特尔诺夫斯基两兄弟先后被邀请到州长那里去吃饭，几杯香槟酒下了肚，任何人都会心地平和起来的，州长转弯抹角地提到那个女孩子，根据种种理由劝说这两弟兄不要让这没爹没妈的孩子听天由命，还是得教养自己的侄女，就叫阿波尔卡轮流住在两家，半年一次。

可是瞧吧，一出新喜剧又开场了，而且是世界上从来没见过的。

彼得大爷头一个把阿波尔卡领了回去，连忙给她从屠罗茨-森特-玛尔东聘了一位教授，从日内瓦请了一个法国保姆，还为她在别斯捷尔采城里定做绸衣和鞋帽，从布拉格运来许多连环画，象教养什么公主似的来教养这个姑娘，那种奢华劲儿，全城人看了都惊得目瞪口呆。

过了六个月，彼得·特尔诺夫斯基就把教授和保姆都打发走了，把那些镶锦条的好看衣服和零零碎碎的小饰物往箱子里一锁，叫阿波尔卡还穿上从克里维尼家来时穿的那条打着补钉的花布裙子、那双破皮鞋和一件大方格的亚麻布褂子，亲自把她送到加希巴尔家的边门上，温柔地把侄女搂过来亲了亲，说道：

“好，现在到这个坏蛋那儿去吧。”

加希巴尔叔叔使全城人更加惊奇了。他给这女孩子在维也纳定制了衣服，在加里西亚买了一匹小马驹子，豪华胜过他哥哥还不算，还要惹彼得生气，决心来这么一招儿，虽然这一招有违加希巴尔本人的信念，然而却能伤透他那不共戴天的仇人的心：他给这女孩子请的老师不是来自屠罗茨-森特-玛尔东的斯洛伐克的教授，而是从德布勒森请来的一位纯粹匈牙利血统的严师，叫这老师以匈牙利精神教育小阿波尔卡。他似乎觉得只要能惹得这个败类——他那哥哥——一生气，就是半年内糟蹋掉个把人又算得了什么呢?!

于是，这位德布勒森的教授巴尔·萨包便尽一切可能设法使这女孩子对于真正匈牙利的一切事物产生爱慕，而憎恨斯洛伐克人。

反正是以牙还牙，到了第三个半年，彼得大爷听说在维也纳一位伯爵小姐有个黑人小厮，就马上也给阿波尔卡找了一个小厮。此外他还给她买了一匹坐骑，请了一位保姆，从巴黎定购了许多衣服，从屠罗茨-森特-玛尔东请了两位教授来，叫他们好好地开导这女孩仇视匈牙利人，使她恢复斯拉夫人的精神。

可是，这一切再同下一个半年加希巴尔·特尔诺夫斯基回报的豪华场面相比，那就又是稀松平常了。

叫彼得再来试试在他面前逞强看！

加希巴尔把伯爵夫人察卡的一辆顶漂亮的天蓝色绸篷子的女用马车买了下来。驭座上坐着一个匈牙利驭手，马身上都是镶着穗子的匈牙利式鞍具，伴娘、保姆，还有两个侍童一色都是匈牙利人，作骠骑兵打扮。这都是伺候阿波尔卡的。此外，加希巴尔给她造了一所别墅——那真是一座宫殿，推窗一望，处处是喷泉；别墅周围栽的是棕榈、蔷薇和奇花异卉；房间里的家具都套着贵重的锦缎；每星期加希巴尔·特尔诺夫斯基总要把城里富贵人家的女孩邀集到这座小小的宫殿里来，好让她们陪着阿波尔卡玩儿。只有公主才有可能沾染这种豪华气派。这一套不仅加希巴尔本人喜爱，就连他那在布拉格进大学回来过假日的儿子米洛斯拉夫看着也乐意。这个年轻人处身在这些好似刚刚开放的

花朵一般的青春少女中间，觉得真是妙不可言。

米洛斯拉夫的一些熟人挑唆他去跟父亲闹别扭，徒劳地对他耳语着："老头儿疯了。小心点，别让他把你的全部家当都花费在这女孩子身上。世上还没见过这样的蠢事呢。"

可是"小丫头"竟出落得这么美丽！她穿起贵重的绫罗镶滚的衣裳来，身材是那么苗条，那么灵活，姿态又是那样的大方。她看起人来（其中也包括米洛斯拉夫），那副神气又是那么温柔、美妙，即使米洛斯拉夫知道了他父亲不肯叫女孩子受一点儿委屈的做法，也只会高兴了。

加希巴尔的那些泛斯拉夫主义的朋友真的着慌起来。

"哎哟，加希巴尔！"他们劝他。"你这位老先生，脑袋长到哪儿去了？开玩笑是开玩笑。一个小丫头，管她呢！可是为了跟彼得作对，在你家里培养出的那种匈牙利精神，若是叫你自己儿子也沾染上了，那可怎么办？"

事实上，年轻的特尔诺夫斯基跟阿波尔卡和她那德布勒森的教授同样友好，有时巴尔·萨包给姑娘上课，他也去听。

可是，老特尔诺夫斯基却执拗地摇着他那大秃头，耸耸肩膀说：

"有什么法子啊，砍树总得飞走木屑！树还是有人砍，谁也不顾什么木屑。我既然来收拾这个强盗，不把他连根拔掉，不让他气死，我也踏实不了。"

这时候全城人都急得不得了：等阿波尔卡再回到彼得·特尔诺夫斯基那儿去，他又来回敬个什么节目呢？这个罕有的竞赛怎么才算完结呢？哥儿俩要把这疯狂竞赛继续到什么时候？事情闹得够瞧的了，不见得再会闹出个更惊人的场面吧。那除非是罗特希里德来了。

若不是当时又出了些别的事，谁知道要闹到怎么个结局呢。究竟出了些什么事呢？就拿一桩事来说吧，若尔纳城的泛斯拉夫主义信徒因为加希巴尔拿匈牙利精神教育阿波尔卡，对他生了气（若没有彼得的挑唆，事情也闹不起来），跟他大吵大闹不算，还砸了他家儿扇窗户。加希巴尔火冒三丈，第二天就向政府申请备案，将他自己和他的法定继承人的斯洛伐克姓氏特尔诺夫斯基改为匈牙利姓氏塔尔诺齐。（可怜他那光荣的列祖列宗！挨的这个骂，大概在棺材里也翻了个儿了。）

接着，加希巴尔·塔尔诺齐采取了他那坚决地依附于匈牙利民族的另一些步骤；他本来打算叫儿子在彼得堡大学上完这一学年，如今也不让他去了，给米洛斯拉夫在若尔纳议会里弄了个副秘书的差事，跟他说：

“孩子，去嗅嗅官场气息吧。暂且就在我们这儿对付着。过两年就要选国会议员了，你上布达佩斯当代表去，会选你的！既然我说了，就得那么办！”他找补了一句，傲慢地攥紧拳头拍了拍胸脯，拍的正是坎肩里装钞票的地方。

于是，米洛斯拉夫·塔尔诺齐就留在若尔纳嗅起当地的官场气息来了。可是怪谁呀？若尔纳当地的一切事物中

只有阿波尔卡头发里散发出来的香味儿顶好闻。

年轻的法学家跟这姑娘待在一起，形影不离。他陪她在花园的草坪上打球，陪她骑马上布杰青的树林子里去游逛，帮她准备功课，给她搜集甲虫，捉蝴蝶来给她作标本，登山越岭，为的是搜索稀有的植物，把它弄干，送给姑娘。阿波尔卡顶喜欢自然科学。看来，作为一位大生物学家的巴尔·萨包出色地培养了她对他自己那门科学的爱好。

那年轻的塔尔诺齐竟把他推销稀有植物和昆虫变成了一种独具特色的“业务”：他拿出任何一种奇花异卉总会取得一朵玫瑰或石竹的报偿，——不错，玫瑰和石竹不算稀罕，然而，这正是进行交易的当儿戴在阿波尔卡头上的东西。有一回，他拿出一朵罕见的艳丽非凡的东方玫瑰——西番莲，竟得到阿波尔卡一绺金发作为奖赏。可是在交换之前，我的好老天爷，费了多少唇舌，真是在做买卖！

姑娘拿到一朵百瓣千层、十分好看的紫红花儿，高兴得不知怎么好了。

“米洛斯拉夫，你在哪儿弄来的？”她追起根儿来。

“涅杰茨索花园里的。”

“哎哟，你的胆子可不小！”阿波尔卡赞叹一声，露出感谢的微笑。“可是你摘这可怜的花儿不心疼吗？”

“有什么可心疼的，反正在原来的根上还能长出新的呢。”

“那得过多少时候哇？”

“就在眼前。”

阿波尔卡欢腾地拍起巴掌来，满院子跳来跳去，跳得她那开着衿儿的天蓝色外衣的宽袖子象安琪儿的翅膀似的直飘摆。

"米洛斯拉夫，那你可算没猜着！我的头发也得两个星期才长起来。傻瓜！"

米洛斯拉夫笑了笑，过了一些日子，又在别斯捷尔采城一位教授那里弄了一个美国金龟子——一只有黄雀大小的甲虫。这算是昆虫界的巨人。这只金龟子有两条亮晶晶的深红色触角，褐色的背当中分作两半边，倒很象我们这里的小金虫，不过这小金虫跟那金龟子站在一起可就显得没了影儿。

阿波尔卡看见这只巨大的甲虫，心里涌起一股渴望得到的热情，她说：

"米洛斯拉夫，你若是不给我这只金龟子，我就要去死！"

米洛斯拉夫装出挺固执的神气，赌咒发誓地说出许多不能给的原因来，说什么他爱上了这只昆虫，全匈牙利再也找不出第二只这样的甲虫来。美国的甲虫，这可不是闹着玩儿的！它得跑多少地方才落到若尔纳呀！不错，它一路上就没动弹，这就大大地减少了它旅途的劳顿，可是……不行，不行，即使他米洛斯拉夫最后还会同意把甲虫让给她，那也不会轻易脱手。

"呃，你想要什么东西来换它，米洛斯拉夫？"

"我真的不知道……"（当然，这个小强盗知道他要什

么，要不然他就不会那么微笑了！）“你能给我什么呢？”

“我也不知道啊。”（不用说，她已经发觉米洛斯拉夫要人家拿什么去换他那甲虫了，因为她脸上涨得通红。）

他俩唧唧哝哝地谈判了好久，屡次被来来往往的人打了岔，最后谈判的结果是接一次吻。

他们起初仅仅是大致谈妥了，可是马上就发生了问题：到哪儿去兑现呢？在花园里倒是行，不过若是叫人家看见了，可又怎么办？哼，随人家看去吧。哪怕叫人参观，难道说一只金龟子还不值一个吻？

金龟子到了阿波尔卡手里，她心里想："米洛斯拉夫这家伙多傻呀，也许碰巧我还白吻他呢，不是吗？”可是，自从这天起，所有的“旧币”便一律禁止流通了，接吻当货币才会认账的时刻到来；甚至米洛斯拉夫给阿波尔卡拿来的那一文不值的虫儿、草儿也都得用新币偿付了。然而米洛斯拉夫连这还嫌不够，还要时常埋怨：

“哎呀，我们这些山上的草木真是凋零得可怜！”

老塔尔诺齐几乎丝毫没有察觉，只是有时对儿子爱好植物学发出恶言恶语：

“你这孩子，你可也不小啦，艾米尔（为了给彼得火上加油，他甚至把儿子的斯洛伐克名字都改掉了），看你搞的这种无聊的事！整天整天爬山去找什么虫儿、花儿的。你怎么，根本就没想到一半天就要当国会代表了吗？到那时候你应该搞的就不是这些昆虫花草，而是当地的一条铁路了！”

不，看起来老加希巴尔直到有一天终于恍然大悟，以前根本就没有怀疑过。到了“他这半年”的最后一天，彼得家的人——那位老家庭女教师希库里捷契小姐、一个黑人小厮（这是若尔纳城中绝无仅有的一个黑人）和一个满脸络腮胡子、长头发披到肩膀上的英国仆人——在加希巴尔家露了面，要把阿波尔卡带到她大爷那儿去。

塔尔诺齐家门口停着一辆马车，几匹小马耷拉着脑袋，驭座上的那个老赶车的得意洋洋地一个劲儿甩着鞭子。全班人马照旧，阿波尔卡不认识的只是那个仆从，他穿着长统袜子和钉扣的鞋子，板着脸格外显出一副自命不凡的神气，象这种伺候公侯伯爵的仆从，对若尔纳的居民来说，只有在当地业余剧团有时演出的法国喜剧中才会看到。

特尔诺夫斯基家的人一踏上加希巴尔·塔尔诺齐家的阳台，阿波尔卡顿时脸色发白，腿也软了，不由自主地往椅子上一坐。

“接小姐来啦？那有什么说的，时候一到，就得分别。”加希巴尔叔叔安安生生地说，显出十分憎恨的神气，对他哥哥的仆人扫了一眼，“去，我亲爱的阿波尔卡，到你房里去把家常穿的衣服穿上，好好地走吧。当心，注意身体，别在那强盗窝里待上半年就瘦了。”

阿波尔卡往桌上一趴就哭起来，并不挪动身子。

“嘿，你怎么不动弹哪？去呀！你可哭的是什么呢？过半年不是又回到我这儿来了么。”

“就让我在你这儿待着吧。”姑娘用轻轻的嗓音低

声说。

"唉，不行，"叔叔绷着脸把她驳回了。"别胡说，收拾收拾走吧。等你回来的时候，就有合身的衣服等着你了，听见了没有，阿波尔卡，合身的衣服！"

最后的几句他故意说斯洛伐克话，好叫彼得的仆人听得懂而去传给他们的主人。听说他们的主人已经给侄女准备下她这半年的一切必需品了：既然他想赛过我加希巴尔，就叫他的花销再多点儿。这种想法使加希巴尔十分高兴，简直乐得他直搓双手。

阿波尔卡好容易才站起身来，擦了擦眼泪，一溜歪斜地走到叔叔跟前去吻他的手，叔叔也在她额角上吻了一下。接着，这姑娘就向那默默地站在爹跟前、脸色煞白的米洛斯拉夫伸过手去。

"嗯，米洛斯拉夫，别难过，"虽然她伤心极了，说着还笑了笑。"反正这是冬天，你也没法儿给我搜集花草啊。"

"是呀，可不是吗。"那小伙子用低沉忧郁的声音含含糊糊地说。

可哪里还是什么冬天呢？春天就在眼前了，早春的阳光已经洒上原来是走廊、现在改建为温室的玻璃窗和屋顶，似乎在请求放它走进那间有许多仙人掌、无花果和夹竹桃在里面过冬的暖花房。草木触到乍来的春光才如大梦初醒，似乎到现在才明白过来，简直叫人家哄了整整一冬。这些可怜的老老实实的花草！

院子里一只老猫在阳光下晒着脊背伸懒腰，那只棕黄

色的抱卵鸡恰巧今天孵出了雏鸡，大模大样地带它们在融化的雪里露出来的干枯的树枝花茎之间游逛。各色的花草叫白雪压了一冬，全都泛着黄色，看起来还是一模一样，眼前谁也说不出哪根枝儿上去年曾经摆荡着一朵郁金香，哪根枝儿上曾经摆荡着一朵芍药或凤仙。可怜这些花朵，你们的生命好短哪！

到处都是春意融融，只有阿波尔卡心头还深锁着凛冽的冰霜。因此，她才会对米洛斯拉夫说："反正这是冬天。"

告别之后，姑娘就迈开那有气无力的脚步向外走去。她打发彼得大爷的仆人往前走，自己又一次转身对着门口。

"忘了什么吗？"老塔尔诺齐毫不介意地问道。

"没有，什么也没忘。"姑娘嘴里嘟哝了一句，声音轻得使人勉强听得见，她那纤细的腰肢弯了下去，弯得好象差点儿就要折断了似的，双眼闭上了，象是两个太阳同时下了山，而在那两盏明灯处却顿时涌出两股清泉。

啊，这时分她多么动人哪！米洛斯拉夫再也忍不住了，连忙赶上前去喊道：

"等一等，阿波尔卡，你回来啊！"

这姑娘好象被一种不可思议的力量所吸引，不知不觉地往回走了几步。

"你要干什么呀？"她悄悄地问了一声。

米洛斯拉夫脸上在发烧，目光炯炯，说话的声音也有些异样。

"我忘了一件事，阿波尔卡！我忘了跟爹说，你不能离

开这儿。”

老加希巴尔摁了摁烟斗里的灰，说道：

“你说的这是什么傻话呀，孩子？怎么她就不能离开这儿呢？”

站在门口捧着一件貂皮大衣的希库里捷契小姐把手上的贵重衣服交给那仆从拿着，走到阿波尔卡跟前来，轻轻地扯了扯她的裙子，说道：

“咱们走吧，小姐！车子在外边等着您哩。马都冻僵啦。”

“就走，就走！”

米洛斯拉夫到父亲跟前去行了个礼，吻了吻他的手。

“爹，”他用早年孩子气的腔调讨好地叫了一声，根据当年的经验，用这种腔调问爹随便要什么都可以。

“嘿，嘿，别嬉皮笑脸。要什么，干脆说，要不我可要打你啦！”

“我想叫阿波尔卡再也别离开这儿。”

老头子诧异地注视着儿子。

“想叫她别走？为什么呢？”

米洛斯拉夫象爱害臊的姑娘似的把眼皮往下一耷拉。本来他也不过二十三岁，嘴上才冒出胡子碴儿来。他窘迫地搜索枯肠，好回他爹的话，可是想来想去也没有想出，最后才挤出一句倔强的孩子们爱说的话来。

“就是要那么着呗。”

“没有这么回话的。”

“要我说吗？”

“当然，你说吧。”

“当真要我说？”

“自然罗。”

“可是你得答应，爹别生我的气。”

“好，我就答应。”

“不过关于这件事，我跟她本人根本还没提到过呢。”

“她是谁呀？”

“阿波尔卡。”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

“我要跟她结婚。”

那还用说，阿波尔卡一听米洛斯拉夫说出这话，满脸通红，飞也似的跑出了屋子，一路上磕磕绊绊地碰倒了不少花瓶和瓦盆儿。她跑过了那条长弄堂，往院里一跳，小手儿才抚着胸口。而老加希巴尔喘吁吁的怒吼声也跟着她来了：

“好哇，我的鞭子呢？把鞭子递给我！”

当然，米洛斯拉夫不去等人家递鞭子给他爹了，他飞也似的向阿波尔卡赶来，这时阿波尔卡已经被希库里捷契小姐搀上了马车。那个仆从也已经坐在驭座上，只有那黑人小厮，还没爬上车后的脚镫，总算米洛斯拉夫走运。

总之，那小伙子总算还赶上慌慌张张地低声问了一声：

“阿波尔卡，我什么时候能见着你呀？我得跟你谈一谈。”

“这都是干什么呀，米洛斯拉夫，你为什么要闹出这事情来呢？你这人真糟糕！”

阿波尔卡浑身直抖，尽管希库里捷契小姐把暖和的貂皮大衣披上了她的肩头。

“什么时候，什么时候呀？”小伙子带着绝望的声调催促她。

阿波尔卡便俯下身子去跟他说了一阵匈牙利话，好叫那些仆人就是听清了，也不懂她在说些什么。

“晚上十点钟，平常大爷就睡了。我把窗户打开，你一来，咱俩就能说会儿话了。”

“告诉我，你爱我吗？”米洛斯拉夫多情地低声问道。

“不知道。”姑娘那勉强听得见的答话声里含着无限的忧愁。

赶车的唰的一鞭子，两匹小马驹撒腿就跑，啪哒啪哒的跑得好欢，经过市集广场，一直到了彼得·特尔诺夫斯基的家。

一些闲着没事干和好奇的人一见这辆带着公侯家仆从的锃亮的马车，就彼此说开了：

“看哪，看哪，‘公主’又从这个瞎胡闹的家里到那个瞎胡闹的家里去了。”

他们从格拉夫纳雅广场拐到普谢尼奇纳雅大街，经过一道小石桥，到了这里，只听得特尔诺夫斯基家院落的大门吱嘎一响，已经打开了。

“瞧，咱们到了家啦。”希库里捷契小姐小声说。

阿波尔卡四下里张望，看看彼得大爷在哪儿，但是尽管以前他每次都在婢仆簇拥下在院里接她，这回却没有看到他。英国仆从搀着姑娘下了马车。让她在前头走，领着她到各个房间走走，希库里捷契跟在他们后面迈着小步，用没精打采的声调加以说明：

“这都是您的房间，小姐。”

“我知道，还是去年的那些屋子。”

“是的，可是现在更漂亮了。”

这话不假，小姐的闺房布置得很有气派：洛可可式①的优美的小椅子、精工雕镂的小桌子和衣橱——一句话，样样都那么小巧玲珑，招人喜爱，象是到了小人国里似的。

“小姐的衣裳就在这些橱柜里。”

“好，好，亲爱的希库里捷契小姐，衣裳我不忙着看。大爷倒是在哪儿呢？”

“你大爷？不知道，小姐……”

“好希库里捷契，您去找找他吧！大概他还不知道我们已经来了呢。也许他不愿意见我吧？”

这位老处女走了，鞋跟在地板上发出窸窣声。那长头发的英国仆从把车上带下的花呢毯子整整齐齐地叠好以后。却仍然绷着脸一声不响地站在那里。

“您也可以出去了！”

“没关系，我要在这儿待一会儿，小毒蛇！”他忽地吼叫

---

① 十八世纪在西欧盛行的建筑和装饰式样。

起来，一下子把头上戴的假发和乌黑的络腮胡子都扯了下来。

“哎哟，我的天哪！”阿波尔卡尖声大叫，脸色顿时发白。“原来这就是您哪，彼得大爷？”

“您当是谁呀，小姐！”特尔诺夫斯基嘲弄地行了个礼。“自然是我，是您那傻彼得大爷。偏巧你那瞎胡闹的彼得大爷忽然脑袋瓜子一热，想开个玩笑，连带瞧瞧他那顶亲爱的弟弟过的是怎么个日子，还得叫谁也不知道，这又有什么办法呢！弟兄们的感情把我吸引到他家去了。噢，除了这个，我还想看看那个窝儿，我亲爱的侄女，这个可怜而纯洁的孩子，就住在那儿。我想看一看，听一听。当然罗，没想到会让我知道了这许多。”

阿波尔卡一下子落坐到椅子上。

“起来，起来，丫头！”他嚷叫起来，这已经不是在嘲弄而是在发怒了。“这个家里再没有你的地位了！”

这当儿，从挂在天花板下面架子上的鸟笼里，那只名叫杜杜的鹦鹉用沙哑的嗓子叫起来了：“阿波尔卡，你好，阿波尔卡，你好。”

时钟的嗒的嗒的响声轻微而匀称。

“我好心好意养活你，为的是叫你嫁给我那该死的仇人的儿子、那个骗子手当老婆？你哭，我看见了，你叫他到车窗跟前来，我也听见了。下流，不要脸！我不过是不想在街上当场就闹起来罢了。可是这里我一刻也不容你再待下去了。滚你的蛋吧！马上就给我滚出去！”

这不幸的阿波尔卡伤心地哭起来，合拢两只小手，抬起头，满脸哀求的神气瞧着彼得大爷，可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不过，她怎么央告也没用，那铁石心肠的老头子已经把手指着门了。

这可怜的姑娘也就只剩下一走了。她站起身来就走，什么话也没说，什么东西也没拿，连她那件花格子布褂子都没带走。即使是个讨饭的，随身总还是有个什么小包裹，她却什么也没有。前途茫茫，吉凶未卜，她觉得可怕极了。她两腿发软，勉强还能走路。当阿波尔卡走到院里的时候，她还希望老头子会可怜她，叫她回去，说："好，算了吧，阿波尔卡，回来，胡闹得够了。"要知道他终究也有人心哪！她用颤巍巍的手去拉门闩，在边门跟前折腾了好久，仔细听着有没有叫她回去。但是，院里听不到一点声息，只有那只鹦鹉还在叫："阿波尔卡，你好，阿波尔卡，你好！"

瞧，她现在到了街上，孤零零地走到了这样一个海阔天空的陌生世界里！她那颗小心儿扑通扑通地跳得多么厉害！眼看好象就要裂开似的。

阿波尔卡走上大街时，没有随手带上边门。此刻，她忍不住回头看了看，这也许什么打算也没有，可也许还在指望着：窗户砰地一声开了，大爷在向她一面招手，一面说：回来！

可是窗户里也好，敞着的边门也好，连个人影儿也不见，只有那条狗加拉姆跟着阿波尔卡溜出边门，赶上前来，在她脚跟前绕了一阵，闻了个遍，汪汪地叫了几声，回到院

子里去，就这样跟她分别了。

这可该上哪儿去呢？街上的两排房子都象陌生人那样冷眼瞅着她。啊，屋顶上的烟冒得多么诱人哪！这时候城里家家户户都在弄点什么吃的了。有谁给她做饭呢？烟往云端里冒得挺欢，而且每一缕烟都知道往哪儿去，只有她这没爹没娘的苦孩子不知道该往哪儿走……

不上叔叔那儿去，还有什么地方可去呢？

于是，阿波尔卡就加快了脚步，因为已经冷彻肌肤，发起抖来了。她身上穿着一件紫红色的薄衣衫，而外面却仍然是冬天。太阳虽然已经放出春日的光辉，但是暂且还无力征服寒冷。冬天是怪倔强的，尤其是在这山区里：来得不干脆，去得就更不情愿，时常走走还要转回头。有时候春姑娘终于恍然大悟，认为自己才是世界的真正主宰，便来赐与大地碧绿的锦绣，可是残冬老人忽然又来施恩，胡闹地到处给抹上一片白。

阿波尔卡急急忙忙向加希巴尔·塔尔诺齐家跑来，扯了扯边门上的门铃。

加希巴尔叔叔正在院子里踱着，亲自走来开门，不过未开门前，先小心谨慎地从瞭望孔里张望一眼。他看到是阿波尔卡，觉得很诧异，只把门掀开一道缝儿。

“你要干什么？”他带着惊异的神气，气忿地问道。

“放我进来呀，叔叔，您倒是放我进来呀！”

她那轻轻的哭泣声就能打动任何一个人的心了吗？

“不行，你先说说，你要干什么！”加希巴尔给她顶回

去了。

"我求您再收留我，彼得大爷把我赶出来了。"

塔尔诺齐大发脾气，眼里直冒火星。

"啊哈，原来是这么回事！那个强盗把你赶出来啦？这一来你干脆想靠我养活你了吧？我明白，我明白。难道你真是把我当作一头驴吗？不消说，你还想来祸害我的儿子！还早哪，你干这个行当还早哪，你这条小毛虫！哼，原来是这么回事啊！滚出去！不然我就放狗出来咬你！你的事情我听都不要听。"加希巴尔嚷了一阵子，把门砰地一声关上了。

于是，阿波尔卡只好在这寒冷的天气里待在街上了。

别瞧她不过是弟兄俩手里的一件玩艺儿，一小时前还是一个满城称赞的人物呢。不久前她还坐在一辆富丽堂皇的马车里招摇过市，这会儿却怯生生地贴着人家墙根儿走，穿过一条条偏僻的街巷去投奔克里维尼家。现在她心中唯一的希望就是那醉鬼文书了。他会收留她吧？要是连他都不肯收留，那又怎么办呢？阿波尔卡再也没有什么别的亲戚朋友了。那就只剩下一条路了——投河。这条永远行色匆匆的瓦格河是不挑瘦拣肥的。谁来它都接待。有时候大地母亲会对人说："再也用不着你了，你还想要什么呢，我这儿就没有为你预备下的东西。"可是江河母亲对谁都挺和气，挺亲热，而且亲自邀请："上我这儿来！"于是就给这位疲惫不堪的人铺上一床银光灿烂、彩绦千条、轻松柔软的锦被。

克里维尼恰好在家。他一见阿波尔卡便三步两步迎上前来，连连吻她，克里维尼大婶呢，喜得都流出眼泪来了。

“喃，总算还来转一转，”克里维尼在埋怨她，“顺便还来瞧瞧我们。你这倒挺不错。真见鬼，你长得多漂亮呀！阿波尔卡，你现在就象一朵正在开放的百合花。嘿，拿出来瞧瞧吧，给我们带什么来了，我们家的小宝贝儿！”

姑娘愁容满面地嗫嚅着说：

“就是我一个人，再没有什么别的。”

接着，她就把叔叔大爷跟她怎么闹翻的，详详细细地说了一遍。她承认全部原因都在米洛斯拉夫，她说着，害臊得红起脸来。米洛斯拉夫真糟糕。他竟跟他爹说要同她结婚！就因为这个，加希巴尔叔叔和化装成仆人的彼得大爷都跟她生气了。

“嘿，这个米洛斯拉夫还是个小孩！瞧，他闯出什么祸事来了？天哪，我的天哪！”阿波尔卡哭诉着。

那文书用心地听姑娘讲，忽而皱皱眉头，忽而笑笑，同时说：“啊哈，这伙强盗，啊哈，这些坏蛋！”等到阿波尔卡说完，他就跟她亲热地说：

“我的乖丫头，你马上就想起你的好干爹来是不错的。这叫我觉得挺体面。那你从现在起又是我们家的女儿了。真是好极了！”

他发现阿波尔卡耳朵上戴一副镶着玛瑙的漂亮耳环，喜不自胜地搓了搓手，眼睛朝上一翻，嚷道：

“啊哈，这伙强盗，啊哈，这些坏蛋！一点儿东西也不给就把孩子打发出来了！”

“大叔，往后我来干活儿。”

“别胡说啦！这双又白又嫩的手也让它干活儿？我就那么狠心吗？”

“您说的是，不过，大叔，您不是自己也不富裕吗，不能白养着我。”

“鬼才穷呢，姑娘，因为它没有心眼儿，我可有心眼，我懂得什么东西该用到什么地方。就是国王也不用金钉子钉鞋底。我要是叫你去干重活，让你那苗条的身材累得不象样子，在我说来是大大的浪费，那才叫见鬼呢！”

姑娘听了也不懂他这些话的意思，甚至听着还微笑哩。

阿波尔卡就在克里维尼家待下了，这个醉鬼现在待她比两年前和气了些。

米洛斯拉夫第二天打听到了阿波尔卡所在的地点，就在克里维尼家周围一逛荡就是好半天，总希望能见见她，哪怕一会儿也好，想偷着跟她说个话，因为克里维尼怎么也不肯让他们见面。

“我要是看到这个孽障在这里，我就拿枪打死他。一连给他几下子。”他经常这样吓唬人。“阿波尔卡，我跟你说，他跟你可不一样。这不是个正经人，这是个贼。他也上这儿来偷。”

“大叔，他可是我的堂兄呀。”阿波尔卡羞答答地红着

脸，想来顶嘴。

克里维尼攥起拳头来威胁着，咬牙切齿地说："我可不让人家偷我，老实说，就是偷你！也就是同时偷了我。我可不答应！阿波尔卡，我只要再看见你跟这黄口小儿谈上一次话，那就不会有好结果。"

然而，爱情能使人发挥创造精神。上帝把爱赐与有情人，同时也赏赐他们机灵劲儿。爱神的那支箭是抹着蜜的，可是众神往这蜜里加上了几滴狐狸油。

要找克里维尼的路子并不费事，米洛斯拉夫不久就摸到了门路。打到他心坎去的一条路是一只吸了不知多少年的上等烟嘴。原来这位文书还有许多项副业进账。市政局挺刻薄，给的钱不多，可是却叫人学会了动脑筋找钱的一套办法。例如，克里维尼会用一种化学药剂退除那已经用过而注销了的印花税票上的墨迹，这就给他带来了一些利润，而主要的进账却是他那只海泡石的烟嘴。

"它能给我挣一笔不小的钱。"克里维尼时常说，"也不少于一小块田地。"

这位文书每月都用那只烟嘴来举办一回抽彩，卖一百张彩票，每张半福林，计算起来按月就是五十福林，——这是不怕冰雹打、不怕水淹的一笔为数不小的钱。这笔进账是靠得住的，因为向谁提议参加抽彩，几乎谁都同意，谁若是拒绝参加抽彩，那简直就是个泛斯拉夫主义者，是个坏蛋，就会被克里维尼恶言恶语地整整诽谤一个月。

至于说那只烟嘴，读者可别认为它是件值钱的东西，是

上等技艺的产物，满不是那么回事，真要是那样，这只烟嘴对于克里维尼来说反而毫无价值了，因为谁中了彩，谁都会拿来往腰包里一塞，抽彩也就结束了。克里维尼的那只上面画着一个什么土耳其总督的烟嘴已经被污垢和烟油弄得乌黑，以致大人先生们都怕放到嘴里。因此长时间以来，每次“走运”得了奖的人（而且历次中奖的照例是一位阔佬），总是马上把烟嘴又送还给文书。

有一回，那张认购单——这个永无休止的游客——落到米洛斯拉夫手里，这位市政局副秘书签上个字，一下子就认了五十个号码。五十个号码可不是闹着玩儿的！这就是说，当月（也就在这良辰美景的五月里）还能再抽一次彩。

克里维尼根据各人对烟嘴抽彩所抱的态度把人分了类：一下子认上两个号码的，就说他是好人，认上三个号码的，就说他是“少有的诚实人”了。对认上四个号码的，文书预言他有远大的前途，而这个一家伙就认上五十个号码的，在克里维尼眼里简直是一桩辉煌夺目的丰功伟绩，这一来他的怒气也就好象烟消云散了。

“这才叫好样儿的呢！”他赞美道，“这样的年轻人不多见，心眼儿太好了！”

晚上他在“上宾饭店”里遇到了米洛斯拉夫，顿时觉得十分感动，上去拥抱他，并且建议今后你我相称。这晚上的酒账自然是塔尔诺齐掏钱。从此他们就天天见面，成了难舍难分的朋友。米洛斯拉夫因此也就有时到文书家去走走，

同阿波尔卡谈谈话了；不消说，在谈话的整个过程中，克里维尼就象那百眼巨人阿尔古斯似的在监视着他们。阿波尔卡已经安于现状了，假如有人问她，有没有忘记过去的豪华生活，这姑娘总是耸耸肩笑嘻嘻地说：

“那不过是一幕喜剧罢了。”

夏初，若尔纳城里来了一个跑码头的戏班子——出色的艾列美尔·连盖菲剧团，在一座临时用板子搭起来的小凉棚里演出。城里马上热闹起来。附近乡村里的大人先生们时常跑来看戏，提起布杰青驻防军的军官，那已经是戏园子的老主顾了。

克里维尼大婶病得很沉重，这已经有几个星期了。有一天傍晚，这可怜的女人躺在床上发着四十度的高烧，那文书得意洋洋地吹着口哨回到家来，对阿波尔卡说：

“阿波尔卡，这几天我结识了一位了不起的先生，是地地道道的贵族！他在街上看见过你，挺喜欢你呢。他甚至说你有叶列娜·普烈克拉斯娜雅那么好看。这是一个顶温柔、顶和气的人，他给咱们俩买了两张戏票。你得去好好地打扮打扮，咱们一起看戏去。注意要跟他亲亲热热，我的女儿。”

阿波尔卡推辞说大婶有病，她得服侍大婶。

“对吧，大婶？”

可是大婶没答腔。这个不幸的妇人全身精力已经枯竭了，脸色蜡黄透亮，人事不知地躺在床上。

“轻点儿，别吭声！照我说的做！”克里维尼毅然决然地

说，“至于服侍她，我去把隔壁的库别克大娘叫了来，咱们就是待在这里，在她跟前叹叹气，又有什么用！若是顺了上帝的心，就是咱们不在，他也能把她治好。不是吗？”

晚上，那制革匠家的寡妇来了，长得真象夜猫子。

“您照料着点儿我的老婆，大婶，”文书临出门时安顿了一番。“她如果要水，就给她点水喝。她还要什么别的，您要是找得着，也拿给她。”

随后他就搀着阿波尔卡的手臂一块儿走了。

“把脑瓜儿抬起来，大模大样的。走起道儿来也要大模大样的，好让人家见了个个夸奖。腆着点儿胸脯。哼，我可懂得，亚当那个滑头怎么这样爱吃苹果！对了，这就好了！你这就有气派了！”

他们的位子在正厅头一排。一个陌生的先生已经在等候他们了。这是一位文雅的汉子，派头十足，很讲礼貌，年纪可就不怎么轻了，不过还显得活泼利索。这位先生倒真是不讨人嫌，他的话说出来句句都带着甜味儿，象是沾着糖的。

他一见阿波尔卡，就站起来自我介绍：

“巴尔·别亨齐男爵。”

他显得那么有贵族风度呀！脚上皮鞋咯吱作响，单眼镜闪闪发亮，口袋里露出半截小手帕，满身衣服散发着浓烈的木犀草香。

姑娘害怕地往一旁挪了挪身子，偷偷地瞧了他一眼。每一次他转过脸来跟她说话——他倒时常想跟她攀谈，——

阿波尔卡总是吓一跳，局促地应付一两句，连声音都变得她自己也分辨不出是谁的了。她只是凝神看戏，当时上演的那幕歌剧叫《玛嘉希① 登基》。哎哟，小玛嘉希穿着绣花的长外衣多漂亮啊！他的母亲艾列热别特·西拉季穿着一件农家的普通粗布衣裳，上面缀着金纸条儿和用纸剪成的金星儿，可又多么端庄啊！

第二场演罢，在休息的时间男爵出去了几分钟，他回来给阿波尔卡带来了一盒糖果和一包糖炒杏仁。

姑娘不知接好还是不接好，用疑问的眼光看了看克里维尼。那人使了个眼色表示赞同，于是阿波尔卡立刻就嚼起杏仁来，松脆的杏仁在她那樱桃似的红嘴唇里雪白的牙齿上格格直响。

“唉，”她一个劲儿叹气。“咱们该回家了吧，大叔。也许大婶的病更重了。”

“你那丧气话说够啦！你大婶跟猫一样，命长着呢。哪怕把她隔着房子扔过去，也把她怎么不了。既然来了，就该看完。再说，大婶病了，反正家里也没有现成的晚饭等着咱们，晚饭还是上馆子里去吃吧。”

“连我也去吗，大叔？”她怯生生地问了一句。

“你也去，孩子。”

当时米洛斯拉夫也在戏园子里，趁幕间休息的当儿，跑

① 匈牙利剧作家艾提·西格利查季（1814—1878）写的关于国王玛嘉希的剧本。

到他们跟前来了，为的是跟阿波尔卡说会儿话，把这出戏后半的情节讲给她听，末了四千人怎么聚集在多瑙河的冰上宣布小玛嘉希当国王。

“哦，多有意思啊！”阿波尔卡高叫了一声，她正在心疼那在牢里受折磨的胡尼亚季的儿子。

米洛斯拉夫也告诉她，就为了一个首席女演员，安塔尔·斯米亚洛夫斯基跟久利·卡里纳约定明天决斗，而今天全班演员在“上宾饭店”里用晚餐。

“散了戏我们也上那儿去，米洛斯拉夫。我想你跟我们一块儿去好吗？”

“那自然罗。”

“要是你们许可的话，”巴尔·别亨齐插进来说，“我也凑个热闹。”

“这是您赏脸了。”克里维尼说罢，就把米洛斯拉夫·塔尔诺齐向男爵介绍了一下。

散戏以后，他们四个人上饭店去，到了那里，在角上占了个座儿，别亨齐要了一瓶法国香槟酒，首先就为“若尔纳的一朵绝妙好花”干了一杯。

“我凭天发誓，我真想再回到二十五岁去。小姐，您看怎样呢？”

阿波尔卡什么话也没说，只是垂下了目光。

“谁要是觉得自己年老，那才是真正老了呢，”文书兴致勃勃地反驳说，“咱们喝吧，先生。米洛斯拉夫，祝你健康！你也品品酒味儿，哪怕呷一口呢，我的小不点儿！好酒，不

错吧？啊？别动，你的头发散了，阿波尔卡。"

果然，一大绺蓬松的头发披到她肩膀上来了。文书就拿起这绺头发用两个手指揉起来，象是作买卖的在那里试试呢子有多么柔软似的，并且意味深长地跟别亨齐使了个眼色，咂了咂舌头。

"不错吧，怎么样？"

米洛斯拉夫忽然跳了起来，说：

"克里维尼，我要打你耳光！"

一句话把克里维尼惹翻了，他脸上立刻红得好象甜菜。

"你打我？打我克里维尼？这么个黄口小儿就敢来吓唬克里维尼！凭什么呀？你跟阿波尔卡有什么关系？这姑娘是我的，我养活着她，我要把她怎样就怎样！"文书挽着袖子嚷叫起来。

"你就动动看！"

克里维尼骂了一顿，别亨齐男爵只听着了几句，因为这当儿布杰青驻防军的长官走过他们座旁跟他打了个招呼：

"巴尔，晚安！你到这里来做什么？"

别亨齐从桌旁站起来，客气地挥挥手。

"到若尔纳不过是消遣消遣罢了。"

"嗬，好家伙！"驻军长官对桌上的几瓶香槟酒瞟了一眼，开起玩笑来，"我看，对你说来，这大概已经不是五月，简直到了七月啦。"

“不，哪儿的话！七月里的钱我还没动呢。我是个精打细算的当家人，目前我过日子用的还是卖钟弄来的那几个钱。不过剩下不多了：克利凡卡村的那帮家伙真可恶，零零碎碎地给钱。”

“糟糕，”驻军长官哈哈大笑，“这事情你儿子已经跟我说过几回了。”

“啊！”别亨齐厚着脸皮笑了笑，陪着他的朋友走到镜子旁边坐着几个军官的那一座位上去。“你是在哪里遇见我那宝贝儿子的？”

“他目前在涅杰茨寨我本家弟兄那里待着呢。”

“在疯子那儿吧？怎么样，他在生我的气吗？”

“快活得很！不过我看你搞的也是那样快活的事，老滑头！在哪儿勾搭上这么一朵花儿啊？”

“这小鸟儿不是挺体面吗？我完全是无意中碰上她的。”

“怎么样，落到手里了吗？”

“一定会落到手里的！我凭天发誓，要是我现在手上有五千福林……你看长的这个身段，这个脸盘儿，这副模样就得了……”

他们转向阿波尔卡坐的那张桌子瞧了瞧。可是这时候饭店里的人都在往那边看了，因为克里维尼那桌上的气氛已经剑拔弩张了。少塔尔诺齐抄起桌上一只酒杯往克里维尼脸上砸过去，那家伙就跟受了伤的牛似的咆哮起来，攥着拳头向少塔尔诺齐扑上来，阿波尔卡脸色煞白，一面用身子

掩护米洛斯拉夫，一面嚷道："哎哟，您别动手哇，别动手哇！"文书对她大吼一声：

"我踩死你这只癞蛤蟆！"他推翻了桌椅，一只手揪住阿波尔卡那金灿灿的头发，把这哭哭啼啼的姑娘往对面墙脚下摔过去，一只手来扼这年轻人的脖子。

饭店老板和跑堂，还有一两个顾客刚跑过去拉架，门忽然敞开了，门槛上出现了跑得呼呼直喘的库比克老大娘。她挤到克里维尼跟前嘶哑地嚷道：

"您太太死啦！太太死了！"

克里维尼立刻听出这是库比克大婶嘶哑的声音，便无可奈何地放开了米洛斯拉夫的脖子。

"死了……"他嘴里在叨咕，眼睛呆楞楞地凝望着面前。

他想象中出现一具女尸，有一双枯干憔悴的手和那骨瘦如柴的面容，他觉得不自在起来，脊背上一阵冰凉；他顿时想起得花多少丧葬费来了，心里咒骂了几句。随后他又向米洛斯拉夫转过身去，怒气冲冲地瞪了他一眼。

"我老婆死了，算是你的运气。"他嘟嘟囔囔地说，就象个真正基督教徒那样，悲伤地耷拉着脑袋，慢腾腾地走到衣架跟前拿帽子去了。

"咱们走吧，库比克大婶！"他喊了老太婆一声，就一边走，一边从腰里掏出一块四角上绣着马头的手帕来擦去额头上的汗，随后又象想起什么来了似的，把手帕往眼睛上一捂。"上帝要这么办嘛！他老人家的意旨，有什么法子哇！

咱们走吧，阿波尔卡！”

他说着就伸过手去要拉姑娘的手，姑娘却冷冷地把手往回一缩。

“呀，得了，别生气了，我本来就不是想委屈你呀！”

克里维尼抓住姑娘的肩膀拖着她走。阿波尔卡没有抗拒；她毫无感觉，也不加思索，机械地跟着走，伤心得放声大哭。可怜那米洛斯拉夫看见这情景，心简直碎了。

别亨齐跟着他们一直跑到门口。

“真可惜，克里维尼先生，我深表同情！好阿波尔卡，回头见！”

姑娘根本就没搭他的碴儿，倒是那文书回头瞧了瞧，看见水桶里还有两瓶没开封的香槟酒，唉声叹气地说：

“可怜的茹冉娜，可怜的茹冉娜，你这才叫死得不是时候呢！”

街上挺黑，满天翻滚着乌云，恐怕要下雨了，不过，按日历来推算，应该是有月亮的日子，所以市集广场上连一盏煤油灯都没点。天气很暖和，有些闷热，树叶一动也不动。钟楼上轰隆轰隆敲了十一点。一到这时候，若尔纳就象是死去了。要是窗子里还闪烁着孤零零的烛光，那就是说，这户人家有病人。大街小巷寂无人声，暗夜里有碧绿的眼珠儿一闪，这也许是猫在捉耗子，一眨眼就过去了。

“打盏灯笼就好了，库比克大娘！”文书对那在坎坷不平的路上时而跌跌绊绊的老太婆说。“阿波尔卡，你可拉住我的胳膊，这条路我倒是熟悉得蒙上眼睛也能跑得到家——

我是走惯了的。”(他还有不认识这条路的，每天拿腿量，已经有二十年了，就是醉得象死人一样也没间断过！)

阿波尔卡害怕得直打哆嗦，她有生以来还没见过死人呢。一路上心里总在嘀咕那死去的大婶，这时候她孤零零地躺着，而她的灵魂却已经飞去了。这姑娘总觉得身旁有个影子——已故克里维尼太太的灵魂——在摆动。因此她不由自主地拉住她身边那个男人的手臂。

“对了，对了，”文书在轻声地夸奖她，“拉着我吧。我也跟你一样，世上再也没有一个亲人了。茹冉娜丢下了我。她是个好女人，有耐性。不过，看起来，也是她的大限到了，就此离开了我。假如我要把这可怜人留在阳世里，假使有个现成的大夫(比方说，你那死爹还活着的话)，你猜怎么着，那她也许还能活下去。可是这帮医生，懂得什么呀？什么也不懂！治来治去也不过叫茹冉娜再拖上些日子，那又有什么好处呢？一点好处也没有。老实说，还真是她的运气呢！而且连你，阿波尔卡，也交上好运了，因为……因为……”他把姑娘的手紧紧地按在他自己胸口，走到伏尔达住宅附近，甚至停了下来，抑扬顿挫地说起来，显出一副神秘的样子，就象打算说挺要紧的话似的。“因为以前，不瞒你说，我没什么可以给你的，我本来就什么也没有嘛。可是现在，我若是想给，我就可以把我的名字给你了！”

阿波尔卡本来不怎么注意听他的话，这时不由得打了个冷战。

“给名字，这是什么意思呀？”她脱口问道。

伏尔达家的花园里有一棵又高又大的椤树，树枝从墙上伸出来，伸到了另一条街上（刚好是克里维尼住的那条街）。这当儿，树上一只夜猫子拉开它那令人恐怖的嗓子叫起来；呜呼——呼，呜呼——呼！

文书甚至隔着衣裳都感觉到这姑娘害怕得在发抖，连忙弯腰捡起一块石头向树上投去。

“去你的吧，该死的东西！别叫啦！你已经把一个灵魂带走了！”

并不是鸟儿叫把姑娘吓坏了；只因她正在猜测：她这一问一定会有个可怕的答复，所以心里早就在扑腾了。

“给名字是什么意思？我亲爱的，那就是说，你要当个人了。你在社会上就有一定的地位，一定的名分了。就拿眼前说吧，你算个什么呢？什么也不是，只是一星点儿尘土，谁都可以踩一脚。可我若是把我的名字给了你，那你就是个冠冕堂皇的克里维尼太太了！瞧这够多么体面！你明白啦？”

“不，我不懂，大叔，”姑娘结结巴巴地说。“不是只有您的老婆才能叫克里维尼太太吗？”

“可不是吗！我正是这个意思，我的小傻瓜，这正是我想说的话，你倒先说出来了。”

“这可不象话……不象话。”阿波尔卡压低了嗓子悄悄地说，声音轻得勉强能听见。

“为什么不象话呀？”文书冒火了。“有话直率地说！”

可是阿波尔卡再也说不出话来了，她胸口在吃力地起

伏，嘴唇拼命地吸气，仿佛在急喘似的。

“你为什么不答话呀？我在问你！”

“因为……因为，大叔，我若是出嫁，年纪还太小，可是您……”

“我明白，你想说，我配你嫌老了。不错，不错。可是要知道，我就是那么做了以后，也不过是给你当爸爸呀，小傻瓜。当了你的爸爸，就会来照应你，你想要爱谁，就可以去爱谁，我不过把我的名字给你加上就是了。认真说起来，我不过给你作个牺牲品罢了……喂，同意吗？”

他们默默无言地又走了几步，到克里维尼家的院墙跟前住了脚。阿波尔卡似乎觉得，那死去的克里维尼大婶的鬼魂总是跟她并排走着，就在她左边，还发出轻微的沙沙声。

“哦，怎么样啊，同意吧？”克里维尼趁老太婆库比克开边门的当儿，迫不及待地又问了一遍。“你怎么来回答我呢，阿波尔卡？”

“让你看看‘怎么样’！”这姑娘高叫一声，表现出意想不到的坚决态度，把手从克里维尼肘弯里抽了出来，拼命地往黑暗里跑去。笃，笃，笃！——一双小鞋在石子路上响起来。

顷刻间，文书惊讶得说不出话来，但他马上省悟过来，追上去喊道：“站住！站住！”后来眼看这姑娘是不会停留的了，也就跟着她跑起来。

可是，又肥又大的裤子挺碍事，穿着它跑不了多远。克

里维尼跑了一阵，就得停下来缓缓气，并且为了稳住阿波尔卡，在她后面喊道：

“我是开玩笑啊！真的，我只是开了个玩笑。回来，我的一朵花儿！”

然后他又跑起来，跑累了，他又喊：

“相信我，这是闹着玩儿的，说真的，我是开开玩笑啊！”

可是黑暗把这姑娘吞没了，哪里也看不到她那苗条的身材，哪里也听不到一点声息。谁知她跑到哪儿去了！可也许她藏起来了，躲在门里或是篱墙边。

“阿波尔卡，上我这儿来！”文书又在喊，每喊一声，还静静地听听回声，然而回声却是石沉大海。只有一次得了个回音，那是彼得·特尔诺夫斯基院里的大公鸡幸灾乐祸地搭了个腔：喔喔喔！

* * *

这天夜里，市议长布拉奇新康的卫兵雅诺希·列别尔尼克出去打水獭。他碰到了躺在瓦格河岸上人事不省的阿波尔卡。他往她脸上喷了一口水，姑娘一苏醒过来，就央求他让她跳到瓦格河里，可是列别尔尼克不答应，对姑娘说：

“我可不能让你去投河，因为我是个虔信基督的天主教徒，我信的这个教就不许人家去自杀。也许，你认为我是个新教徒吧？不是，不是！所以还是跟我走吧。当然，我宁愿带只水獭回去，不过这也不错啊。怎么？不去，你说呢？哼，咱们倒是瞧瞧！你知道跟你说话的是谁？我是列别尔尼克，

替公家说话的！”

他硬把阿波尔卡带到了市议会，给她设了个床榻，拿来其他卫兵的几件大衣，安排她睡了。

第二天早晨，由于赶集的日子快到了，市议长上衙门特别早，他拿着那根银头手杖踏上楼梯，敲得笃笃直响，好叫大家都听见谁来了。他一走进办公室，一看沙发上躺着个人，大吃一惊。也许是哪个文书，不要脸的，喝醉了吧？可是他再来看个分明，却得出了结论：上帝给人间还没有制造过这么漂亮的文书呢。但见那露出在当被盖的军大衣外面的湿漉的花布裙子，和那安闲自在地叠在沙发上的一双线条匀称的细长小腿儿。房间里充满了干干净净的姑娘身上的香味儿，好象是热腾腾的鲜牛奶气息。

布拉奇先生按了按铃，等列别尔尼克应声而来，便悄声问道：

“呃，这躺在我沙发上的是谁呀？我没敢去惊动她。”

列别尔尼克告诉议长说，那是已故医生特尔诺夫斯基的女儿阿波洛尼雅，他是在瓦格河岸上遇到她的，这姑娘上那儿投河去了。

议长良心发现了：

“当初我们看待她的命运有点儿马马虎虎了。”他嘴里咕哝了一阵，又来夸奖列别尔尼克。“列别尔尼克，你真行，把她救起来了。哦，来支雪茄烟尝尝吧！”

他说着，就把烟盒子掏了出来，可是偏不凑巧，里面一根廉价的烟都没有，既然说出了口，也就只好请这卫兵抽一



支哈瓦那出产的烟了，因此在递过去的时候，他还加了个注解：

“这样的烟连国王都不常抽。”

说话的声音把阿波尔卡吵醒了，这姑娘睁开了眼睛——一双含情脉脉、光彩照人的大眼睛，笑眯眯的，爽朗得正象这清新的早晨。她脸上略微泛着红晕，就象是那睡在海里的阿佛洛狄忒① 正在起床。原来这姑娘也被那波涛般一浪又一浪的甜美的梦摆荡了一夜，在梦境里似乎觉得那个阴沉沉的“昨天”已经过去好久好久了，所以乍一醒来，脸上还保持着刹那间的微笑，但当梦境完全消逝以后，那“昨天”忽地又跟“今天”接上了，阿波尔卡哇的一声哭起来。

布拉奇坐到她那沙发上，开始亲切地详细问她近几年来的生活状况。阿波尔卡毫不隐讳地向他和盘托出，这位正直的老人既觉得不胜感慨，又觉得十分可恼。

“不要紧，”他安慰她，“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我千方百计要在今天就给你找个规规矩矩的人家安顿下来，在那里你会过得好好的。你会干些什么吗？”

“谁也没教过我。”她忧虑重重地答道。

议长出神地挠了挠后脑勺，就拿起了帽子和手杖（这是他每逢去办急事时的一套装备）。

“在我没把这事安排好之前你暂且就在这里待着吧。列别尔尼克会到咖啡馆里去给你要一客早饭来，我就去给你

---

① 希腊神话中爱与美的女神。

找个地方，哪怕得跑遍全城也罢。”

市议长沉浸在思索中，设想着种种办法，大踏步向巴扎尔广场走去。饭店里靠窗的那些客座上坐着几个公务员，还有布杰青驻军当官的全班人马，在那里大喝啤酒。驻军长官一见布拉奇就跟他打招呼。于是，老人就向少校诉起苦来，说在他那市区里发生了一件多么悲惨的事：一个挺好看的姑娘差点儿没投了河，现在得给她找个安置的地方。

“若是我有家的话，”布拉奇说，“我就把她收留下了。”

可是还没容他说完，忽然从布杰青那面向巴扎尔广场跑来一大群孩子、妇女和男子，夹杂可怕的喧闹声，拼命地喊着：

“俄国人打我们来了！”

“你们是疯了吗！”市议长向他们大声喝道。

“敌人接近了！”卫兵跑来报告，“大军逼近城市。”

这时候，管钟楼的老头儿巴尔·赫鲁勃巧敲起警钟来了。

布拉奇气忿忿地向他挥了挥手帕，叫他马上停止敲钟，接着就来骂这些“逃难的人”：

“你们真不害臊，蠢家伙！一块儿瞎起哄。”

可是，广场上陆续来到的人愈来愈多，有的人还背着大小包裹的衣物。人群里时常可以看到蓬头散发、哭哭啼啼的妇女，饱受惊吓的儿童，手拄拐杖举步艰难的老头子。沿着通往布杰青的大路撑起帐篷、摆出摊子来卖粗布、糖果和

钉鞋掌的买卖人都急忙把货物装进箱子里，上了店门。

“您亲眼看看吧，议长先生！”一个人指着那遮天盖地的烟尘喊道。这时烟尘里已经现出一个骑在马上驰骋的穿着匈牙利外衣的汉子，他手上执着一把明晃晃的马刀。在他后面，还有个骑马的，打着旗子。跟着又是黑压压的一长串人，看起来象长得没有尽头似的。远处传来炮车行进的滞重响声。

驻军长官忽然叫道：

“这准是我那本家伊希特凡·朋格拉茨伯爵带着他的军队来了，要不是他，让雷殛了我！”

# 第三章　人　　质

可不是吗，正是他。跟在后面的是他的军队，五光十色，格外威武：战马踏着优美的步伐，沉重的大车滚滚而来，矛头、雕鞍在阳光里闪耀，鼓点子一个劲儿地敲，那远近驰名的拉普赫尼亚的喇叭吹得直响。

这一切都显得庄严宏伟，威风凛凛。只是挂在炊事车两旁的那几块板油，给太阳烤炙着，带来了不可弥补的损失；晒化了的油脂顺大车两旁往尘埃里淌，流成两条相等的长带，给军队由涅杰茨到若尔纳所经过的全部路程打上了记号。

朋格拉茨伯爵来到饭店门前，给布杰青的驻军长官来了个举刀礼，那驻军长官老远就在向他招手了。

“伊希特凡，上哪儿去呀？”少校挺高兴地喊道。伯爵举行军事演习他并不觉得奇怪。不过确实也有些纳闷：伊希特凡怎么把他的军队带到若尔纳城里来了。

朋格拉茨伯爵勒住那匹乌黑的高头大马，扯起刚毅的嗓门，恰好符合一位怒发冲冠的英雄身份，把那亮晃晃的马刀威风凛凛地指向远处一片青山——左伊莫斯基山区，——说道：

“去攻打别斯捷尔采城，老弟！”

“你说的是什么?!”

“不消灭这座城决不回头。我要叫它片瓦不留！还要叫人在地上撒盐，好让它寸草不生。”

驻军长官当真着慌起来，因为他跟伊希特凡伯爵交情不错。不过他没露出惊异的神情，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捋了捋两撇长得象鲶鱼须似的黄胡子，说道：

“哦，这事可真不小。可你为什么对别斯捷尔采城生那么大的气呢？”

“他们欺侮了我，欺人太甚，”伊希特凡伯爵回答说。“这里面还有一段情节。”

“怎么？还有一段情节?!真的？”驻军长官为好奇心所驱使，高声叫道。“那你就停一会儿，咱们来喝一大杯啤酒。你说说，别斯捷尔采城怎么得罪了你。”

伊希特凡伯爵把马刀插进刀鞘，跳下马来，吩咐副官柯瓦奇先生说：

“老弟，打马顺着队列跑一趟，把我的命令传下去：让他们休息一会儿。可是，我们来到的既然是和平城市，就不准要战利品！什么都不许动！俗语说得好：不拉他的牛，不牵他的驴，不拿他的任何牲口。”

伯爵发布了命令，就来同各位军官和市议长布拉奇握手言欢。这布拉奇原是他的老朋友，所以他又一次使布拉奇相信：若尔纳城决不会遭到任何损失。他跟市议长两人打头，其余的人也都跟着，往这饭店里的一个特设房间走

去。那在最后一辆辎重车上打了半天瞌睡的斯塔尼斯拉夫·普鲁仁斯基，用那双鹰眼把到此以后的全部经过看得清清楚楚，断定饭店里好节目还在后头，就也不心疼他的腿了，急忙跑来凑趣。不大工夫，涅杰茨寨的卫戍司令柯瓦奇回来向伯爵报告说，他的命令已经传达到部队了。在“特设房间”的门槛上他让布杰青的驻军长官耽搁一会儿，悄悄向他耳语道：

“大人，您劝劝我们老爷放下他这瞎胡闹的打算吧！我的老天爷，你怎么会单让人想起这么一招儿来了呢！我们一到那别斯捷尔采城，还不是叫人家给一网打尽，直截了当地送到布达佩斯去进疯人院……”

“我本来就为这事伤了半天脑筋，柯瓦奇先生。呃，不要紧，总能想出个办法来的！”

他们随后就跟着大家走进了“特设房间”。这是一间宽敞的房间，当中放着那张独一无二的大桌子。饭店老板包格丹·雅果维奇是个亚美尼亚人，一张青铜色的油光光的脸，胡子朝下抹着，有些象被人浸在树胶油里的耗子。他在饭店门上请人写了几个大字：“仕宦酒家”。

雅果维奇为人富于创造才能，仅就这一事实来看，也就可以证明，他打破饭店里张挂国王加姆勃利努斯①（所有国王中最平易近人的一个）肖像的传统，叫画匠在墙上画了一

---

① 加姆勃利努斯是神话中的弗拉曼特的国王，被称为啤酒的发明者。

张他亲爸爸的像，手上拿着一大杯直冒泡的啤酒；如此一来，这位酒家老板就硬叫他那老父亲一下子完成了两项使命：作为一位可敬的老前辈来当饭店的装饰品而使晚辈们赏心悦目，同时以其淋漓尽致的描摹来引人倾心于少雅果维奇的啤酒，从而促进爱子的财源茂盛。不过，这位已故的雅果维奇先生既然生前是若尔纳著名的商人，他儿子就叫画匠把这位前辈画得使人一看就知道他是交易场中人。这个肖像的作者毫不费事地就解决了这一难题，他画了个老头儿，脖子上挂着天平，跪在一张空白票据上。看来，这位画匠也真算得是巧于运思了。

可是，这位普鲁仁斯基的才智比他却更胜一筹：在等啤酒的当儿（这时雅果维奇看见一帮显要人物来到，对堂倌们喊了一声："拿顶新鲜的！"），他跳到椅子上，好够得着那高高涂抹在墙上的雅果维奇先生的遗像，然后掏出铅笔，在那张空白票据上批了个："照付。斯塔尼斯拉夫·普鲁仁斯基。"

在场的人都哈哈大笑起来，他这一招逗得伊希特凡伯爵比谁都高兴，笑得流出眼泪来。等新鲜啤酒拿到，他已经是高高兴兴地谈起那目前隐藏在别斯捷尔采城的艾斯捷拉和少别亨齐男爵的逃走经过了。只因别斯捷尔采城不肯交出逃走的人，所以他伯爵决心去惩罚这个城市。

朋格拉茨说得有声有色，以致使人不能不为他的出师胜利而干杯。然而啤酒不过是一种解渴的德国饮料，用它碰杯那怎么行呢！来吧，咱们要红酒！雅果维奇的酒窖里

有的是瓦古依赫依的名酒！

紫红色的酒直冒泡，下肚以后谈话越发畅快了。

“哎咳，艾斯捷拉这个坏东西！可见所有的女人都是一路货！”驻军长官接着就大谈其关于女人的故事。这个题目本来是说不尽的，一经这位少校先生谈起来就更是无休无止了。伊希特凡伯爵顶爱听他这位本家早年还在当大尉时的那些杰作。特别有趣的是他在威尼斯时干下的那桩好事：这年轻的浪子一听到公爵夫人香闺门外那戴上了绿帽子的丈夫的脚步声，连衣服都没穿好，光着脚丫子从窗户里跳出去，一下子就跳进了格兰德运河。①能够想象得出这个情景的，只有……唔，只有意大利的天老爷。

这个故事虽然让这些军官和伊希特凡伯爵都听过许多回了，可是仍然受到大家欢迎，那普鲁仁斯基听了简直高兴得不得了。

“妙哇，妙哇！”伊希特凡伯爵喊叫着，跟驻军长官碰杯。“你年轻的时候真调皮呀，我亲爱的本家！咱们可还得听听你跟布拉契斯拉夫的那位夫人的一段艳史。”

“不，不，有议长先生在座我不敢说，我不好意思！他那头白发……”驻军长官捻着八字胡，推托起来。

“得了吧，老兄，”伊希特凡打断了他的话头。“他也乐意听。对吗，布拉奇？”

市议长含笑表示同意。

---

① 原文为意大利语。

伴随着碰杯声，酒瓶渐渐地浅了，兴致却越发高起来，过了不大会儿，伊希特凡伯爵走到窗口，对一个士兵嚷了一声，叫拉普赫尼亚的乐队上这儿来。

布杰青的驻防军长官趁这当儿向布拉奇侧过身去，冲他耳朵悄悄地说：

“不管怎样，也得把他灌醉了。我有个绝妙的办法。”

市议长那双老老实实的猫也似的蓝眼睛向他丢了个眼色。

“先生们，怎么样，咱们到底还得听听关于布拉契斯拉夫的那位夫人的故事吧？”

“是啊，是啊，得听听！”

“包格丹，拿酒来！给士兵们也送一桶烧酒去！唔，现在也就可以来说故事了。”

“让我先点支烟吧。哦，现在一切都弄得妥妥帖帖了……是这样的，我们驻扎在布拉契斯拉夫，这已经记不得是哪一年了，当时我是个年轻勇敢的骠骑兵。普鲁仁斯基，对吗？他早在那时候就知道我了……而且很想跟我拉交情，因为我有的是钱。我当时住在一个有声望的人的房子里，我要是没有记错的话，那就是一个叫什么文科齐先生的家中。这个倒楣鬼在税务局干差事，他有个年轻漂亮的老婆，优优雅雅的象一只羚羊，长着个朝上翘着点儿的小鼻子（告诉你们吧，长叭儿狗鼻子的总是叫人沉不住气）。不过，挺规矩，挺纯洁，羞答答的，简直就是圣母。我在这户人家已经住了几星期，可是很少看见她，即使见了也不过是转眼工夫；

在我身边一晃就没影儿了。我一跟她打招呼，她便点点头，眼皮一耷拉，就走了，好象怕我跟她攀谈似的……所以过不多久我也就不再打她的主意了。有一回我上维也纳去。在火车上有一位太太跟我同房间，那真是所谓徐娘半老，风韵尤存。干脆说吧，正是巴尔扎克所描写的那样一个女人，年纪在三、四十岁，有着极其丰富的生活经验。亲爱的朋友们，你们想象一下吧，我立刻整个儿掉在情网里了。这不是闹着玩的，因为那些年有多少女人缠着我，象苍蝇钉着蜜似的。你还记得吧，普鲁仁斯基？”

“往下说，往下说吧！”

“我向她献起殷勤来，怎么也不泄气，越来劲头越足。起先她倒也没表示反对，甚至有两回还飞回媚眼来了，可是后来她看到我不是在开玩笑，就提醒我，叫我别白费工夫了，因为她有个情人在维也纳，她现在正是上他那里去。说到这儿，她竟会那么巧妙地调转话头，谈起家常来，叫我一下子冷了半截，到现在我还感到纳闷。她问我叫什么名字，对布拉契斯拉夫这个地方满意不满意，住的是哪家房子。我说了我的名字，并且告诉她，住在一个姓文科齐的家里。‘在文科齐家？’我这位旅伴惊奇地高声问道。‘原来就是有个挺好看的主妇的那一家。’‘好看有什么益处哇！’我生气地回答说。‘那简直是个圣人，难道能跟她谈情说爱不成！’这位太太瞧了瞧我的眼神，笑了起来，说道：‘您倒是试试啊，大尉！’我摇摇头，意思是说，怎么试也是白费劲，可我的旅伴脸上一直露出狡黠的笑容。当我们下了火车，来到维也

纳站台上的时候，她悄悄地冲我耳朵说：‘对文科齐太太，我比你更熟。大尉，那就是我的亲女儿！’”

“这故事真叫人心荡神怡！”普鲁仁斯基狂喜道。

“我的朋友，你简直赛过卜伽丘①了！”伊希特凡伯爵笑得格格的说。

“是啊，可是[illegible]有下文呢？”几个军官要求他们的长官说下去。

少校喝干了杯里的酒，把两撇长胡子捋整齐。他那双亮闪闪的眼睛忽地暗淡了，似乎这句不成体统的话压熄了它的火焰，他把一只宽大的手掌往胸口上一放，彬彬有礼，然而带着责备的语气，驳斥军官们的请求说：

“先生们！我是个彻头彻尾的正经人！”

单凭这正经人就又得碰杯，紧跟着，伯爵一声招呼，拉普赫尼亚的乐队就奏起拉科齐时代的一支著名的歌曲来，歌词是用匈牙利语和斯拉夫语混合编成的：

当年我是拉科齐的十字军，
足登摩洛哥红皮靴走东闯西。

在欢乐的气氛中，大家不知不觉的，半天光阴就过去了；这时候，老爷们也饿了，士兵们也饿了，卫戍司令柯瓦奇报告伯爵说，军[illegible]了。

“把军队带[illegible]去，在树林子里找块大空场，让他们埋

① 卜伽丘（1313—[illegible]），意大利作家，著有《十日谈》。

锅造饭，卸下一匹套车的驴来，那就是给你们的肉！”

军队向瓦格河开去，到那香蒲丛生的河岸上扎下了营，升起火堆来。老爷们就留在饭店里用午饭，饭后打开了话匣子，男子汉的风趣话滔滔不绝，特别是当老爷们喝过一杯酽酽的咖啡，点上一支经雅果维奇先生“高尚化”了的雪茄以后，那妙不可言的醉意便渐渐地淹没了人间的一切忧愁苦恼。所谓“高尚化”，那就是说，雅果维奇一直收买年轻的莫捷希茨基老爷家的哈瓦那雪茄的空烟盒，每只花一角钱，把这些多年沾着哈瓦那烟草幽香的盒子装上土制的廉价雪茄，好让它吸收一些盒子里的香味儿。（也只有这位亚美尼亚人才想得出！）

若说“醉”可以埋葬种种现实的苦恼，那雪茄的烟雾便是艺术家的化身，它给人画出如花似锦的前程美景。因此所有的人的兴致已经达到了高峰。普鲁仁斯基脱掉骠骑兵上衣，穿着贴身汗衫，身轻如燕地跳起“波德扎布奇基”舞来。驻军长官鼓励他的部下说：

“嘿，加油吧，兄弟们！”

他可也没忘了一个劲儿说笑话，使伊希特凡伯爵开开心，闹得伯爵终于觉得象在自己家里一样了，甚至饭后叫人把“金库”搬了来，探身窗外，开始把一捧一捧的铜币向过往的人们撒下去。他到这新地方来作这种游戏比在寨子里效果更好，因为“仕宦酒家”窗前空地上到处长着茂密的荨麻和荆棘，看那帮穷小子们不顾荆棘刺痛，在地上爬着找钱的场面，至少是颇有兴趣的。

市议长布拉奇和驻军长官见朋格拉茨伯爵这时候心里分外痛快，便非常委婉地劝他不要去毁灭那于人有益的工矿城市了。他们说道，为了个小家子的丫头，难道值得让一位尊贵的大地主带着军队跑得老远？为了艾斯捷拉，竟要跑到别斯捷尔采城去流血牺牲，还要破坏甚至毁灭那个城市，有什么意思呢？又不是一件什么宝物，象这么个耍把戏的娘们儿到处都有。

可是，伊希特凡伯爵仍然坚持己见，对他们的这些理由讥刺地笑笑，直摇头说：

"我并不是需要艾斯捷拉。我就瞧不起女人。我有生以来就没跟任何一个女人接过吻，从来没有爱过她们，先生们，因为世界上已经丧失了最后一位伊洛娜·兹利尼① 那样典型的真正的女人。不过，对我的权利，我可不能让步，我要用血洗去我徽号上蒙受的耻辱。我应当惩罚别斯捷尔采城！"

哪个理由市议长和驻军长官没有提到！他们向伯爵分析利害说，若是别斯捷尔采城实力雄厚，那伯爵的威名就要扫地了，并且让他考虑，朋格拉茨家的荣誉会因此而遭到多大的损失。除此以外，聪明人总不能跟混蛋一般见识。

布拉奇跟少校劝了他好半天，一个比一个说得更中肯，

---

① 伊洛娜·兹利尼（1643—1703），费连茨·拉科齐二世的母亲，因对奥地利元帅卡拉菲的军队进行了三年的抗战，英勇地保卫孟卡恰（今为穆卡切沃）而著名。

结果说得朋格拉茨不言语了，也不再来反驳他们了。他们正在寻思，伯爵已经无话可答，开始向他们的劝告低头了。可是仔细一瞧，哪晓得伯爵干脆睡着了，谈了半天话累了。再说，酒也喝得真不少。

“好执拗，”布拉奇说。“咱们未必能说出个什么名堂来。”

“我告诉你们吧，咱们要是拦不住他出征，那就要出事了，”驻军长官把普鲁仁斯基也邀来商量，在大厅角落里唉声叹气地说。“先生们，好歹得想出个办法来。咱们应该不管怎样也采取个措施，说不定一下就能成功！”

布拉奇不敢相信地摇了摇头，说道：

“这事就交给你们了，先生。我呢，一来，反正也不会出什么主意，再说，也没有你们那么清闲，我还得找地方安顿这没爹没娘的小姑娘。午饭我已经打发人送去了，这会儿该给她找住处了。在这小城市里当议长真没劲，还得带打杂儿。少陪了，先生们！我一会儿就回来。”

布拉奇先生迈开两条短短的肥腿，他满面红光，笑盈盈地晃出门去，走遍富裕人家，挨门介绍阿波尔卡。直到傍晚，他才回到饭店里，又恨又恼。军官们仍然坐在那里喝酒，伊希特凡伯爵还是没有醒来。

“嘿，怎么样，成啦？”驻军长官问道。

“哪里！不过是白跑腿罢了。这里不成，因为给孩子们作伴儿嫌大，那里又不成，因为干活儿嫌小。库尔卡律师那里正在给他女儿罗扎找保姆，可是阿波尔卡人家不要，因为

早先这俩姑娘是朋友，卢比老爷家也拒绝了，说是阿波尔卡太漂亮，他们家的男孩子已经开始在追求姑娘了。第五家，到了久利·斯特罗卡那里，不行——老婆爱吃醋。第六家，又不行——丈夫太轻佻。这苦命的孩子！上帝竟叫她长得这么好看来惩罚她！”

“干脆一句话，就是你没能把她推给任何人。”驻军长官直截了当地说。

“可不是吗，一概拒绝了。”

“嗯，那倒是万幸！”

“这是怎么说的？”

“我们需要这个小姑娘来完成我们的计划。”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少校把布拉奇叫到隔壁房间里去了。

“刚才你出去的时候，我们在这儿想到一个绝妙的主意。这普鲁仁斯基真是一把好手！不管怎样得挽救伊希特凡，也就是得让他回去。不过，我知道他那骄傲的性格，若是别斯捷尔采城不派个讲和代表团来迎接他，同时在没有把艾斯捷拉送来之前，另外弄个姑娘代替，留在他寨子里作人质，那他是决不肯同意的。”

“是的，不过这是不可能的事啊！尽管伊希特凡是个疯子，可是别斯捷尔采城暂时还清醒着呢。咱们到哪儿去弄别斯捷尔采城市政府的代表团呀？”

“你说，哪儿去弄？再没有那么简单的了。我保证今天晚上把代表团弄好。”

布拉奇瞪大眼睛说：

“即使别斯捷尔采城同意搞这么一套，反正代表团晚上也赶不来。”

“那就是我的事了。晚上十一点钟准到这里。”

“别斯捷尔采城的代表团？”

“虽说不是别斯捷尔采城的代表团，那不一样管用吗！？”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你哪儿去弄代表团呀？”

“简单得很。我找连盖菲剧团经理去订个代表团来，凑合上五个人，总共只花二十五福林就会把事情办好。当然，也可以只雇三个唱戏的：一个捧上一托盘草，一个捧土，再来一个说话的，也就行了。不过总还是弄上五个人好，另外还要个‘人质’，那就是阿波尔卡。”

“不行，不行，阿波尔卡我可不给！”布拉奇被触到了痛处，叫起来了。“那对这苦命的孩子太无情了。”

布杰青的驻军长官气得把手上一支不爱冒烟的劣质雪茄往墙上一摔，看来，那“高尚化”也没帮上忙。他一把抓住了市议长的礼服扣子。

“你听我说，布拉奇，你干吗那么别扭哇？不给，不给！你想想看，她在伊希特凡那里真是在基督怀里过日子！你不是不知道，伊希特凡是怎样个人，那真是循规蹈矩，心地纯洁，孩子将来一定吃得饱饱的，穿得好好的，他会教育她，甚至还会好好地给她找个丈夫的。他会象保护眼珠那样保护她。难道他会让交战对方的人质出什么事吗？”

“事情倒是这样，”布拉奇犹豫起来。“不过，怎么说他也是个疯子呀，疯子是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的。”

驻军长官摇摇头说：

“他一点儿也不疯，就是有一股子狂气。不是有好些上岁数的女人总想显得年轻些，想来想去也会想成一种狂病的吗？伊希特凡也就是因为祖先过去的光荣和生活方式使他着了魔，种种的狂想在支配着他的行动。咱们对这个问题虽是外行，可也有些见解，我就给你举个例子吧：十字军远征以后，这类战争的思想、气势以及狂热感象流行病似的一下子传染遍了全欧洲。在亚亨风行‘圣维特舞’的时候，一传染就是几百人。凡在当年不是时髦就是广泛流行的东西，到了我们今天也不能认为那是疯狂。所以你不用害怕，伊希特凡不是疯子。”

“哦，好，好，”布拉奇笑道，“你算把我说服了，我就承认他不是疯子。可是你还是什么也赢不到手。因为现在恰巧相反，我倒要怕他不疯又不傻了。要知道他若不是个傻瓜，那他早晚会懂得我们在哄他。”

“他不会来计较这个的，有狂病的人都是这样的。例如一个偷窃狂的人。人家若是把他偷来的东西夺了去，他毫不在意，因为他重视的不是所偷的东西，而是感觉到自己在偷东西的那一刻工夫的享受。劝他，他是不会听的，有机会还要偷。不过若是有人妨碍他偷东西，即便事后他知道了，也并不生气。我认识别斯捷尔采城的一位主教，他母亲就患偷窃狂。虽然老太婆明明知道，所有的铺子都经主教打

过招呼，让她敞开偷，过一个钟头偷来的东西又都归还商人，她还是一个劲儿的偷，好象有一种不可思议的力量推动着她去做似的。现在推动着伊希特凡去攻打别斯捷尔采城的也正是这种奇异的力量。”

“少校，你真说得头头是道。我也没有什么可反对的了，可是我不负任何责任。”

“那不要紧，责任由我来负。否则咱们若是让伊希特凡到了别斯捷尔采城，那可怜虫会叫人家象来杯啤酒似的儿咕嘟就收进疯人院里去的。咱们还有什么别的法子能拦住他呢？跟他讲道理，他听都不要听。那就顺着他的话来跟他试试看。”

“派代表团去表示归顺吗？”

“正是这样。我说老头儿，你呀，这就回去把你那好阿波尔卡教上一教，教她该怎么行事。还得给她打扮起来，自然是穿白的，挂上那代表各民族色彩的绦带。”

“我可上哪儿弄白衣裳去呀？”

“这就不用你发愁了。一切都由普鲁仁斯基去办。嗬，这家伙可真老奸巨滑！噢，他现在已经到戏园子经理那里去了，正在跟他谈判怎么演这台戏呢。”

*　　　*　　　*

且说美丽的别斯捷尔采古城哪里会想到这面临的危机（也许它还是听我头一回说的），当它坦然地在静静的加拉姆河滨炫耀风姿，欢乐地笼罩在金晃晃的落日余辉里的时

候，斯塔尼斯拉夫·普鲁仁斯基就把为了挽救它而可能办到的一切都办好了。(上帝对于陷入灾难的人们总是念念不忘，到了必要的时候就给他们派来朋友。)

这个走江湖的戏班子经理艾列美尔·连盖菲早先叫沙穆·纳夫拉契尔，是个爱好冒险的人，若说让他参加一个什么巧计安排的圈套，那他贴钱都干（若是他有钱的话）。因此普鲁仁斯基一提要他扮个别斯捷尔采城的代表，他就高高兴兴地满口答应了。可是他仔细一想，觉得这件事除了一切花销以外，还可能捞些油水，便戴起夹鼻眼镜，皱皱眉头，问道：

"怎么，你们有什么台词儿吗？"

假使普鲁仁斯基跟他说，有台词儿，那他就会马上提出："哦，这可差劲了，因为台词儿得背，这是一件麻烦事，价码儿就高了，得给那四个演员的钱：我们这儿给每个演员都是预先定好了份子的，就得按份儿拆账呀！"

可是普鲁仁斯基是这样答复他的：

"没有台词儿，要那个干什么？总共才几句话，只要说，别斯捷尔采城请胜利者恩准投降，并请求宽恕，在逃跑的姑娘未捕到之前，市长提议暂且用另一个姑娘来给朋格拉茨作人质。"

连盖菲把眉毛扬到了脑门子半中间。

"这么说来，没台词儿了？这更加差劲，因为还得现编。若是有个台词儿……除此以外，还得给他们四个演员的钱，因为我们这里每人的角儿都是按份儿拆账的。"

"可是其余的四个演员连一句话都不用说呀！他们扮作市政府的人员，不言不语地把水、土、草和一个姑娘交给朋格拉茨伯爵就得了。"

那个短小精悍的人露出激昂的神气，双手朝上一举，说道：

"您怎么了，老天在上！再没别的可说了。您干脆就是不懂怎么叫唱戏的。啊，我要是跟我们的人一说，你们扮演的是一句台词也不用说的角儿，那他们就凭这个侮辱也能立刻把我打个半死！您不知道，这些人有多么骄傲呐，简直骄傲得厉害！我凭着朱庇特①发誓，我得给他们每人五福林，要不然我的性命都难保！再说道具也得付些钱哪。"

普鲁仁斯基听得一肚子气，说道：

"别装糊涂，连盖菲，您干脆说，想要什么？道具！让人笑掉了大牙！土、草和水，照您说都是道具？连盖菲，您比个讼棍还不如！再说，您也真蠢，因为您寻思碰上个傻子了。那就让您知道吧，我当年也跑码头唱过戏，您再仔细打量打量我！"

连盖菲疑疑惑惑地对他注视了一会儿，惊异得叫了起来，跑上去搂住普鲁仁斯基的脖子。

"可不就是！拉斯洛·塔尔恰伊！朋友，要不是你自己说了，鬼也未必能认出你来。真是，咱们离开依奥热法·巴塔基剧团已经有二十年啦！从那时起阿里比奥恩上空也不

① 朱庇特，罗马神话中的主神。

知飘过多少阵乌云了。你我之间隔着一片大海，就因为你那满脸的络腮胡子。依我看，原来你这些年留起胡子来当老太爷了！我可还是那么窝囊。整个世界上再没有象我这么窝囊的了……”

“哎，好了，好了，老太爷，”普鲁仁斯基一面说，一面摆脱连盖菲的拥抱，不过总算跟他你我相称起来。“咱们还是来谈正经事吧。你倒是干不干啊？”

“当然干，不过有一定的条件。”

“那还用说，咱们瞧瞧，倒是有哪些条件？”

“要不是问题复杂，我们得把一个可怜的孤女送给朋格拉茨当人质，我就大大地让步（难道照规定这种场合是言不二价的！）来廉价扮演这幕喜剧了。临到这种关头，人心里总会有些动的。一个人多少总有点儿良心。不错，我并不认识这个姑娘，可是一想到她，心里就难过。就不能另找个女的来替换她吗？”

“你说找谁呀？”

连盖菲思索起来，用手指揉了揉他那长满硬胡碴儿的尖下颏，把小眼睛一闭，谦恭地建议说：

“呃，哪怕叫我老婆去呢。”

普鲁仁斯基跳了起来，一脚踢开刚刚坐下去的椅子，打着哈哈，满屋里转悠起来，说道：

“哎呀，连盖菲，你害死我了！宁可照我背上来一下子，也别这么叫我憋死。我有哮喘的毛病呀！啊哈，你这个挂蓝胡子的，啊哈，你这个上绞架的！你这不是想仗着我们来摆

脱你的老婆吗？她多大岁数啦？她长的是什么模样啊？哼，连盖菲，你简直是个强盗！她就算跟你是姘头吧，我还能指望她吗？”

“唉，你本来也知道，咱们的老婆都是啥样儿的。她眼前才三十岁，长得真够动人的，不过……”

“……不过让你讨厌了，你自己又选上了一个吧？我明白，连盖菲！”

“你想看看吗？要不要我唤她？”

他跳了起来，刚刚要喊：“卡捷利娜，卡捷利娜！”却被普鲁仁斯基抢先捂住了嘴。

“别喊，用不着！咱们还是维持原案吧。也许随后我们把你的建议也来作一番考虑。甚至很有可能……不过，暂且讲好还是那个姑娘。那么，你要多少钱呢？”

“五十福林。”

“三十，多一个子儿也不给。”

“不行，说实话，不行！”

普鲁仁斯基握住门把手冲口说：

“去你的吧，给你三十五！”

“四十。”掌班的拍着普鲁仁斯基的手掌，应声答道。

“不行，三十五再多就不能给了。这是布杰青驻军长官委托的事情，再多他是不会同意的。就这样每个演员可以摊上五福林。你呢，还能落个整数呢！再说，还有五福林管零碎开销。总共是三十五。”

“慢着，那保密的钱呢？”连盖菲插嘴说。“谁也不来为

这事白白保守秘密的。再添五福林吧。"

普鲁仁斯基摇摇头，说道：

"保密的钱我们分文不给。明白吗？难道我们是傻瓜不成？一到明天就可以讲这段故事了，讲给谁听都成，谁爱说就说。"

这位前任卫戍司令现任近侍贵族的普鲁仁斯基说过之后，狡狯地笑了笑：他摸得挺清楚，那连盖菲早就有漫天撒谎的盛名，因此他的饶舌也就绝对可保无虞了。连盖菲常常胡说八道，说他在当初演员还没有搭班的时候，常常腰里分文没有，走遍全匈牙利，夏天全靠钻到放牧在草地上的牛肚子底下去吮奶来活命，以致闹得谁也不相信他的话了，现在他只要说什么，谁也不会相信。

普鲁仁斯基跟连盖菲谈妥眼前这出戏的一切细节以后，心情舒畅地急忙来到馆子里。真巧，他赶回来正是时候，伊希特凡伯爵醒来一看，他还在跟前伺候着呢。

太阳已经偏西；雅果维奇的那只时钟里跳出一只布谷鸟来，咕咕叫了七声。

"咳，他妈的！"伯爵一面骂，一面擦着眼睛。"看来是睡过头了。哦，不要紧，夜里行军也许比白天更痛快呢。普鲁仁斯基，去给军队下一道解除休息的命令。"

驻军长官接上就说：

"等一等！慢着，普鲁仁斯基！各位先生，你们应该留在这里，我不能放你们走。"

伊希特凡伯爵跳了起来，跑到角落里抄起他的马刀来，

怒声问道：

“这是什么道理？压制我吗？”

布杰青卫戍司令郑重其事地说：

“亲爱的本家，光荣属于你的师旅！你不要以为我想来妨碍你实现那已经考虑成熟的大事。我不过要提醒你，必须遵守战争惯例和骑士的行为准则。我得到可靠方面的消息，别斯捷尔采城接到关于你军接近该城的电报，马上就派了一个议和代表团到若尔纳来迎你。这个代表团已经起程了，所以你必须等它来。”

大家眼看着朋格拉茨伯爵的脸变了样，变得好象玛捷依科①所画的巴托雷·斯太凡②那张脸似的，神气十足，傲慢得不得了，那眼睛里却现出一种淡绿色的胜利的光采。

“吓坏了，胆小鬼！我就知道嘛。哼，有什么办法，既然战争惯例如此，咱就等他们吧……”

代表团就要来的消息使伯爵不安起来，他好象无形中变了一个人。他活跃起来，一道接一道地下命令，把巴克拉·柯瓦奇和几个队长召来开军事会议。布杰青的卫戍司令也出席了会议，会上说个没完没了（酒更是随倒随添），讨论的是在什么地方怎样来接待别斯捷尔采城的使节。

普鲁仁斯基认为在赫利巧寨遗址所在的那座山岗上迎

---

① 扬·玛捷依科（1838—1893），波兰画家，这里指的是他的作品《普斯科夫城下的巴托雷·斯太凡》。

② 巴托雷·斯太凡（1533—1586），特兰西瓦尼亚的大公爵，一五七六年起为波兰国王。

接代表团顶合适。在景色如画的废墟陪衬下，军队在明灯火把照耀之下显得格外威风；在那里可以把军队布置得使人看起来比原来的数量多得多。柯瓦奇先生从个人的立场出发，建议在瓦格河岸上（就在军队现在休息的那个地方）迎接代表团：火把的光映在波平如镜的瓦格河上，可以倍增光辉。

结果，由于大多数人的赞同，通过了柯瓦奇的建议，理由是：假如这班使节要起无赖来，可以毫不怠慢地把他们扔下河去，所以这个地方顶便当。可是，马上又发生了关于仪式的一系列问题：军队要不要摆起阵来？伊希特凡伯爵接见代表时该骑在马上，还是该坐在树桩子上？坐在树桩子上倒是不错，不过在这种场合树桩子上放一块老虎皮是少不了的。可是哪儿去弄老虎皮？既然没有老虎皮，那统帅还是在雕鞍上来接见使节吧。把一些极其琐碎的问题都经过一番讨论，并作了慎重的考虑，最后的决定是：伊希特凡伯爵到军队中去指挥他们排起队来，自已骑着马站在队列面前。普鲁仁斯基则同柯瓦奇到饭店近旁去接使节，把他们带到野营跟前来。

时间快得象飞鸟似的一掠而过，黑夜已经降临，它娇柔妩媚而又心事重重地悄悄撒下的不是又大又沉的黑色幔帐，而是轻盈的罗帷，透过这重罗帷依然可以看到地上一切美妙的景物：浓阴如盖的树呀，花呀，草呀。

皎洁的明月好似对镜梳妆一般，影儿映在瓦格河浅蓝色的波澜里翻滚不停。沿堤柳树的阴影象是纤细的蛛丝在

水中荡漾，还有那一堆堆的篝火在岸上哔剥作响。有人动一动木炭，火苗儿往上蹿起，顿时暗夜里出现一座座威风凛凛的塑像。大地上空笼罩着异乎寻常的寂静，只是偶尔响起一声马嘶，再就是远处有一只运柴的平底船顺流而下，尾端船桨激荡着水，发出裂帛般的声响，传到这里。

可是，听，响起了马蹄声，但见夜色朦胧中蹄铁下火星子一迸，这是那设置在郊外的一名骑哨急急驰来向朋格拉茨伯爵报告消息：

“大人，使节来到附近了。”

“上马，看齐！”伯爵发出号令。“点起火把来！”

一会儿，全军的步兵、“哥萨克”骑兵，还有炮手带炮车，都在草地上排好了队。伊希特凡伯爵便跨上马去，两个侍童拉着他的马嚼环。

接着黑暗似乎被划成了两半边，别斯捷尔采城的代表团也就出现了。打头走的是个瘦子，动作挺麻利，一张脸被大皮帽子遮住了，露出儿绺花白的头发。他肩膀上胡乱披着一件骠骑兵的大氅。他耷拉着脑袋，大模大样地慢步走来，一柄短短的马刀，怕叫草上的露水打湿，夹在胳肢窝里。

后头跟着两个胡子挺长的老头儿，其中一个拿着一件银器皿（认真说，就是向彼得·特尔诺夫斯基家借来应急的一把茶壶）。另一个捧着个托盘，上面放着一束草（就是那普普通通的野苜蓿夹杂着些杂草）。

第四位使节也是个白发苍苍的老头子（既然别斯捷尔

采城的人都能活这么大岁数，那里的空气真是太好啦！）他穿着狐皮袄，腰里晃着一柄类似军医佩的铜头短剑；可怜这家伙弯腰驼背的，就象他手上那银盘子里盛的不是一点点泥土，而是我们这整个星球。

代表团的第五位成员也还是个满脸皱纹的老头儿。（难道别斯捷尔采城的女人已经七十年没养过孩子了？）

可是，当火把的光落到那位跟第五个老头儿手牵手的苗条得有如杨柳的姑娘身上的时候，这个疑团就无形中消散了。

显然，象这样的美女也只有如此高龄的长老才可以信托。看来，别斯捷尔采市政局里的人真不糊涂！

然而，我的天哪，这姑娘多么好看，她的头发蓬蓬松松、金晃晃的，顺着脊梁溪流般地拖下来，差点儿拖到了地上！那张长着长长眼睫毛的俊俏脸蛋儿却又显得多么悲伤！她那双会使人联想到一头高山羚羊的眼睛里满含着恐怖和准备牺牲的神气。她的衣裳似乎被送来清香的微风飘拂着，着了魔似的发出窸窣声。人人见了这姑娘都心酸。这种场面只有在那些叙述在一片哀伤气氛的城市里人们把公主送去给恐龙进餐的童话里才能看得到。

尾随这一行列的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布杰青的卫戍司令普鲁仁斯基、柯瓦奇先生和那略带醉意的若尔纳市议长布拉奇先生。这位议长一直在亲热地给姑娘打气：

“什么也别怕，阿波尔卡。别胡思乱想。一切都照我说的去做。瞧，事情准会合咱们的拍，那你的苦命也就变好

了。”

伊希特凡伯爵的侍童拉了拉缰绳；那匹青马往前走了几步，又站下了，脑袋一摆弄，尥起蹶子来，闹得地上的碎石子四面八方飞去，落在人身上。

“议员先生们，到跟前来。”朋格拉茨伯爵十分自得地提高了嗓门说，把明晃晃的马刀一比划，表示别斯捷尔采城的代表们可以走过来些，随即问道：“你们找我们有何贵干哪？”

代表们走上前来深深地施了礼。接着那个小老头儿就清了清嗓子，真象是个货真价实的演说家，悲愤填膺地朗诵起一篇用老一套的长短句编成的词儿来：

伟大的朋格拉茨元帅，
别斯捷尔采城的水草土地由我带来
你的威力永无敌，
为示归降献给你。
暂且艾斯捷拉未送还……

“因为从您城堡里逃出去的那位太太我们还没搜着。”那个捧“银”器皿的老头子插嘴说。

发言人气忿忿地回过头去向那老头子叱道：“您沉默一会儿吧，议员先生！”于是便一口气念完了他的词儿：

给您作质另送一位。
啊，这是美的化身！

但求你饶了我们！

他念完之后，就解下佩刀，要往元帅马蹄跟前放。代表团的其余人员也都解开挂刀的皮带，朋格拉茨却做了个手势，叫他们保留武器。显然发言人向他诵读的几句话大大地打动了他那寄情于中世纪的心灵，使他竟由于这个特别粗制滥造地临摹的英雄主义时代的景色而陶醉了。他从小就在狂想中过生活，这却是自狂想以来头一次实现了。啊，可是连这一次都还是以公然作伪的方式实现的！他的心由于胜利的狂喜要跳出来了，一双眼睛在骄傲地上下打量战败城市派来的这些使者，他的视线蓦然落到阿波尔卡身上。这是什么呀？怪物？好象是画在别斯捷尔采市徽上的那个手持盾牌的可爱的姑娘活了。活了，跟代表团的人们在一起站到他眼前来了。这就是她，就是她！只是没有盾牌，背后没有那对安琪儿的翅膀……

"怎么？"他用好象才从梦里醒来似的声调柔和地悄悄反问道，"各位先生，难道你们就没有找到艾斯捷拉吗？"

连盖菲（代表团的发言人，除了他还有谁）又来了个鞠躬到地，答道：

"没有，大人，虽然我们黑夜白天都在找，象打猎时寻找野兽似的。"

"那她倒是躲到哪里去了呢？"

"那就只有天知道了……"

"很可惜，我真想弄个明白，别亨齐这个坏家伙把她带

到哪里去了。”

“我们来搜拿他们，哪怕逃到地底去也要抓回来。”

“如果我完全谅解你们，这孩子是不是还留在我这里作人质呢？”

连盖菲拼命地思索，想找某一出戏里的台词来作答，可是再也想不出合适的来，只好规规矩矩地点点头。

“唔，有什么办法呢，好吧，”伊希特凡·朋格拉茨作了答复，“这回我饶了你们这个城市，把我的军队带回去，本来你们对我派去的人施加的那种不应有的侮辱是该受相当的惩罚的。”

他说着，庄严地慢慢把马刀插入鞘内，跳下马来接受别斯捷尔采城归顺的标志。

伯爵伸手抄起茶壶，尝了尝壶里的水。那里面是些陈腐的肮脏水，因而他只是稍微沾了沾唇，把剩下的泼在地上了。连盖菲胆战心惊地瞧着他：这位大元帅不会想起来把这“银”器皿拿去当战利品吧！他这么一想，头发根子都竖了起来。我的天哪！偏偏气人的是，全世界的文学中竟找不出一句类似的句子，可以引用它来防止这种危险！可是胜利者宽宏大量地把茶壶还给了他，转手拿起托盘里的一束青草来送到他那战马唇边。那滑铁卢衔过草去有滋有味地喀嚓喀嚓嚼起来，一边吃一边摇尾巴。随后就轮到别斯捷尔采城的泥土了，元帅把泥土撒在自己脚下，为了表示战胜该城，还踏上几脚。这时候，离此处不远，在桥头的三门炮一阵大吼，于是拉普赫尼亚的乐队的小伙子们就拼命地吹起

喇叭来。

可是，伯爵到人质跟前去了。姑娘看到那一身金晃晃的元帅走上前来，就象风头上的百合花似的，浑身发抖，把那双含愁的俊俏眼睛一闭，似乎已经断定她生命的最后一刹那到了，偷偷地轻声祷告起来：她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怎么落到了这么个元帅的手里（周围发生的一切她简直莫名其妙），大概元帅马上就要吩咐砍她的脑袋了。可也怪，这位雄赳赳的武夫不但没来欺侮她，反而亲热地摸了摸她的小脑瓜儿，问道：

“你叫什么名字？”

姑娘睁开眼睛，觉得奇怪的是自己还活着哩，偷眼瞧了瞧元帅，看到他一点儿也不可怕，——跟所有的人都一样。她若有所思地把周围扫了一眼，但见神态生动的一群人拿着兵器，穿着五颜六色的军衣，便得出结论：她周围的是许多国王，而她呢，是灰姑娘①，这整个发生的事是一个童话。她这才想起来，人家还在等她回话呢。

“我叫阿波洛尼雅。”姑娘说完，把视线垂下，仿佛叫这么个名字怪难为情似的，接着也照老头儿们的样子行了一个礼。

她鞠躬也有那么深，不过那姿势再没有那么好看的了，再没有那么优雅的了。她屈下左膝去的当儿，系在腰间的罗裙打起令人销魂的皱褶，那掩在罗裙里不肥不瘦的小腿

---

① 法国贝洛童话《灰姑娘》的主角。

儿线条毕露！

“我的小羊儿，你的名字很好听。”伊希特凡伯爵说道。“别害怕，我不生你的气。你为了你祖居的城市来牺牲你自己，因此在我的寨子里是会受到相当尊敬的。”

伊希特凡·朋格拉茨说罢，又向来使转过身去，这班人拿着空家伙，还在那里动也不动地站着，成了个半圆形。伯爵向他们作了个大权在握的手势，郑重其事地说道：

“去吧，把和平和我的好意带给打发你们来的人去！”

朋格拉茨的侍童们这时便献上几杯白酒来，一杯递给伯爵，其余的递给别斯捷尔采城的来使，因为按照排定的节目，他们得喝干“一大杯和平酒”。

连盖菲举起酒杯高声喊道：

“伯爵先生，卫戍司令先生，市议长先生阁下，请准许我祝酒。”

“请吧！”朋格拉茨说。

这位别斯捷尔采城的堂堂的发言人便摆了个剪刀张嘴的架势：两腿叉开，双手向前伸出，接着就朗诵起来：

夜色降临。昏暗遮掩星辰。
一团漆黑主宰着大地。
唯有我这颗热恋亲爱的祖国的丹心
在黑暗里燃烧，象永不熄灭的灯塔。
我热爱祖国的丹心，你好比星辰，
在这夜色深沉的危难时分，在我眼前照耀！

我的水深火热的边区，我在为你苦恼。

只因你那境内的天空，这等繁星太少……①

“……象伊希特凡·朋格拉茨大人这样的人物太少，但愿老天爷保佑他长生不老！”

“好极啦！”挤上前排来的神父喜不自胜地叫起来，差点儿没上去搂那说话人的脖子。

响起了欢腾的“万岁”声。伊希特凡伯爵跟大家碰了杯。

“这说话的真是好样儿的，口才可真不得了！”柯瓦奇先生迷迷糊糊地点头说。

侍童又把酒斟满，这回轮到伊希特凡·朋格拉茨祝酒了。

“我举起这一大杯酒来祝别斯捷尔采城兴盛繁荣，常保平安！”

应声而起的是：“朋格拉茨万岁，万岁！”于是又是鸣炮，奏乐，特地派出一队举着火把、吹吹打打的，把使节送到城市的另一端，这里全军人马便欢跃起来：首先是谈笑、歌舞，接着就是大摆筵席，这一场酒宴与那著名的凯尼耶尔美兹之宴所不同的，只是在那场酒宴上巴尔·基尼希② 一手抓

---

① 引自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的诗《祖国》。

② 巴尔·基尼希（?—1494），十五世纪匈牙利的一位统帅，以勇敢和力大无穷而著称。

着一个土耳其人的死尸舞蹈，而这一次却是玛科夫尼克双手各拿一大块猪油在跳舞。说真的，这比那土耳其死尸的味道强得多。

胜利的陶醉象蒸汽掀起锅盖似的激起了大家的情绪。在这皆大欢喜的氛围里连伊希特凡伯爵都着了魔，他老先生拼命要压过布拉奇先生和他那本家布杰青卫戍司令的酒量；这位坐在篝火旁一大圈人当中的卫戍司令却在一个劲儿的谈他驻意大利时的那些惊险故事，谈他怎么跟女人接吻，女人又是怎么轻佻。

“阿波尔卡，你是小孩子，不要听这些故事，顶好还是去睡吧。在我的车厢里给她安个铺。”

神父也是“好样儿的”，在哇啦哇啦唱世俗小调儿。“哼，就凭这个永远也当不上主教。”费连茨·巴克拉拿炭火上烤的猪油就着酒喝，心里在琢磨神父的事。

难道还能一一描写吗？不过这一桩可不能含糊，顶快活的是那胖胖的红脸蛋儿的卡特卡·克利冉，也就是在征途中跟厨子、神父同坐一辆马车的那个使女。因为在整个阵营中，她是唯一的女性，可以想象得到，当跳舞的时候，她够多吃香，——每个士兵都想跟她跳，哪怕跳一下子都是好的。啊，假使一下子跳上几年，跳这么多舞蹈在她那故乡瓦陵村过二十个谢肉节都够用了。

再说这事也不假，这一晚上顶不快活的是雅诺希·斯里玛克（就是穿着玛捷·察克时代的士兵制服的那一个）。谁都知道，酒里有一条诱人的蛇，他被那条蛇所慑服，同时又

因为有那么一套亮晃晃的军衣，觉得怪不得了，竟敢大胆地搂起那美妙的阿波尔卡的腰，邀她去跳舞。为这事，伊希特凡·朋格拉茨命令给他钉上了脚镣，（活该，斯里玛克，活该！就是一头猫，要是不去拿耗子，而去抓金丝雀，也得挨揍呀！）

真是千言万语也说不尽。不大会儿，星星就昏昏欲睡地眨起眼睛来，拂晓——这位太阳的忠实使者——宣称旭日驾临。朋格拉茨伯爵当时就下令奏进行曲，并特地派"哥萨克"米克洛希·斯特烈巧把胜利的消息通知在家留守的巴穆特卡伊，好叫寨子里等军队一到瓦陵岗，就全寨敲起钟来。

军队开拔往回走了，还是昨天进城时那个队形。只是一匹小马驹已经备上女式鞍具，这套鞍具原是在出兵时朋格拉茨吩咐给艾斯捷拉预备的，这时乘在那匹马上的已经不是侍童而是阿波尔卡了。姑娘满眼流露出悲伤和憧憬的神情，一路上张望着面前掠过的景色，瞧瞧那迎风飒飒发响的玉米地，瞧瞧那长得高高的裸麦，但见麦穗里现出一片片鲜红的野罂粟花。她的小马儿在慢慢地走，她的思绪却似草原上的野马在奔驰。她将会怎样呢？把她带到哪儿去呢？为的是什么呢？

她只知道他们正在向一座寨子奔驰。是呀，可不是么，上寨子里去！阿波尔卡从来还没见过真正的寨子，新奇的劲儿慢慢地就把恐惧挤跑了——她本来就是个孩子嘛！我的天哪，就要看到真正的寨子了！真有趣，那倒是怎么个玩

艺儿呢！是不是跟童话里那长着一对鸡腿或是鹅腿的寨子一样呢？

姑娘忍不住了，激动得用清脆的嗓子一个劲儿问她身旁骑在马上的伯爵的侍童巴尔·拉特基：

“离寨子还有多远呢？哎哟，我真等不得了，简直把我急坏了！”

*　　　　*　　　　*

伊希特凡·朋格拉茨带着一个娇美的人质迎着钟声向涅杰茨寨驰来。巴穆特卡伊忙叫在吊桥前面点起一堆堆祝捷的火堆来，自己光着个脑袋跑到寨门跟前去，用拉丁文向自家老爷说了一套出色的祝词，他把伊希特凡·朋格拉茨比作尤里·采扎利，说：“朋格拉茨伯爵犹如古时那声威所至、望风披靡的伟大元帅，也是大驾一到便获得了胜利，而且比采扎利更胜一筹，因为伯爵连别斯捷尔采城的影子都不用见就能取得胜利。”

伊希特凡伯爵颇为满意，向巴穆特卡伊点头答谢，又向那站在一旁的福尔盖特少校哈了哈腰，随后便进了寨院，纵身下马，走到小马驹跟前，亲手把阿波尔卡抱下马来。

“嘿，咱们到家了，我的‘战利品’。咱们走，我带你去看看你的房间。”

伊希特凡伯爵打了个哆嗦，连忙嚷：“不，不！我不能叫阿波尔卡呼吸这种空气。”

他说着，疼爱地瞧了瞧他的“战利品”，但见那脸颊被清

晨的凉气摆弄得泛出红晕。在朋格拉茨伯爵眼里，这孩子是他胜利的体现。

“你今天睡得少了，我的小宝贝儿，”他亲热地说，便转过身去吩咐管家：“老玛契科，走，向左转，你给我把老伯爵夫人的那些房间打开。”

“那里满是灰尘，大人。”

“赶紧收拾！那末，阿波尔卡，我暂且带你到我那里去。”

姑娘这时已博得了伯爵无微不至的关心。伯爵不时又想到了什么，就上楼去嘱咐一番。

“拿花来，给她房子里多摆上一些花：木樨、玫瑰，主要是木樨……”

老夫人那些陈设得富丽堂皇的巴罗科式的住房看起来象是贞洁的庵堂：窗户上雪白的帷幔，旋转的椅子，上面覆着绸座垫，梳妆台，大量镀金的衣橱，《圣经》典故的画片，祈祷用的天鹅绒跪垫，威尼斯式的镜子；小圆桌上有许多小摆设，夹杂着几本祈祷书，书页里还夹着一瓣干玉兰花（也许每一瓣都是一段美满艳史的纪念）。墙上挂着至少代表四代人的伯爵夫人们的肖像，有金黄色头发的，也有淡墨色头发的。她们都曾经在这里住过，后来便从这个安乐窝里飞到广大无边的世界去了。也许她们的灵魂至今还在这些房间里盘桓。

阿波尔卡被领进来的当儿，她觉得这可落到庙里了。（甚至有一间房子里还设了一座祭坛！）起先她觉得一个人

待在那里有些害怕，可是疲劳占了上风，终于压倒恐惧，不大一会儿，她就睡着了。

朋格拉茨伯爵一个劲儿向那个女仆嘀咕：

"给我小心点儿，蠢货！踮起脚来走。尤特卡，你干什么脚步踏得这样响，象狗熊似的？让我这小战利品睡上一会儿。可怜她累得这个样子！"

傍晚，阿波尔卡醒来，厨子已经把饭送来了，女管家被派定伺候这姑娘，便给她端了进来。

阿波尔卡津津有味地用过晚饭，便走出房去，来到走廊上，站在窗户跟前担惊受怕地望望那黑糊糊的寨墙，望望那空旷的院落里偶尔出现的陌生人。她觉得样样都那么别扭，那么叫人难受。忽然她看到一只猫在北面一座方形的塔顶上爬。阿波尔卡仿佛在哪儿见过这只猫，因为它跟加希巴尔·特尔诺夫斯基家的那只猫一模一样！这姑娘大为高兴，挥起手帕来向它打招呼，那猫似乎也象认识似的瞧了瞧她。

"嗯，你觉得怎么样啊，阿波尔卡？"忽然听到背后有人说话。

姑娘回头一看，跟前站的是伊希特凡伯爵。

"好。"阿波尔卡脸儿一红，犹犹豫豫地答道。

"那你干什么这么忧愁呀？我不乐意看你在伤心。懂吗，我不乐意！"

阿波尔卡乖乖地低下头去，说道：

"我不伤心了。"

"你嘴里说不伤心，可是你的声音还是怪伤心的。也许你闷得慌吧，阿波尔卡?"

"也许是这样。"姑娘随和地回答。"可也许只是因为我乍到一个新地方还过不惯。再说，往后我在这儿孤孤单单的……"

"噢，准叫你不孤单。"伊希特凡伯爵许诺后，过了几天便从附近瓦陵、拉普赫尼亚、波德扎美克等乡村中罗致了八个与她年龄相当的小姑娘到寨子里。随后他又从特连倩把一个女裁缝沙穆艾里·柯特拉尼连她三个徒弟找了来，还定购了两箱子应有尽有的衣料。几个裁缝夜以继日地整整忙了一个月，才把定下的活儿完工。瞧，阿波尔卡的一个"小天地"终于齐备了。

瞧着真逗乐儿，阿波尔卡象个小女王似的在八名小小的女官护送下走出来，到花园里或是寨子前面的广场上去散步。几个女孩子穿的都是一样的衣裳，只是阿波尔卡的衣裳绣得更好看，料子更贵更细密，而且镶着金带。一个女官给阿波尔卡拿着手绢儿，一个拿着网球，还有一个拿着网球拍子。

伊希特凡伯爵现在过的完全是平静的生活，把他的全部光阴都消磨在教养这小姑娘上面了。巴克拉和神父戈路勃轮流教她各种科学。对涅杰茨寨来说，似乎是消停的日子到了。伯爵一心一意地想把他的人质培养成一个德才兼备的姑娘，还给别斯捷尔采城。

"瞧吧，会把这姑娘琢磨出多么好的一块金刚石来!"他

时常说。“别斯捷尔采城的那几位先生来接她的时候，准得惊奇。”

朋格拉茨丢开了他以往的那些怪把戏，连打仗的玩艺儿都忘记了，给士兵们来了个长期休假，不过，很自然，马上又出了新花样。伯爵债台高筑，无法偿还，于是决心搞起业务来。可是，在这方面又表现出他那种思想的特征。朋格拉茨的那股粗野劲儿会不可思议地同温情和仁慈凑合在一起。他爱畜生，有时又爱成了狂癖：例如，他肯定地认为，应该把各种畜生，特别是家畜，合并组成一个独具特色的社会。因此，他命令将每把犁同时套上一匹马、一头驴和一头公牛，好让这些畜生能够渐渐地彼此相安。

那个对自己主子提出的主意总是赞成的普鲁仁斯基，便提议加套一头母牛，可是伊希特凡·朋格拉茨一听这话，却恼了。

“呸，普鲁仁斯基！在我们匈牙利母牛是不干活的。母牛，那是妇道人家，它的职责就是产奶，抚养牛犊子。它这样做已经足够了。若是一个匈牙利农民还硬要母牛去干活儿，那也太不成体统了。”

朋格拉茨夸起畜生来真是滔滔不绝：

“瞧那只母鸡，它也来孵鸭蛋，孵出小鸭子来，还要把它们抚养大，尽管这对它一点好处也没有。这是多么优良的品质啊，对不对？母鸡来完成这种使命，那完全是出于它真诚善良的天性。一个人要是这么办，那就会觉得太吃亏了。”

尽管畜生具有这一切超人的优良品质，但是它们也会钻朋格拉茨伯爵仁慈的空子来欺骗他。

伯爵用来经营业务的有两头母驴——尤奇和列别卡。往常只要它们每星期五到附近羊棚里去运一趟羊奶来。这两头畜生过着奇妙的简直是贵人的生活。与人们完全相反，这两头驴一连休息六天，在寨子旁边一座小树林里消消停停地吃草，到了第七天才干活儿。有一个时期它们还老老实实地执行这种义务，过了不久，不知它们从哪儿弄到了日历，赶到星期五那天，就找不着它们了。这两头畜生溜到茂林深处去了，直到第二天，马把羊奶驮了来，它们才回家。到下一个星期五，尤奇和列别卡照样玩这个花样，逗得伊希特凡伯爵笑逐颜开。

“这些畜生真聪明，多么聪明啊！”他惊异得拍着双手，嚷道，“不行，无论如何也要当众勒令该驴等复职。”

这么一来，他头脑里便又产生写一篇学术巨著的想法，于是就开始每晚由他来口授，叫他的书记巴克拉笔写，把这篇作品题为《驴的天才论》。

事实上，驴确是很聪明的畜生，比马聪明得多，至于马，干脆就是蠢家伙。比方说，铁匠钉马掌，一不留神把钉子钉进活生生的肉里去了，马就跟没那么回事似的，拖着那只受了伤的脚一个劲儿地拉车，一个劲儿地跑，直到化起脓来才罢休。要是碰上一条驴，那它就会闹别扭。一步也不迈，却拿着一双机灵的眼睛瞅着铁匠，似乎在对他说：“你要是不把我脚上的钉子拔出来，拿什么哄我，我也不走，要不然，没

的说，我的脚准得出毛病。”

这种欲望不高的普通的灰色畜生从来不卖力表现自己实际上还能跑得快些，有劲些，但是，它不仅活着时表现得很朴实，就是死神来临时，也同样注意世故人情。其他的兽类总求死得有排场：一头病狮会咆哮得连附近的森林都感到十分恐惧，一条临危的狗会慌乱地哀嚎，打破清夜的宁静，爱慕虚荣的天鹅在临死之前还要歌唱一次，——这一切都为的是好歹总要叫人家知道（至于那些通常不得终其天年的畜生，如菜牛、绵羊等等，我就不去谈它了）。可是圆滑的驴，就不愿惹起任何人的烦恼和悲伤。它觉得快要死了，便跑到深山峡谷，茂林深处，人迹不到的地方去死，——这就说明了它是很注意世故人情的！很少有人会看到一头死驴，原因就在于此。

在伊希特凡伯爵的学术著作中，把驴的世故人情整整地写上了一章。

“亲爱的巴克拉，加上个注：在人类社会里，世故人情是那些较为庸俗的人的天性。”

自从阿波尔卡来到涅杰茨寨，寨主就一直在这样地消磨时光。他似乎变得安静些了，踏实些了，时常打猎、骑马，带着随从到邻寨去走走。

且说阿波尔卡已经长大，成了一个身材匀称、容貌十分标致的姑娘。她美丽的名声已经远远地传播到特连倩州以外，在那富庶的尼特拉州也时常有人提起“涅杰茨的玫瑰”。年轻人象蝗虫似的围着寨子转悠，伊希特凡·朋格拉茨伯

爵却非常努力地看守着姑娘，象保护一颗价值连城的金刚钻似的，所以这些年轻人想见她一面都很不容易，顶多不过在饭后偶尔能看上一眼。可是这些年轻人有姐妹，他们便好说歹说，鼓动着她们来拜访涅杰茨寨（姐妹是顶好的穿针引线人呀！）跟小姐们一起，她们的妈妈也来了，过不了多时，朋格拉茨伯爵的寨子又恢复了古来的盛况，名门贵族开始从四面八方前来聚会，有穿锦鞋的小姐们，也有高视阔步、大大咧咧的贵妇人们。涅杰茨寨里过去那种大摆筵席已经被欢乐的舞会所代替，拉普赫尼亚的乐队把那些战斗进行曲也逐渐忘记了，当时朋格拉茨那穿树皮鞋的队伍就在乐队的伴奏下迈步前进的。现在却不得不向波德扎美克的老吉卜赛人学起那些为察尔达希舞和卡德利尔舞①伴奏的曲子来。

阿波尔卡从什么地方来，怎么落到朋格拉茨的寨子里，谁也说不清。一半真情茫茫然如坠入五里雾中，另一半也真伪难辨，因为种种说法太多了。这整个秘史很快演变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神话，这就更加激发了贵族少爷们的热情。

那些宠惯了的公子哥儿象黄蜂似的围着涅杰茨寨打转，一个个都认为这事轻而易举，不妨去冒冒险。他们心里在想："不管您飞得多么高，哄您这只小鸽子还有什么难的?！只要让您尝尝麦粒儿就行了。头一颗尝着觉得甜，第

---

① 均为匈牙利民间舞蹈。

二颗吃着还想吃，三颗以后就会自己飞下来，干脆到手上来啄了。”

一个叫奥尔多季的骠骑兵青年军官承担了教阿波尔卡谈情说爱的任务，便来给她尝尝头一颗这种麦粒儿。

有一回，在跳华尔兹舞的时候，他向她表示锺情，姑娘脸上顿时白得跟雪似的，可是这年轻人反而象火一般的兴奋起来，自己也不知怎的，竟俯到那柔嫩绯红的肩膀上吻了一下。

阿波尔卡象叫蛇咬着了似的哎哟一声，摆脱了自己舞伴的手，浑身发抖地跑到伊希特凡伯爵跟前告他去了。

“哦，怎么一回事呀？”寨主惊愕地问道。“你怎么了？”

阿波尔卡冲他耳朵悄悄地说：

“哎哟，真倒楣！瞧，那个军人吻了我一下。”

伊希特凡伯爵并没有因她告状就认真发作起来，似乎心里仍然挺踏实，只是在姑娘头发上抚摸了一下，那上面的钻石头饰直放光。

“嘀，嘀，这小家伙诬赖人家！那有什么可怕的。或许你也照样还了他一个吻吧？”

“您怎么会对我有这样想法呢！我可不爱他。”

“有人看见吗？”朋格拉茨悄悄地问。

“不知道。”姑娘犹豫不决地答道。

“噢，不要紧，这算不得什么。年轻的姑娘只要长得稍微有点模样，这都是常有的事。”

他再也没说什么，于是阿波尔卡就走进那欢乐的人群

里去了。舞会一结束，客人们便纷纷走散，谁也没理会什么，直到天朦朦亮，从邻近小树林子里把那个血糊糊的伊希特凡伯爵用担架抬了回来，寨子里才是那么吓人的惊慌。

阿波尔卡被强烈的喧闹声吵醒，打开窗户向聚集在院里的人们问道：

“什么事啊？”

“伯爵受伤了。”

阿波尔卡急忙穿上裙子，也没找到鞋，光着脚丫子跳到了暗沉沉的过道里，因为吓糊涂了，要去拿烛台，却把一座台钟抄了起来，尽管那座台钟怎么也不能给她照个亮儿，她还是照旧捧着它。

阿波尔卡在过道里跟女管家撞了个满怀，那个女管家绞着双手，呜呜咽咽说：

“完了，完了！怎么老天爷不安好心，单让出这事呢……”

“怎么就出了这么一件不幸的事呢？”阿波尔卡眼泪汪汪地问。

“哎哟，您别问啦，小姐，这都是您不好！”

姑娘诧异得愣了，惊慌地直盯着女管家。

“都是我不好？”她嘟嘟囔囔说。“这可怎么是我不好呢？”

女管家懊悔自己说走了嘴，于是又来辩白：

“这是普鲁仁斯基说的，我的心肝，您可别听他的！这普鲁仁斯基说出来的话就得打折扣。老实说，就算他说的是

真的，那也不关您的事。这帮阔老爷们瞎胡闹让穷人们遭的殃还嫌不够似的。他想起什么就是什么，跑去跟那骠骑兵奥尔多季来了个你死我活的决斗。可瞧闹出的这事吧！我的天哪，千万别让他死了！您凭什么怨您自己呀？难道说这也怪您，就因为您长的这么好看，这么惹人疼，合了我们老爷的心意？这可不是瞎话，我总说，只要是一朵花，早晚它总得开。夏天不开，秋天也得开！我的俊俏的好姑娘，您瞧瞧，连花园里的老龙舌兰这会儿都开起花来了，它长得这么大还是头一回呢。这棵老龙舌兰还是花匠的爷爷亲手种的，打那时候起一直就没开过花。刚把您带到这儿来的时候，小姐，我马上就想，到头来会出这样的事情。唷，我怎么这么胡说八道?！难道我能这样想！天哪，你惩治惩治那个奥尔多季吧！”

阿波尔卡差点没晕了过去。这会儿她才明白，为什么来了这么一场决斗，原来就是为了那一吻。就为那一吻哪！

女管家还是哭诉着，指着楼梯上的一些红点子说道：

“瞧，这就是龙舌兰开的花儿。”

那是点点滴滴的鲜血，它标志着抬回负伤的伯爵所经过的道路。

阿波尔卡脑袋里嗡嗡直响，思绪非常紊乱，由于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惧，心里结成一个疙瘩。命运又来摆布她了。现在，当她真的认为终于求得了安宁的时候，不料这位安宁先生忽地把身上雪白的袍子一脱，往她跟前一站，又是一

位黑衫赫然的危机大人了。一向总是这样，似乎光明和黑暗为了夺取她经常在进行着斗争，而且每次获胜的总是黑暗。

阿波尔卡觉得已经毫无疑问，伊希特凡伯爵是爱上她了，所以才冒着生命的危险去决斗。

“我的天哪，我的命多苦呀！”她低声说。

可是，没有闲工夫来仔细思量了——过了不大会儿，她不知不觉地来到了受伤者的身旁，那帮在寨子里找到了栖身之所的食客们都在那里围着。布杰青的军医雅诺希·涅波穆克·布烈凯在病人跟前哈着腰，把一根长长的探针插进伤口去探查子弹，一颗子弹打进伯爵的右肋，卡在肋骨中间了。老柯瓦奇在那里哭，巴穆特卡伊显然露出一副嫌恶的神气瞧了瞧走进房来的阿波尔卡。神父在给大夫帮忙，端着一只小水盆，普鲁仁斯基焦躁不安地满屋里乱窜，嘴里一个劲儿的唠叨：

“咱们往后可怎么办呢？咱们往后可怎么办呢？”

结果，他唠叨得使大夫讨厌起来，这大夫是个火爆性子的人，有点莽撞（然而，就他的行业来说，莽撞倒是一个不坏的助手），向普鲁仁斯基叫道：

“见你们的鬼去吧，先生们！你们想想受伤的人会怎么样，那倒还象点儿话！……呵哈，到底把你摸着了，狗东西！”大夫终于探查到了子弹头，把它钳了出来。

阿波尔卡踮着脚尖走上前去，可是巴穆特卡伊不放她到病榻跟前来。受伤的人在床上又哼又喘，连带骂人，还吓

唬说，若是能活下去，非砍大夫的脑袋不可。

“小姐，您回去吧，”巴穆特卡伊说，“这不是您看的。连我们铁石心肠的男子汉看着都直打哆嗦。”

“我就走，老爷。您只是告诉我：有危险没有？”

“本来就不该把这只小癞哈蟆弄进寨子里来嘛！”普鲁仁斯基独自在叨咕。

受伤的人听见了姑娘的声音，便唤她过来：

“阿波尔卡，是你呀？不，不，不要打发她走。到这里来，阿波尔卡，把你的手放到我的额头上。这才好呢！你的手多软和呀！按紧些，我的姑娘，按得紧紧的……再紧一些……”

受伤的人真是痛苦得厉害，额头上竟直冒冷汗。

他吩咐姑娘的一切，她都照办了。使大家都觉得惊奇的是，朋格拉茨竟安静了下来，甚至让人家给他洗伤口和包扎了。

“他还好得了吗？”大夫临走的时候，大家都问道。

这位雅诺希·布烈凯大夫的回答照例是一本正经的一套话：

“上帝叫人能知道许多事物。他把种种知识分配给各种职业不同的人们，工程师知道一种知识，建筑家又知道另一种知识，医生也懂得一些什么，连僧侣……不过僧侣当然什么也不懂。总而言之，上帝分配给人们的种种知识确是不少，不过顾虑到他个人的威信，还单给自己留下点儿。眼前的情况，正是老天爷独个知道的事。”

“那就是说，一点把握也没有吗?”

“希望是有一些的，不过那还得服侍得好。比方说吧，若是小姐不惜作出牺牲……”

“我很愿意!”阿波尔卡嚷着说。

晚上伯爵发起高烧来。他失去了知觉，整整三个星期都处于生死关头。阿波尔卡忠心耿耿、始终如一地服侍着他，通宵达旦侍在他床跟前，忍受着一切任性的要求。到了二十天头上，大夫宣布危险期过去了。

阿波尔卡一想到，伯爵全愈之后可能要向她求爱，这个日子已为时不远，身上就直打哆嗦。不过在她看来，假若他因伤致死，那倒还要可怕些。尽管他在病中凶恶地折磨人，她对这位疯疯癫癫的恩人却越来越眷恋了。他时常抄起药瓶就往人身上砸，有一回，他把普鲁仁斯基叫到跟前来，脸上显出一副疯子特有的狡狯神气，起先握住他的手抚摸了一阵，后来忽然一口咬下去，咬得顿时冒血，使普鲁仁斯基好久扎着绷带。另有一回，伯爵一脚踹在军医的肚子上，踹得他晕倒下去。只有阿波尔卡一沾手，才能压制他的兽性。大夫担心的是，虽然伊希特凡伤就要好了，但是可能完全失去理智，也就毫不隐讳地说了出来。

到二十天头上，寒热一退，朋格拉茨也就酣然入睡。大夫吩咐大家都离开病人，好叫他睡一会儿，养养神。

自从伯爵卧病以来，阿波尔卡离开他身边还是头一回。但这位病人听惯了身边她那匀称的呼吸声，觉得他跟前没有人了，又醒了。

这种从来没有的寂静使他大吃一惊，他肯定已经到了坟墓里。可是四下里一看，认出自己的房间来，才想了想："这么说我还活着呢。"

然而，他那胡思乱想一刻也不停止，不久他又想到，他是被人幽禁在这间房里，注定要饿死在这里了（当时被人活生生幽禁起来的包尔巴拉·乌勃利克①的一段史话使人记忆犹新）。显然，这是住在寨子里的这帮人搞的阴谋，存心要害死他这位伯爵。

他费力地走下床来，两腿使不上劲，摇摇晃晃地扶着家具摸到门跟前，悄悄地推开了门，蓦然看到阿波尔卡就在隔壁房间里。姑娘合着掌跪在圣母马利亚圣像面前，正在放声祷告：

"圣母呀，我们的母亲，你在天上象亲妈似的保佑着我！我诚心诚意地感谢你，因为你保全了那可怜的伊希特凡伯爵。我祈求的只是一件事，你既然使他恢复了健康，还求你恢复他的智慧吧。你不是亲眼看到，他是多么好的一个人啊，我真象爱自己的父亲一样爱他呢。"

从敞开的窗户里射进来的阳光好似光圈一般围绕着姑娘的头顶，使她变得活象她正在向她祷告的那个女人的形象，也只有亲生母女才会那么象。

"阿波尔卡！"在她背后非常温存柔和地响起了一个微

---

① 包尔巴拉·乌勃利克：匈牙利天主教女修道士，一八四八至一八六九年因触犯教规被囚禁于修道院。



弱的声音。

姑娘吓了一跳，回过头去，看见伊希特凡伯爵，顿时满脸通红，——她觉得她正在这么大声祷告，却让他碰上了，真怪不好意思。伯爵扶着衣橱站在那里，冷得发抖，眼睛里亮晶晶的一汪眼泪。

《圣经》上的故事又重演了：阿波尔卡创造了奇迹——从带有红色纹理的灰色的泛光的石头里涌出一股清泉来。

“您做点儿好事吧！这是干什么呀？”姑娘可真吓坏了，嚷道：“您怎么竟敢起来呀？哎呀，大夫会为您责备我的！您怎么那么不听话呀！竟这么干起来了。我的天哪，窗户还开着呢……”

凉飕飕、湿漉漉的秋风潮水般地涌进窗来，病人浑身上下却只是一条单裤。姑娘连忙跳到伯爵跟前，抓住他的胳膊，把他往里屋拉，同时还象慈母在开导不听话的小家伙那样亲切地劝告他：

“嗯，走吧，走吧！您叫我多受罪呀！您简直叫人一会儿也放心不下。扶在我的肩膀上吧，您不是身子虚得连道儿都走不动了吗，瞧，您闹出的这事！”

病人听了这些责备的话却并不生气，他那张蜡黄的脸上现出了微笑。他幸福得象登上天堂似的，——现在他才知道，有人在爱他。这样的幸福他平生从来还没体验过。

阿波尔卡把他在床上安顿好，伯爵却拉住了她的手，说道：

“你也坐到这儿来，不，别坐到椅子上去，坐到床边上

来……"

"您要是答应好好地睡一觉，我就坐过来。因为大夫说过，您得多睡觉。哎哟，天哪，一不留神您就感冒了！"

"我一点儿也没什么。现在我不想死了。你知道这是什么道理？我倒要瞧瞧，假如我不乐意死，谁能硬叫我去死？现在我还有事没办完，我还有我活着的使命。这都是因为你。"

一只白蝴蝶在玻璃窗外面扑腾，想钻进屋里来。你上哪儿去呀，傻瓜？你要干什么呀？也许，你从谁那儿捎信来了？

墙上的挂钟神秘地滴嗒滴嗒响着，蝴蝶一个劲儿往玻璃上撞，自管扑腾，也不心痛那双小翅膀。

"因为我？"姑娘反问的声音只勉强听得见，脸上泛白。她那软绵绵的温柔的视线惊惶地对朋格拉茨脸上瞥了一下。

"是呀，因为你。我想跟你谈个正经的事，我早先没有好好地跟你谈一谈，是我的大错。比方说，若是我死了，你可怎么办。比方说，那个无赖把我一枪打死了呢。咳，我怎么说起胡话来了！我疯了不成！我做了这么个瞎扯的梦，瞧，现在我倒把它当作真事了。本来是我一时大意，自己对自己打了一枪，可是在养伤的时候，我昏昏沉沉地就觉得好象是别人把我打伤了似的。"

"我都知道。"姑娘闷声闷气地反驳了一句。

"别胡说！哼，你知道什么呀？"

姑娘并不答话，俯下去吻了吻病人那皱皮焦干的手。

"哼，好，好，你都知道，就是别吻我的手，要不然我就给你一下子……"

病人当真扬起手来，可是并没打人，反倒疼爱地拍了拍姑娘俊俏的下颏儿。胳膊再要往高里抬，他可就使不上劲儿。

"把辫子打开，阿波尔卡，抽出一绺头发来摊在我的被窝上。我要欣赏欣赏你的头发，我要用手摸摸它。就这么着，可别笑话我……回头咱们再来说会儿话，我得告诉你一桩顶要紧、顶要紧的事。"

阿波尔卡害怕的也就是这一番话。

"我得叫你终身有靠，因此你就该出嫁，再没别的可说了。"

姑娘辩驳的话已经到了颤抖的嘴唇边，可是她没敢说出口，她那脑瓜儿耷拉着，就象一枝折损了的百合花。

"起来，我的亲爱的，摁一下铃，"病人亲热地继续说，"叫他们把巴穆特卡伊喊来，快点儿。"

可是她用不着摁铃：巴穆特卡伊跟普鲁仁斯基正在外间屋里警卫，毫不怠慢地来到跟前。

"团长，"伊希特凡伯爵对巴穆特卡伊说，"赶快叫人套车，上若尔纳去接一位律师来。"

"您叫接什么人来？"

"这些人都是一样的糊涂虫。"涅杰茨寨主回答，他说了半天话已经累了，就往枕头上一仰。

他手上还握着阿波尔卡的头发，就那么睡着了，他的指缝里仿佛奔流着一股股金黄色的溪水。

好一场有益健康的酣睡。姑娘坐在他身边打毛线活儿，膝头上放着一只小小的筐箩，里面放着线团、顶针和剪刀——这是一件可以使她解脱的工具。她已经在考虑用这把剪刀剪断他握在手上的那绺头发，趁他还在睡着的当儿离开这里，跑得远远的，跑到天涯海角，只要力气够得到。世界多大呀，总能找到个容身的地方！不过，这个单单只爱她的可怜的病人又会怎么说呢？也许他受不住这种痛苦，竟会死去的。

阿波尔卡觉得不应该这么没良心，不能忘恩负义地瞒着离开他。倒不如干脆当面告诉他，不能也不愿意做他的妻子。对，她应该这么说，也一定这么办。干吗不这么说呀？她害怕还是怎的？"我什么也不怕，"她心里念叨，给自己鼓劲儿，"我闭起眼睛来说，管它会出什么事情！"

可是她马上又想到，巴穆特卡伊先生大概正往若尔纳走，也许已经带着律师回来了，那律师无疑地是为她找来的。阿波尔卡想到这里，心头上小猫儿抓挠起来。"伊希特凡伯爵这个人怪里怪气的，"她想，"若是他脑瓜儿一热想起来，赶律师一到就去喊神父来，可怎么办呢？那时候结婚就逃不脱了。我有足够的勇气来回答'不'吗？有，当然有！"从内心深处象钟声似的响起了一个干脆而坚定的答复。

而在那条藏红色绸被上却有一大群小妖魔在跳跃；他们在跳舞，在欢蹦乱跳地顽皮耍闹，还似乎在揶揄阿波

尔卡：

“哈，哈，哈！你得了吧，阿波尔卡，我们知道你是个胆小鬼，你就是不想反对，只会哭，什么也不说。连一句话儿都没有！”

闷人的漫长的几小时过去了。结果，伊希特凡伯爵醒了，要吃东西。阿波尔卡想亲自下厨房去拿，病人却不放她走，说道：

“待在这儿吧，你走了，我闷得慌。午饭厨子会拿来的，女管家和你那些小姑娘也都可以去拿的。现在你的那些女官在干什么啊？”

“正在排练一个新舞蹈。”

“这舞蹈大概很美吧……我要看看她们跳得怎么样。”

“您等病好了，就看吧。”

“不，今天就看。等吃完了饭。”

他吃完一只用童子鸡做的菜，喝了一杯红酒，随后便向阿波尔卡说道：

“赶快给我拿一支烟来吧！”

“不拿。”

“我命令你！”他怒气冲冲地说。

阿波尔卡一跺脚，说道：

“您就是拿不着烟抽，看您怎么样！”

病人惊异地盯着她，随后声调变得温和了，央告她说：

“请你拿一面镜子给我。我要照一照：既然有人敢在这里跟我这么说话，也许我已经再也不是那个伊希特凡·朋

格拉茨了吧?"

"当然,您是伊希特凡·朋格拉茨,神通广大的伊希特凡·朋格拉茨!不过眼前得听大夫说的,他可不准您抽烟。让大夫知道了,又该怎么说呢?"

"大夫管得着我?!我本来就说过,好了就叫人砍他的脑袋。他把我折磨死了。"

"您该谢谢他才对呢。他救了您的命呀。"

"好,看在你的份儿上,我谢谢他。可就是得给我一支烟。"

"不行。"

"我要是求你呢!"

"反正不行。"

"别那么霸道呀,我的小毛虫!"

他跟孩子似的想出各种方法向阿波尔卡要雪茄,可还是没弄到手。在他家里竟有人拒绝按他的意志办事,有生以来倒还是头一回,这使朋格拉茨吃了一惊,顿时变得温顺了些。从此他不管要什么再也不硬要了,一些极本分的需求都好象难以启齿似的,然而他的需要,正和任何一个病人的一样,真是多得数不清。

阿波尔卡的那些小女官穿上了雪白的衣裳,刚要到伯爵跟前来表演她们的舞蹈,他却又想起要看看他那心爱的滑铁卢来了,于是他又叫人把马迳自牵到他的寝室里来。人家都对他说,马不爱上楼梯,说来说去也是白搭。随后朋格拉茨又把普鲁仁斯基和柯瓦奇叫到跟前来,同他们谈了半

天业务和财产情况，设想出辉煌的远景规划。

“我要发财，”他喘着气说。“不是为我自个儿，而是为了这不给我烟抽的小强盗。普鲁仁斯基，你不用纳闷儿，就为的是她。而且你们不久可以看到，也许就在今天。为什么我自个儿富不起来呢？阿波尔卡，把我的财政部长带来，咱们来瞧瞧，我最后一次看见它以后，它在干些什么。”

阿波尔卡跑到隔壁房间去把“财政部长”带了来——这是伊希特凡伯爵认为藉以改善自己经济状况的唯一重要因素。

“部长”被关在一只盛蜜饯用的玻璃罐里，上面用猪尿泡封口。这是一只平常的母蜘蛛，它在罐儿里过着隐士的生活，结网来解闷。“部长”的职责是从罐儿底下放着的九十张方块号码字当中，抽出五个号码来织进它的网里去；往后可以凭这个号码在若尔纳或是特连倩州买彩票。

伊希特凡伯爵一看，这蜘蛛已经沿着罐子上端织起它那蝉翅般的网来，忽地顺着细得看不见的蛛丝急速跑着，忽地吊在半空里打秋千。

“也还能干得勤快点儿吧，”朋格拉茨在叨咕，“总共才抽了两个号码，懒家伙。”

果真，蜘蛛网上只吊着两张纸片儿。

这当儿又听得院子里马车轱辘响。

“这是巴穆特卡伊先生把律师接来了。”柯瓦奇猜测说。

“让他们进来。”病人顿时现出喜色，冷淡地将“财政部

长"的那座"宫殿"往药水瓶堆里一推。"普鲁仁斯基，去把神父跟巴克拉喊来……叫大家都聚拢来，因为我要采取一个极重要的措施，你们都应该到场做见证人。你呀，阿波尔卡，坐在我身边椅子上，可是你怎么啦？为什么你脸色白得这个样子，身上发抖啊？你怎么啦，我的小毛虫？呃，别吓唬我，你笑一笑！在这种场合应该笑嘻嘻的才对。你就会看到，——我的话不错。"

"难道您没有看见，我不是已经在笑了吗？"

可是，刚刚现出的笑容，马上就从阿波尔卡的脸上消失了。而恐惧的心情却变成了惊异：门一敞开，巴穆特卡伊让客人走上前来，走进来的原来是米洛斯拉夫·特尔诺夫斯基。

可不是吗，就是米洛斯拉夫，——只要她不是在做梦。不能，单凭这点来看也不能说是在做梦：走进来的这个年轻人比起阿波尔卡有时梦见的那个往日的米洛斯拉夫来，胡子长了些，下颏上留起胡须来，而且模样儿更加好看了。

姑娘马上就认出这年轻人来了，脸上一阵燥热，本想跳起来，可到底还是稳住了，贪婪地盯着那熟识的惹人爱的容貌。不过她又不敢老瞧着他，便眯缝着眼儿瞧。只是那颗心跳得好厉害，叫阿波尔卡都害怕起来：它以后可别跳得让大家都听见了，于是便用手心捂着它，好象想叫它停下来似的。难道说心也可以叫它停下来么！连耶稣·纳文①也只

---

① 《圣经》传说，耶稣·纳文曾把太阳固定住。

定住了太阳。

巴穆特卡伊先生把客人引到伯爵跟前，照例介绍了一番：

“这位是大律师艾米尔·塔尔诺齐博士。”

这位年轻的律师一哈腰，忽然发现了阿波尔卡，便急忙走上前去说道：

“日安，我的好妹妹！你可长得这么大了啊！”

伯爵诧异地注视着他们，甚至在被窝里用胳膊肘撑着，抬起点身子来，阿波尔卡压低了嗓子悄悄答道：

“咱们好久没见了，太久了……”

在她那郁郁寡欢的声调里可以听出伤心的埋怨情绪。

“这是怎么一回事呀？”病人说着，向姑娘转过身去。“这么说，你认识这位律师呀，阿波尔卡？”

“我跟她是一家人，”塔尔诺齐替她回答说，“还是亲属呢。我跟阿波尔卡小时候在一块儿待过几年。”

“噢，那有什么说的，好。请坐，律师先生。您是哪里的塔尔诺齐呀？”

“我是五福林① 的塔尔诺齐。”律师笑嘻嘻地回答说。

这位大地主大惊失色。

“想必是您不肯说吧……”

“不，不，”律师连忙解释自己的话，“我是贵族。我们早先的称呼是特尔诺夫斯基。”

---

① 指的是更改姓氏时国家所收的税额为五福林。

“唔，这还罢了！”伯爵象是心上落下了一块石头，轻松地透了一口气。

“我早先跟阿波尔卡是一姓，但先父把它改成匈牙利的姓了。”

阿波尔卡听到这句话，叫了起来：

“怎么，莫非可怜的加希巴尔叔叔死了吗？我的天哪，我一点影儿也不知道。连给个信儿的人都没有……”

她的眼泪象两股溪流一般往外涌。伊希特凡伯爵却不耐烦地一甩手，说道：

“好啦，别哭哭啼啼的了，死了就死了呗。你的那些亲人关我什么事呀？你若是为他们哭坏了你那双漂亮的眼睛，我可不乐意。哦，律师先生，您知道我找您干什么？不过叫您的不是我，我的意思是叫巴穆特卡伊先生去接一位上岁数的法学家来，因为老狐狸总比小狐狸知道得多，不过您既然来了，那您就办吧。”

“遵命，伯爵先生。”

“您也碰上过向国王递个什么请愿书吧？”

“碰上过。”

“很好，那就是说，精通法律罗。我可以想象，那许多麻烦的事儿，需要知道多少东西啊！”

“业务的性质就是这样嘛，伯爵先生。”

“是这么一桩事，”朋格拉茨郑重其事地特意提高了嗓门，指着阿波尔卡说道，“我森特米克洛希和奥瓦尔的伯爵伊希特凡·朋格拉茨要收养这个姑娘做自己的女儿，把我

世袭的名位以及一切都给她。明白吗，律师先生？”

在场的人都惊异得叫起来。

“真是光明磊落啊！”普鲁仁斯基向天抬起眼睛，嚷道。

律师的脸上显出阴沉的神色。阿波尔卡却从椅子上跳起来，跑到伯爵床跟前，高兴得不知怎么好，扑通往下一跪，抓住他的一双手吻起来。

“我怎么就该受这么大的恩惠，凭的是哪一桩呀？”

病人挣脱出一只手来摸了摸姑娘的脑袋，用满怀慈爱的声音说道：

“起来吧，阿波洛尼雅郡主！只是请你不要再神经过敏了，没有什么可过敏的……”

阿波尔卡喜欢得抽抽搭搭地哭起来；这样幸运的结局她想都没敢想：她不仅摆脱了威胁着她的危机，还当了一位郡主！幸运使她忘乎所以，出于一时的冲动，她竟跑过去搂住律师的脖子。

“瞧，米洛斯拉夫，老天爷多么慈悲呀！”

“这象什么样子，阿波尔卡，”伯爵怒气冲冲地向她叱道。“哪 怕 是 一 小 会 儿，我也不愿让你忘记今后你是什么人！”

律师苍白的毫无光泽的脸上泛起红色，他从椅子上跳了起来。

“伯爵大人，请您先听我说个明白。”

“说吧，朋友！本来我请您来就为的是让您说话的。”

“不过我的申述可用不着这么多的见证人。”

“真新鲜，您打算跟我说什么呀？嗯，好吧，普鲁仁斯基跟你们这些人都出去一会儿。阿波洛尼雅，您也到自己房里去。”

“阿波洛尼雅正好可以留下来。”

除了这姑娘以外，大家都走出去了。

“那么，您有什么吩咐，大律师先生？”

“我想告诉您的是，我不是单为作律师来的……”

“那还干什么来了呢？”

“……而且还有所请求。”

“啊哈，竟有这样的事！”伯爵觉得挺奇怪。“那你请求的是什么呢？”

“我请求的是阿波尔卡。”

“阿波尔卡！您要她干什么呀？”

“我要跟她结婚。”他回答得很干脆。

阿波尔卡吓得双手捂住脸。她似乎觉得这句话说出之后，一座巨大的寨子马上就要因此而毁掉，她甚至仿佛看见屋顶已经开裂，从天花板上直掉土……

病人气得跳了起来，正想上去掐律师的脖子，可是身子晃了晃，往后一仰，倒在枕头上了。

“您怎么，疯了吗？”他嚷道：“再说，您怎么敢？！”

塔尔诺齐却毫不着慌，仍然从容不迫地摆弄他帽子上的带子。

“因为我爱她，这就壮了我的胆子——而且我觉得她也爱我。”

"没有的事！"伊希特凡伯爵嘶哑地说。"阿波尔卡，你亲自告诉他。"

阿波尔卡忽然失落了顶针，到处寻找起来，好象整个世界上的事再也没有比她眼前干的这件事更要紧的了，她连床底下都张望了一下，闷闷不乐地直抱怨："它会滚到哪儿去呢？这个讨人嫌的顶针儿！"

"你怎么不答话呀，阿波尔卡？你丢开你那鬼顶针吧！不要爬着去找它了！你疯了不成？难道你可以抛弃我吗，我的小毛虫？"卧病的伯爵亲切地央告她说。"你竟要当个什么律师的老婆！决不能！即使要让你出嫁，也得嫁个公爵，不是嫁个什么瓦拉赫的或是德国的公爵，起码也得嫁个艾斯捷尔哈齐的公爵，连这样的人都还要感激我呢。嘿，你怎么不说话呀，阿波尔卡？"

这可怜虫象是把舌头吞下肚去了似的，一声不响，她站在那儿，目光下垂，仿佛还在寻找顶针。

"阿波尔卡，"律师对她说话了，他那惶惑不安的声调里也含有央告的意味，"那么说来，你再也不爱我了？鼓起勇气来说真话吧！"

姑娘一惊，抬起她那好看的小脑袋，似乎想出了神，喜不自胜地说道：

"我爱你，永远爱你。哪一天我都在想你，打发每一片浮云、每一只燕子捎信儿去问候你。"

米洛斯拉夫高高兴兴地点了点头，说道：

"我倒是每天都接到浮云和燕子捎来的你的问候。"

“胡说！”伊希特凡伯爵愁眉苦脸地打断了他们的话。“这都是没影儿的事！孩子们的把戏象三月里的雪一样，是靠不住的。我觉得很可惜，律师先生，您来这趟算白费了工夫！至于巴穆特卡伊先生，我得骂他一顿，因为若尔纳城里有那么多律师，象宰不完的狗似的，可他单单挑上了您。也许您连个律师也不是吧？”

“不，我是律师。父亲死后，我就开设事务所了。再说，这也不怪巴穆特卡伊先生，原是我主动要上您这儿来的。我想跟您商量商量，带着我的未婚妻回去……”

这年轻人的大胆引起涅杰茨寨主的兴趣。“真他妈的，不过这倒是少有的稀罕人物，”他想，“要是这样闹下去，还能闹出更有趣的事情来。”

“那就该叫您伤心了。您回去还是空着手啊。”

“可是，大人，您不是听见了吗？阿波尔卡亲口说的：她爱我。”

“这不起任何作用！我已经说过，就是不把她嫁给你。再没别的可说了！”

“老爷！”律师用激动得勉强发出的声音叫道。“在匈牙利是有法律的！”

大地主嘴唇边现出蔑视的神气，冷笑道：

“那还用说！”

“那您也就没有任何权利来扣留她，因为您既不是她的父亲，又不是她的监护人。”

“虽然如此，我还是能够扣留她。她是我寨子里的战争

人质。她顶替着另外一个女子。您把那个女子带来没有？”

“啊哈，原来如此呀！战争人质？”这回是律师带着讥讽的神气冷笑了。看来，他已经知道关于人质的来历了。

“是啊，暂且她还是战争人质，不过马上就要成为朋格拉茨郡主了。我劝您这位年轻人，还是快点离开寨子吧。”

塔尔诺齐执拗地摇摇头，说道：

“没有这姑娘，我一步也不迈。阿波尔卡，咱们一块儿走，来，我牵着你。”

律师说着，就走到姑娘跟前去了，那姑娘靠着一个碗橱站在那里，脸色跟碗橱搁板上的瓷器一样白。

“当心，我的朋友，这是不会有好下场的。”伯爵好意地警告他。“何必矫揉造作，来这一套呢？”

可是塔尔诺齐也没打算让步：他搂住姑娘的肩膀，把她带到了门口，阿波尔卡象在梦里似的，迟疑地走了几步，随后又回过头来，用那迷离恍惚的眼神凝望着伯爵，似乎在恳求原谅：

“别生我的气。我再没别的法子了。我爱他，我是属于他的呀！”

朋格拉茨仰面大笑，发出惊心动魄的可怕的狂笑声。随即从枕头底下掏出一只用白骨做的哨子来放在嘴上。

嘘的一声，隐藏在壁毯后面的两扇门敞开了，一刹那间出现四名持戟的卫士。

“亲兵！”伯爵语调沉着地命令道。“把这个人拿下，关进地牢里去。玛科夫尼克，你可小心，他跑了，要你的脑袋！”

玛科夫尼克跟他的伙伴向律师冲上去；律师对这种公然妨害人身自由的行为提出抗议也是白搭。诚然，他抡起拳头来抗拒朋格拉茨的武装亲兵，一拳落在玛科夫尼克的脸上，打断他眼皮上一条细血管，顿时眼珠充血，肿了起来。不过一切都是枉然：身体健壮的亲兵到底把不顺从的律师捆了起来，尽管阿波尔卡哀求，还是把他下到地牢里了，这地牢就是几年前艾斯捷拉用计放走卡罗依·别亨齐的那间。

伯爵的近侍听到打闹声，都跑上前来。普鲁仁斯基把勉强能站住脚的阿波尔卡送回房去，于是伯爵便对巴穆特卡伊发作起来：

“你真是一头驴，团长！赶快再到城里去给我另找一个律师来。”

巴穆特卡伊离开伯爵的书房，坐上老爷的轿车，又向若尔纳疾驰而去。这回他可小心点儿了，而且一下子就随身带了两个律师回来，这样总有一个会替伯爵收养阿波尔卡为女一事草拟具呈国王的申请书。

*　　　*　　　*

所有的小城市彼此有些类似的地方：每个城里总有一个会出点子、颇受大家欢迎的名律师；有一所富丽堂皇、向行人炫耀的顶漂亮的房子；有一些轻浮的妇女，其中有的美貌而难以接近；有一个顶富裕的商人，街头巷尾人们都在纷纷议论，他那笔巨大的财产，也总有那么一位时髦的权

威——善于向妇女献媚的风流男子，——他的衣饰、姿态都成为大家的榜样，假如他一举成名，甚至死后还有人在模仿他，竭力照他的样子，那么漫不经心地挥动手杖，那么优雅地一掀帽子向太太们打招呼。这种时髦的风度、姿态和扮相，尽管其发明者既不是名伶，又不是名演说家，待他死后，往往还可以风行数世。

任何一座小城市，不管它小到什么程度，即使象若尔纳那样，也都是一个独具特色的小天地，凡是足以影响大自然赋与人的各种情感的事情也应有尽有。尽管这些事故、惨剧和纠纷小得微不足道，但一样能引起人们内心的波动。譬如说，市政局的顾问官雅诺希·玛里纳克未被邀请参加州长公馆的舞会，这在若尔纳人看来，就好象法兰西使臣对普鲁士国王的侮辱同样重大！可怜的玛里纳克太太臊得差点儿没疯了。轰动全城的，大概就数朋格拉茨伯爵的军队来到城里的那回事了。不过城里忽然少了个阿波尔卡，这在若尔纳倒是满不在乎的。

此后在若尔纳发生的一些事情比起伯爵军队的光临来就大为逊色了，这些事件计有：文书克里维尼的吃官司（这个老滑头这回不知干什么坏事，栽了跟头，被判徒刑押在特连倩州的监牢里了），加希巴尔·塔尔诺齐的死（岂料竟遭如此损失！）和他儿子艾米尔的辞去市政局的职务。嗐，这事他干得真傻；这么个老老实实、体体面面的年轻人将来连市长都熬得上当。可是瞧吧，人家还在说，龙养龙，凤养凤呢！

艾米尔继承了遗产，就开设律师事务所，决意等爹的周年一满，便来同他堂妹重新相见，并且跟她结婚。花园里的乐趣在他心里记忆犹新，花草和甲虫换来的那些吻使他内心感到温暖。每逢一朵花绽开或者一只蝴蝶飞来，都能使他想起这些吻来……唉，这一年的时光多难熬呀！何况艾米尔还有那点儿心事叫他寝食难安呢。

他把他的种种打算告诉了老布拉奇，老头儿的话把他吓坏了：

"孩子，要把姑娘从寨子里弄出来可就费事了。"

"莫非你听到关于什么消息了吗，老伯？"

"多少总听到了些。所以才说……"

"那寨子里总不会象童话中所说的有一条龙在看守她吧！"

"龙之所以可怕是因为它长着七个脑袋，不错，朋格拉茨只有一个脑袋，然而这个脑袋糟糕得很。所以他比龙更可怕。跟个疯子就没有道理好讲！"

"反正一年以后我非把这姑娘弄出寨子来不可。"

可是又出了这么一桩事：加希巴尔死后数月，彼得·特尔诺夫斯基也病得要死。他好象拿定主意："我叫这个坏蛋在阴间也安逸不了，我要追到他那里去惹他生气。"

特尔诺夫斯基得了病，并且把若尔纳城里顶著名的律师库尔卡请去写遗嘱，这消息很快地就传遍了全城。人们开始对这个遗嘱有种种不同的推测，有的认为，特尔诺夫斯基到了灵床上，一定会原谅那死去的兄弟生前的种种无礼，

而把自己的财产留给艾米尔的。有的认为，特尔诺夫斯基的财产继承人将是“玛契察[1]”，不过还有一种说法似乎最可靠，按照这种说法，彼得·特尔诺夫斯基的全部财产将转入他那孤苦伶仃的侄女阿波尔卡之手。为了证明这种说法，还有人补充说，特尔诺夫斯基对他亲信亲口说过不止一回了：

“你们哭什么呀，傻瓜？我知道，你们不心疼我！不用害怕，我的全部财产准会落到那双雪白漂亮的小手儿里！”

哦，要真是这样，那倒还不错！——这姑娘会有一份多么好的嫁妆呀！

这种可能性当真把个老实人艾米尔吓着了。为非作歹的人养下来的孩子长大了若是老实人的话，那是会比一般好人还要拘谨，要知道本能经常在提示他们：应该赎尽自己老子的一切罪恶；在别人身上看都看不到的小污点，一到了你身上是会玷污声誉的。

因此，艾米尔一想到阿波尔卡会继承彼得大爷的全部财产，简直就凉了半截儿；彼得大爷比加希巴尔要富得多，到那时候，她也许就不肯嫁给他了，因为有一帮阔佬会来追求她呀！即使阿波尔卡同意作他的妻子，他反正也不能娶她，而且他也不敢再提什么早先就爱她的话了，因为人家会

---

[1] 这里所指的是为保护定居于奥匈帝国境内的斯拉夫人的民族利益而设立的一个斯拉夫文化教育团体。

疑心他贪财。

“哼，那还用说，”周围的人议论开了，“今天佐路希卡金鞋上了脚，他会来找她了。正跟他爹一样，也是那么个势利鬼！”连阿波尔卡本人恐怕都会这么想的。

艾米尔·塔尔诺齐却是个洁身自好的人，同时是个彻头彻尾的唯心论者，他总是用那种眼光观察生活，好象刚刚从阿尔土尔国王那张圆桌旁站起来，并且才同兰塞洛特骑士碰过杯。①

当然，世界上慕虚荣，干蠢事，求名望，以及见财眼热的到处都是。不错，虚荣和蠢事种类繁多。活着，也属于蠢事之例，但这是一件人人抓住不撒手的东西。其他那些较为逊色的蠢事，大家便各就各的胃口来选择了。这个想发财，那个想叫大家认为他才智出众，也有的想抓权。可是往往还有这么一些蠢家伙……我想说的是，有那么一班人总想叫人家认为他是好人。时常会遇到这样一些人，在他们看来，弄个皇帝的侍从爵位便是享尽人间的洪福。有时虚荣心具有更加可笑的形式：例如，我就认识一位拿他舅子的发狂来夸耀自己的先生。许多年来他逢人便说这种因被疯狗咬伤而引起的病症，他怎样观察发病的种种征候，以及病势逐步发展的过程，每回临完还总得颇为自得地找补一句：“这个人就是我的亲舅子。”总之一句话，每个人所具有的种

---

① 阿尔土尔国王和兰塞洛特骑士都是法国古代一篇描述“圆桌”骑士的史诗中的主要人物。

种傻气当中，总有一种是主要的。艾米尔·塔尔诺齐的傻气主要是竭力想做一个完完全全的至诚君子。

他确实是个直肠子人，做事爽快，不存坏心眼儿，正是所谓心地善良，禀性高洁。然而他对此并不满足：他不但要做一个老实人，而且想叫人家把他当作一个诚诚恳恳的人。不过这个任务可不轻松，——坏蛋倒是容易叫人家觉得老实，而真要是个老实人，想叫人家认清却颇不容易。

塔尔诺齐一听说大爷想要写遗嘱，便急忙跑到他同行库尔卡那里去了。这位著名的律师几天前刚把他那患伤寒病死去、没出门子的闺女罗扎埋葬。塔尔诺齐来到他家，头一桩事就是说些动听的话，对于那么一位好姑娘的死非其时表示深深哀悼。这位著名的律师触景生情，眼泪汪汪地说：

“谢谢您，老兄！您这么热心，叫我心里真痛快！是呀，她死了，可有什么法子呢？再说她这一死有什么意义呢？所以我伤心呐，真伤心，按说寿命可还长着呢。”

他掏出手帕来擦去了眼泪，可是一汪泪水顿时又充满了眼眶。库尔卡指了指窗外，但见沿街驶过几辆装载着白菜的大车，那里有提篮叫卖的妇女，还有那些常在后门口跟布杰青的士兵无拘无束地闲聊天的淘气姑娘。一个人大声唱着，推着一只大桶往市场那边滚。

“可是瞧吧，人家都在生活着，走的走，笑的笑。他们不知道也不想知道我心里的苦哇。我甚至可以断定，那边这个推大桶的，他就压根儿不认识我的罗扎。可是我心里难

过，老兄，真难过，虽然我也知道犯不着难过！是啊，犯不着难过！……罗扎这一死，对世界有什么意义呢？嗐，死了不就死了呗。反正一切还按部就班地进行。可是，我竟想叫世界历史的车轮上脱落一只大钉子，好让它一家伙出个大乱子。我知道，这是一种愚蠢的想法。我有什么权利来这么想呢？就是拿破仑还死了呢。那可是大事！真难以设想，拿破仑死了！可是他毕竟还是死了。罗扎·库尔卡呢！她的死活对于世界来说岂不是一样吗？罗扎·库尔卡在世上算得上什么呢？一个微不足道的人。费伦茨·代阿克[①]的死可就是另一回事了！对于千千万万的人来说，简直是大祸临头，是很大的打击！可还是得逆来顺受。罗扎·库尔卡呢！我的老兄，那算得上什么呀！哦，这不过象从手心里掉下来的面包渣罢了，又会变成灰土的……”

老头儿竭力说服自己，抑制自己的悲痛，不过，人是在内心中经常同哲学家作斗争的活玩艺儿，忽然又把哲学家斗倒了，于是，库尔卡又伏到桌上，为那从人们手心里掉下去的一文不值的面包渣号哭起来……

“库尔卡先生，请原谅，也许是我又触动您的创伤了。不过我是为了一件很不寻常的案件到您这里来的。”

白发苍苍的律师一听说“案件”，就抬起头来了，象是一条被丢到冰上去的鱼那样张大嘴吸了一口气。他连忙把他

---

① 费伦茨·代阿克是匈牙利的自由派倾向的卓越的国务和政治活动家。

的罗扎埋下地去，自己则埋头办理业务，他就这样毫不费事地忍住了丧失爱女的痛苦。

“老兄，我听您吩咐。”

“我听说我伯父彼得·特尔诺夫斯基家请您今天晚上立遗嘱……”

“是的，不过我不见得能给您帮得上忙。”

“唉，我根本不是为这事上您这儿来的，库尔卡先生。我对遗嘱不感兴趣。”

“遗产的数字不小哇，说不定您也能分上一份！”

“我得，还是别的哪一个人得遗产，在我看来完全一样。我比较关心的是别叫这份遗产落到某个人的手上。”

“这是从何说起呢？！”库尔卡觉得很离奇，不由得叫了起来。“假设这份遗产由您作主的话，您会不让谁得呢？不过我已经猜着了：别让‘玛契察’弄了去。”

“不是，我指的是阿波洛尼雅·特尔诺夫斯卡雅。”

“竟有这事？”老律师不胜诧异。“就是那个苦命的孤儿吗？这简直是罪过！那么说来，您老兄也恨她呀！这使我非常奇怪，您想都想不到，叫人多么奇怪！她对您干了什么坏事？不错，咱们整个谈话不过是凭空发发议论罢了，结果如何，您作不了主，我也作不了主，而要由第三者来决定。可是决定这个人一生命运的却还有一位。至于这第四位……”

“那不要就是您吧，老兄？”

“不，第四位是魔鬼。虽然我也算是彼得·特尔诺夫斯

基的律师，可是我的委托人从来就没有听过我的话，就是现在也不会听我的话。不过，老兄，您真使我难以理解！您为什么要欺侮一个苦命的孩子呀？呃，为的是什么呢?!”

“因为我想跟她结婚。”

“您要跟阿波洛尼雅·特尔诺夫斯卡雅结婚？既然如此，您倒要取消她的财产继承权。您想，您这不是越说越叫人糊涂吗?”

“您马上就会全明白了。要是我的堂妹得了我伯父的遗产，那她就会比我富得多。我怕的倒不是到那时候她不肯嫁给我(虽然这也难免)，我怕的是闲言碎语——大家都要说我娶她是贪图她有钱。所以我想今天就要去向她求婚。”

老律师心里捉摸着，一边翻弄着自己礼服上的那几颗骨质钮扣。

“那就是了，不过这与我有什么关系呢?”

“现在我来说个明白。我刚才在饭店里听说，涅杰茨寨的伯爵派了一个叫巴穆特卡伊的账房先生，到城里来了，伯爵正在生病，要请一位律师到寨子里去。我的阿波尔卡也在这个伯爵的寨子里。”

“世上的人都发起疯来，”老库尔卡生气地叨咕着。“早先一个人觉得自己快死了，总是想着来世的事情而请一位神父来。可是现在大家想的却是阳间的事情，而来请我们当律师的。”

“我听巴穆特卡伊说，打算上您这里来，我就急忙跑来

了，赶在他头里。”

“他想叫我跟他到寨子里去吗？”

“是的。”

“我不能去。”

“我正好想请您荐举我替您应邀。这个机会对我来说真是喜从天降。我不管怎样也得跟阿波尔卡交谈几句，不过据说要潜入寨子，尤其是钻进内室里，是很困难的。请您帮帮我的忙吧……”

“唔……”老头子喃喃地说。“好，我一点也不反对。可是也许会谈起一桩重大的案件来，那是会有一笔丰厚的酬劳的。所以咱们首先还是来大致订个协定：将来的酬金如何分配？”

“全部酬金都归您好了。”

“您这是怎么说的！我这个人老老实实，是正经人！您怎么竟说得出口——太气人了！老弟，咱们对半儿平分。”

“那有什么可说的，只要合您的意，这么办也可以。”

这时候有人敲起律师事务所的门来。

“那就是说，对半儿平分？咱们可是说好啦！请进！”

来访的人显然是巴穆特卡伊，既然库尔卡先生因要事繁忙不能分身，便介绍艾米尔·塔尔诺齐来代替，上面已经提到，巴穆特卡伊就把他带到涅杰茨寨来了。

可是，当天晚上巴穆特卡伊却又回到了若尔纳，在旅馆里过了一夜，一大清早就又来到库尔卡家，邀请他赶快跟他到涅杰茨寨去。

“那是怎么一回事呀？莫非塔尔诺齐没上您那儿去？”

“去了，可是显得还不够。”

库尔卡觉得奇怪。怎么叫不够呢？一位律师随便办什么事情也尽够了。法律上的事务不比在屠宰场里，宰起牛来连杀带剥皮，除了屠夫，若没有一只壮实的猎狗，也得有个帮手。律师单身一个甚至把整个州的皮都剥得下来。

他们两人乘着马车来到克拉德比宪街停了下来，请你想象一下，库尔卡是多么惊异。马车停在一所有绿墙的住宅门前，那里住的是他的同行雅诺希·弗洛利希。当时巴穆特卡伊先生便对赶车的说：

“去呀，雅诺希，喊律师先生去。”说着，自己就挪到驭手座位上，把车厢里的座位腾给那位新乘客。

库尔卡先生被触到了痛处，问道：

“怎么？难道我一个人还不够吗？”

“您别不信，真是不够。要是车厢宽绰点儿，我还得带上一打律师。”

“真是见鬼！”库尔卡先生叨咕了一通。“究竟是怎样一桩‘案件’呢？管事先生，您也没闻到一点儿风？”

“说真的，我没法儿告诉您一句准话。”

等到那位裹着代阿克式斗篷的律师弗洛利希先生在库尔卡身旁就坐以后，马车就启程了。可是库尔卡先生的好奇心并未消失，又因为他那位同行弗洛利希律师耳朵有点聋，他跟他也就无从谈起，于是，向来抱定多问少答的原则的库尔卡，一路上就刨根究底地麻烦巴穆特卡伊先生了。

“您说，咱们到了那里能碰见那位同行塔尔诺齐吗？”

“这难说。”巴穆特卡伊估量着回答说。

“啊，是这么回事呀！那岂不是说他已经办完了他的业务了吗？”

“是的，他是不会在那里的了。”

库尔卡一听这种回答，他那好奇心更是有增无已，好象喝过一口水以后越发觉得口渴似的。

“怎么？他已经回去了？那还用说，准闹了一份丰厚的酬金！伯爵是个慷慨大方的人，想必给钱不少，不是吗？”

“甚至太多了。”管事喃喃地说。

“那么说，塔尔诺齐对酬金挺满意啰？”

“我相信，就是少一点他也满意。”

“哼。管事先生，那您没听说是怎么个数儿吗？我是会非常感激您的，因为……”

巴穆特卡伊先生为难起来，无可奈何地挠了挠他那加尔文教徒①的又胖又红的脖子，吸起烟斗来。显然，他是知道的，就是不肯说。

“到时候，他会亲自告诉您的。干吗这么心急呀？”

库尔卡先生从腰里掏出鼻烟壶来，闻了一小撮鼻烟，表示相信地凑到管事的耳朵边，为了不让赶车的听了去，轻轻地说道：

“不瞒您说，我想知道酬金多少钱，是因为按照我跟塔

---

① 加尔文教是十六世纪宗教改革产生的教派。

尔诺齐的协定，其中一半归我。”

巴穆特卡伊忍不住好笑，说道：

“您还是把全部酬金让给他来得高明些……”

库尔卡先生可恼了，显然管事把他库尔卡看作一个败家子或是傻瓜！可是这位老成持重的巴穆特卡伊先生还是坚持己见：

“您还是不再要求的好。”

库尔卡先生看到，这整个事件是令人不解的疑团，他愈是分析情况，寻求线索，作出种种假定，疑团愈是加深。

伊希特凡·朋格拉茨伯爵接见律师时，只是他一个人。这一次连阿波尔卡都不在房里。他们一会儿就把事情办妥了：伯爵将他想把阿波尔卡当女儿的心愿向律师说了说，接着问他们会不会写具呈国王的申请书，并且叫他们干脆回答：会就说“会”，不会就说“不会”。

“这儿用不着商量很久的。”他说。

两位律师都接受了这项委托。（弗洛利希先生是借助于一只象小角笛那样的东西来听伯爵所说的话的。）这位狡狯的寨主在这方面理智完全正常，而且竟是个讲生意经的老手，他对两位律师说道：

“你们哪位写申请书的价格更公道，就把这事委托哪一位。”

这两位律师顿时把一丝不苟的办事劲儿撇在一边，做起买卖来；他们再三减价，一个价码比一个价码低，这使病人觉得很有趣，心情就好起来了。做买卖的结果是，那位比

弗洛利希先生更为懂事的库尔卡先生(特别是他心中有数，事关替一位富甲全省的姑娘申请称号，将来时机一到，会从另一方面领得奖赏的)要了个未必够贴印花的小数目，伯爵便委托他办这桩事——弄到必需的文件，草拟那份收养阿波尔卡作女儿的申请书。

库尔卡先生打算来聊聊天：他想从他的委托人口中探听出一些什么来。他特别关心的是，塔尔诺齐到底是怎么回事。可是寨主签过了委托书，便冷淡地向律师告别了。下面院子里已经有一辆才套好的马车在等着这两位律师，要送他们回到城里去。寨院里看不到人，似乎都死光了，正象在一座着了魔法的寨子里；只有一条猎狗围着井边打转，再就是那位巴穆特卡伊先生站在马车旁边。

律师们向他告过别，马就慢慢地迈步走了，可是马车还没驰出大门楼，忽然有一件金属的东西在阳光里一闪，落在库尔卡先生的膝盖上，好象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正在这当儿，上面二层楼上窗户砰的一声关上了。

库尔卡先生连忙抓住这个发亮的东西，原来是一只小小的银顶针，里面塞着一个小纸团儿。

律师小心翼翼地展开那张纸，戴起眼镜，念了一遍那用女人清秀的笔迹写的几行字：

> 米洛斯拉夫·塔尔诺齐被囚禁在这个寨子的地牢里。善良的人们，请帮助解救他！

“原来如此，”库尔卡喃喃地说，“巴穆特卡伊的话我这才明白了。”

# 第四章　夜

关于艾米尔·塔尔诺齐被关在涅杰茨寨的消息，象闪电一般霎时传遍了若尔纳城。这件新闻经那些闲人一番传说，便平添了许多应有尽有的细节和揣测，特别是过了几天，律师库尔卡为了要把他写好的申请书拿去给朋格拉茨审阅并签字，又到涅杰茨寨去了一次，这以后，种种说法就加多了。

据说，好象伯爵对律师提出这样的问题：什么叫"限制法权"[①]，"使用上方宝剑权"[②]，还生效不生效？谁要是非法行使这种古代的法权该当何罪？

"当然是死刑。"库尔卡回答。

伊希特凡·朋格拉茨一双毫无表情的眼睛呆愣愣地瞅着他，沉默了好久才问道：

"假如干出这事来的是个疯子呢？……"

塔尔诺齐被羁押的消息连带着许多可怖的细节，从这位年轻律师的朋友们口中传来传去，一直到这件事的全部情节（当然，一经添油加醋，不免奇趣横生）在布达佩斯的一

---

①② 原文均为拉丁文。

家报刊上用《封建主横行无忌》的标题登载出来。报上的新闻很合一位反对党议员的胃口，他热中于轰动一时的消息，便连忙向国会提出质问：内务部长晓得不晓得这桩不幸的事件，将对此采取什么措施？

内务部长答复说，他没有掌握关于这一问题的正式情报，报纸上的消息难以凭信（可见，当时报纸上的消息就已经不可靠了，直到如今大家还是这么看），然而他答应将正式追查所发生的案件，并将根据获得的情报采取必要的措施（右面议席上闹闹哄哄地嚷赞成）。

于是，国会这个冥顽不灵的庞大机关便转入了下一议程，不过部长即席派出急使到特连倩州去，命令州长迅即查实具报。

州长已经听到把一位律师关在牢里的风声，连忙特地打发一名骑差给涅杰茨寨送了一封密信去，信上婉言劝伊希特凡·朋格拉茨赶快把押在寨子里的那位律师放出来（虽然让这班坑人的家伙去吃吃苦头他心里也高兴）；然而事关重大，部长在等待他的报告，于是这位州长就想把全部案情描绘得似乎根本就没有什么羁押人的事，而只是按照旧时风俗，逢场作戏，把人强留作客，因此上述这位律师目前已不在涅杰茨寨。

伊希特凡伯爵接到信后，反复地看了几遍。他当时已能起床，不过还很衰弱，他那双浑浊的眼睛里显出一种他向来没有过的惊愕神气。

州衙门里的骠骑兵整个钟头在墙根底下跨不离鞍，白

白地等着！

“你不打算写回信哪？”结果还是普鲁仁斯基提起那名专差来。

伯爵一惊，显出困惑不解的神气，耸了耸肩膀，回答道：

“我怎么答复他呀？”

“那我先得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嘛！”

“普鲁仁斯基，你这个无赖。我就是不告诉你那上面写的是什么。上帝在睡觉，狗在乱咬。在这种时候就应该小心谨慎、踮起脚来走路。”

伊希特凡把挂在墙上的历代祖先的肖像看了一遍。他开始语无伦次了。

“他们迫害我，普鲁仁斯基，”他说着，把信揉成一团，随后又向祖先转过身去，对着那些肖像嚷道：

“嗳，你们干吗惊讶啊，我的老爷爷？！”

“你很激动，伊希特凡。”

“扯淡！给我一支铅笔，普鲁仁斯基！”

波兰人递过一支铅笔和一张信纸去。

“哈，哈，哈！这才叫有趣呢！我嘴里说：递给我一支铅笔，心里真想要一柄剑！这是什么年头哇！都发起疯来了。不过，这也并不奇怪！是啊，普鲁仁斯基，你知道吧，我昨天夜里梦见一个白胡子老头儿走到我床跟前，弯下腰来把手放在我的心口上，说道：‘打住！’当时我的心就真地停了下来，再也不跳了！”

"亏你想得出来，不会有这种事情的。"

"不信你瞧，普鲁仁斯基，你摸摸看。"伯爵说着解开坎肩上的钮扣。

普鲁仁斯基把手伸进伯爵的坎肩里去，赌神罚咒地说伯爵的心象一盘水磨似的运动得好得很。

"没有的事。你在骗我，你发个誓！"

普鲁仁斯基念了一大篇正式誓词，好叫伯爵安心，可是朋格拉茨仍然悲观失望地直摇头，说道：

"总归是再也不会跳了。"

"别去想这些，我的好伯爵。倒不如想些别的事吧。顶好还是写一封回信。"

"确实应该答复。"

朋格拉茨抄起铅笔，非常激动地写起来，字写得歪歪斜斜，一行歪到了另一行。瞧，他在那张纸上画的是什么：

猫，若是它乐意，它可以抓一只耗子来吃掉它。而树獭① 则捕不到猫，也就是说，若是猫不肯被抓，树獭便抓不到它，也吃不掉它。小猫克罗希卡向你如此进言。那个代理人正象自己的耳朵一样，您是见不着的了。

奥瓦尔和森特米克洛希的伯爵

伊希特凡·朋格拉茨第四。

---

① 一种产于南美洲栖于树上的动物。

他把写满了字的一张纸叠起来，亲自下楼去交给那骑差。可是他预先吩咐卫兵，找女管家多要一些坏鸡蛋，等州里的专差驰出寨门的时候用来砸他。

州长好歹总算认出了朋格拉茨乱抹的那些字，知道伯爵已经完全失去了理智。不过总要设法把一个律师解救出来，便同副州长一商量，派了一队宪兵去对付涅杰茨寨。不大会儿，一队宪兵便在一位军官的号令下向涅杰茨寨出发了。

瞭望塔上的卫兵看到远处在大路上慢慢扬起的大片尘土中，有一队人在渐渐接近，便急忙去报告伯爵。朋格拉茨命令关起大门来向这队人开炮。

宪兵军官听见炮声，便对士兵们说：

“嘿，弟兄们，这只喜鹊吱吱喳喳叫得好怪！”

可是活该倒楣，他的队伍还尽管往寨子走去。当军官用一只小铜锤子敲寨门的时候，里面粗暴地应道：

“你们要干什么？”

“依据法律命令你开门。”

“我马上就请大人去。”同一个声音在门里嘟嘟囔囔说，好象说话人嘴里塞满一口饭似的。

宪兵们便只好等了半个多钟头；结果也没见伯爵出来，却来了巴穆特卡伊，对瞭望孔叫道：

“你们来干什么？”

“我们不动你们任何一个人，”宪兵军官回答说。“我们要的只是被你们囚禁的那个人。开门！”

“就来，就来！”

两扇满是钉子的沉重的大门终于轧轧响起来，可把那些宪兵吓坏了，八头暴怒的牛，角上戴着箍，每只箍都四面竖起矛头，向宪兵们冲上来。逃命吧，只要逃得了！宪兵们拼命跑，看到哪里就往哪里跑。有些人一下子就被牛角挑了起来，也有被牛踏翻了的。有的人跑到森林里，其余的人都紧贴着垣墙或篱笆，却又被那随着“战牛”奔驰而出的“哥萨克”使矛杆子揍了个鼻青脸肿。

“揍他们，照脑袋上下手，照脊背上下手，可别碰他们的腿！若不瘸了，就跑不了啦！”从楼窗口欣赏这番情景的普鲁仁斯基一阵阵地嚷。

几分钟的工夫就把这一队宪兵收拾干净了：他们纷纷逃散了。只是宪兵军官被雅诺希·斯里玛克抓住了（为了抓住他事先定有赏格——一桶葡萄酒）。斯里玛克和前来相助的米克洛希·斯特烈巧把这位军官捆了起来，推推搡搡地带到那在塔上观战的伊希特凡伯爵跟前。

朋格拉茨马上就在那设有徽号的大厅上召开军事会议，来商讨如何处理这个俘虏。伯爵主持会议；他不言不语地坐在一张样子象宝座的靠椅上，眼睛冷静地注视着一点。普鲁仁斯基在代他发言，柯瓦奇主张释放被俘的宪兵军官，而巴穆特卡伊走得更远，竟建议连同塔尔诺齐律师一并释放：“要知道，我们已经战胜了，显示了我们的本领。现在也给他们看看我们的宽宏大量吧。”

伊希特凡伯爵听到这些话，两眼充血，向巴穆特卡伊扑

过去，扼住老头儿的脖子，要掐死他。

“住口，坏蛋！住口！”朋格拉茨嘶哑地说。“莫非你不知道他要夺去我的阿波尔卡吗？！”

一阵愤怒还没有消释，伊希特凡忽然又号哭起来。他躲到一个角落里，往一只铁皮包镶的大箱子上一趴，象个小孩子似的哇哇哭得好委屈，大把的眼泪顺着他那火红色的胡子往下流。

他的“近侍”叫这事给吓坏了，坐在那里脸色都变了，他们交头接耳地说：“他完蛋了！”

有几个人偷偷地溜出了大厅，聚集在隔壁房间里商量该把伯爵怎么办。

神父认为伯爵神经错乱的征候已经显露好几天了，提议把这事通知政府和他的亲属，或是哄他到维也纳或布达佩斯去，把他送进疯人院。

“绝不能这么办！”普鲁仁斯基气忿地打断他的话。“相反地，应该尽可能把这一切隐瞒起来。我们若是告诉政府或是把伯爵送进疯人院，伯爵的亲属马上就来插手，把我们赶出涅杰茨寨。这么大冷天一下子来到大街上，我可一点儿也不感兴趣。要是这合你们的口味，各位先生，我也不拦你们。我就是不懂，为什么伯爵疯了，咱们也得跟着发疯。但是看苹果树上生的小虫子吧，简直就跟那苹果树枝一个颜色，连这些无知无识的小生灵都知道这么办，这不是傻，而是有心眼儿，为的是伪装。”

普鲁仁斯基为了证实自己的话，举出历史上一大堆例

子，并随口提到十六世纪的一桩事：科希策的主教死后，他的亲属为了享用他的财产收入，把遗体整整冷冻了半年。

“相信我的话吧，先生们，”他又补充一些话作为结论，“把整个事情隐瞒着，这是上策。咱们把大门一关，外来的人一个也不放他进来，好叫有关伯爵理智状况的风声不会透露出去。”

老柯瓦奇点头赞成，巴克拉也支持普鲁仁斯基的意见，只有巴穆特卡伊显出受委屈的神情叨咕着：

“话是说得全对，不过他差点儿没把我的喉管掐断了。我可以发誓，要不是他，不管换上哪一个，就是把整个寨子许给我，我也不受这种气。”

他们回到大厅里；伊希特凡伯爵已经恢复常态，并且似乎精神同往日一样饱满。总之，近来他的心情常常起着急剧的变化。当伯爵高兴的时候，说出话来合情合理，想出办法来非常巧妙，这又显得还有些希望。尤其是在他喝够浓浓的咖啡以后，头脑特别清醒。因此，在他房里一张茶几上总是放着一把银质大咖啡壶，有的时候，他一口气就喝上十五杯。

“呃，先生们，”他高高兴兴地呼唤了一声。

“对那个俘获的宪兵军官我已经决定了办法。”

“您的任何命令我们都一定能完成。”柯瓦奇先生恭顺地答应道。

“不，我亲自来办这事。”

伯爵说着，就到寨院里去了；他拍了拍那被捆起来的宪兵军官的肩膀，挺亲热地对他一笑，和颜悦色地说道：

“胜败兵家常事，先生。因此您不必为您的失败而惭愧。我放您回去，请您向正副州长二位大人先生转致我最恭顺的敬礼。”

他随即向周围的“哥萨克”转过身去，吩咐说，既然委员老爷的马被牛刺杀，那就把这位军官先生安置在驴背上，照样捆住，并且命令两名“哥萨克”送他一程。

遵照伯爵的命令，他们在军官的背上挂了一张纸，纸上有巴克拉用斯洛伐克文写的清清楚楚的大字：“好一个神通广大的州衙！我来时骑着马，去时跨着驴。”

宪兵军官恳求伯爵别让他受这种耻辱，倒不如把他枪毙了，但也没有用。

“不行，”狠心的伊希特凡把脚一跺。“让村庄里的人看看纸上写的字，叫大家知道，敢于阻挠朋格拉茨的会落到什么下场。”

州官对于朋格拉茨的专横非常恼恨，这不是闹着玩儿，这种侮辱可不能忍受，就是死人也会着恼的！于是，州官衙门就行动起来：把伊希特凡·朋格拉茨控告到法庭里，列举他非法剥夺律师塔尔诺齐自由和抗拒官府的罪名。不过这可不是一时就能解决的事情。首先，法庭应询问上议院是否同意褫夺议员朋格拉茨伯爵不可侵犯的权利，以便交付法庭审判。上议院也许会过问这事，可是那里设有一个专管议员不可侵犯权利的委员会，因此案件会交给委员会

来承办。然而大家知道，这个委员会的成员彼此不爱照面，因此，塔尔诺齐这个可怜虫可能要等到头发白才能恢复自由。

可是，州官衙门来不及等上议院批准，将朋格拉茨伯爵交付法庭审判，就去找布杰青的驻军长官朋格拉茨少校要求派兵援助；这有什么办法，只有一个冲锋把涅杰茨寨拿下，才能救出那个律师来。

“当然，并不是为了一个什么律师，”副州长特别指出了这一点，“这些家伙象池塘里的水蛭，还怕少了吗！——而是为了维持治安和州官衙门的威信。”

“对，”驻军长官同意了，“律师必须恢复自由，况且那小伙子是个少有的诚实人。我认识他。”

“那么说，您要提供我们必需的兵力啦？”

“当然，照上级的命令，我也有这种责任。”

“可是什么时候派呢？”

“马上就派。”

“那好极了。您可以给我们派多少人呢？”

“一个人。”

副州长在靠背椅上神态不安，如坐针毡，他知道涅杰茨寨寨主朋格拉茨伯爵跟朋格拉茨少校是本家，因而疑惑地瞧着驻军长官，反问道：

“一个人？我看，您也是在捉弄我们吧？”

“这我想都没想过。不过，这次军事行动唯独需要一个人。再说得确实些，只需要半个人。”少校说着，向副官室里

望了一眼，吩咐人打发“贴饼子”到他这里来。

这是个身材矮小的吉卜赛人，军衣上钉着一颗呢料星章。他是驻防军里个头顶小的一名士兵，因为他长的那样个头，外号就叫“贴饼子”。他进门来了个举手礼。

“您瞧，要是把他当个真正的人，似乎还差点儿什么，”朋格拉茨少校高兴地说。“可他从牢里救出一个人来还是行的。”

“哦，我倒要瞧瞧再说！”

“再没有比这更简单的了，亲爱的副州长。涅杰茨与布杰青之间有一条地道，‘贴饼子’是很熟悉的。过去碰上一个寨子遇到危急，里面的住户就走这条地道，逃到另一个寨子里去。”

“真他妈的见鬼！”副州长嚷了一声。“我们以前怎么不知道这回事！”

“那您怎么不问问我呢？现在这么办，副州长先生，您抽您的烟，你呢，‘贴饼子’老弟，装上些干粮，带上一串钥匙，下地道去，快把那律师给我们领来。”

“可是他怎么能钻进寨子的牢房里去呢？”副州长还在那里怀疑。

“地道刚好连接着这两个寨子的牢房。只消把墙上的一扇小门打开。由于地下室里漆黑一片，关在里头的人轻易是发现不了这扇门的。这条暗道还是当年伊希特凡·孙奥格命令挖的，当时为了潜入涅杰茨寨的牢房，去搭救艾尔热别特·佐包尔所生的一位美丽的涅杰茨郡主。她被幽禁

在那里。到底还是救出来了，真是诡计多端！但想想看，为了一个女人，竟挖了这么长的一条地道！”

那还有什么可说的，这班瞎胡闹的家伙自古就扎下根了。

*　　　*　　　*

飞吧，飞吧，小蜜蜂儿，嗡嗡叫着，在湼杰茨寨的花园里采你的野石竹花露吧！我没什么可问你的。提起那个姑娘来，你却一点儿也不知道，当年她在这儿也是满园里飞来飞去，享受着石竹和玫瑰的芬芳。也许，只有你那前二十代的祖先看见过，她在穿行这条小路，听见过黄橙橙的砂砾在她那小巧玲珑的鞋底下喀喳喀喳响。小蜜蜂儿，提到这事，你可就一点儿也不知道了。至于那些老树，却又当别论了。它们大概还听到过这小可怜儿的悲伤的叹息。当初她时常说：“唉，他什么时候逃出这儿去呀？”后来的语调就更伤心了，一个劲儿念叨着：“唉，他什么时候回来呀？”这都是它们听在耳朵里的，可是不懂，为什么这姑娘既愁“他不逃走”，又愁“他不回来”……这些话解释起来倒也简单：阿波尔卡先说的话是为塔尔诺齐被关在牢里而发的，随后她叹息着说的话，正是他谜一般地在牢里消失不见的时候。

可是，花园里的花多么诡谲，多么爱虚荣，多么娇气：自从失却那女人的青睐，它们便撒起野来，闹得不成样子了；紫罗兰褪色了，当初百叠千层的蔷薇如今穿着一条单片儿裙子就开放了。嗡嗡叫的小蜜蜂儿，你对这些是不会感到

兴趣的，那你就飞吧，你循着自己的路线飞吧！我没什么可问你的。

瞧你这只老猫头鹰，每天夜里在这破败的塔顶上哈哈笑。当年柯烈尼阿克在塔上吹喇叭把民兵召进寨子里去的那些日子，你大概还记得吧。想必你那时就在那座断塔的废墟中哈哈笑，召唤那些门窗紧闭、飞鸟飞不到、蛇虫爬不进的处所的妖魔鬼怪和幽灵幻影了。

于是，它们便聚集到这寨子里来——吓唬主人，使他恐怖起来，跟着他来来去去，用种种声音唤他，揶揄他，然后从旁溜走。

你们这些妖魔鬼怪和幽灵幻影，是谁叫你们来找他的？你们从哪里来，又溜到哪里去了呢？既然什么时候这儿那儿都有你们，那就是说，你们的本领大得很！

那只每天都在折磨着普罗米修斯的鹫鸟比起你们来就是安琪儿了：它不过是啄啄那位英雄的肝脏，而你们却拿这位不幸的伯爵的脑髓来狼吞虎咽。

为的是什么？谁知道！谁能说为什么这位陶瓷巨匠的命运，偏要这样而不那样？须知人们在它手上就是一些坛坛罐罐，什么时候怎样来打烂它们，这完全由它决定。

在柯烈尼阿克曾吹过喇叭的塔顶上哈哈笑的老猫头鹰，虽然你大概也知道点儿，可是我不来向你打听。使我感到兴趣的是“什么”，而不是“为什么”。

关在牢里的塔尔诺齐没影儿了，涅杰茨寨的人谁也说不出个道理来，这就彻底把伊希特凡·朋格拉茨给毁了。

在恐怖笼罩下，一些奇奇怪怪的预感使他寝食难安。

"他们要夺去我的姑娘！"他一个劲儿数落，惊吓得牙齿直打战。

他的那些"朋友"安慰他，劝告他说，谁也不会来抢他的阿波尔卡，即使抢了去，损失也不大。再说谁会来抢她呀？塔尔诺齐自己没灾没祸就逃走了，恐怕已经觉得万幸了。他未必会再到寨子里来冒一回险。除了阿波尔卡，在若尔纳有的是姑娘，比稞麦地里的野罂粟花还多，可以另找一个。

然而劝也是白搭，朋格拉茨直摇头，说这是鬼把塔尔诺齐放出去的，有一种超自然的力量在帮助他。鬼要来找他伊希特凡·朋格拉茨报仇，说不定什么时候会来，连他本人也拖走。邪气是不会来触动阿波尔卡的。哼，难道说它能碰阿波尔卡！爱神会来卫护她的，而爱神比鬼怪厉害得多，因为从娘家那面算，她是狡诈的侄女（虽然从婆家那面算，跟各位神祇都是亲戚）。

朋格拉茨夜不安枕：种种幻觉在折磨他，常常醒了，就喊起救命来。有时甚至白天也是幻影幢幢，他就逃到院子里去躲开它们。有一回，伯爵赤条条的跑了出去。柯瓦奇和普鲁仁斯基跟着撵上去把他抓住，用力把他安顿到寝室里；给他头上放了冰袋，他才消停下来。

这个可怜虫象一支蜡烛似的渐渐消蚀下去，越来越不成人形了。有时他诉苦说，他胸中盘踞着一条蛇，这条蛇使他害怕，非要神父随时随地陪着他不可。伯爵到花园里或走廊上休息一会儿，神父就得在他周围划上圈子念咒，好叫

魔鬼跨不进去。

“别胡闹，别上我跟前来，阿斯莫杰依[1]！”他对望不见的敌人嚷道。“要不然我就揍你！”

不久以前还是那么壮实的一条汉子，如今大伤元气，成了个躬腰驼背的人，叫人瞧着都难受。他一天天憔悴下去：眼睛深深地陷进眼眶里，蒙上一层灰色的翳子（只有当伯爵发起怒来，才又闪出那不祥之兆的绿光）；眼窝下面的青痕也越来越厉害。朋格拉茨每回照镜子，看到这些青痕，总是向人诉苦：

“这是阿斯莫杰依的鞋后跟印，他整夜拿脚往我脸上踩。”

逢到朋格拉茨消停的日子（碰巧也有那么一天），他不言不语地一坐就是几个钟头，样子显得和善，眼睛凝视着某一点。要不就是蹲在地毯上独自打牌，洗了发，发了洗，几个钟头玩个不停。若是阿波尔卡来看望他，问他觉得怎么样，他总是一本正经地显出很神秘的样子，悄悄对她说：“我在跟上帝打牌。还是我赢了呢。”赢了，他笑嘻嘻的，挺高兴，输了呢，就非常懊丧。

有时阿波尔卡问他跟上帝赌什么，伯爵总是沮丧地把脑袋一耷拉，有时候还哭起来，但是其中的秘密无论如何也不肯泄露。

逢到他高兴的日子，他挺随和，自个儿唱唱咧咧的，走去看看他那只蜘蛛干了些什么（当然它什么也没干），吃过

[1] 恶魔的名字。

午饭，便到马厩里去请他那匹爱驹滑铁卢吃些糖，捋捋它的鬃毛，拍拍它的腹背，有时还去吻吻它额上的那个白点儿。要不就到花园里去，在林荫路上散散步。他从不碰一碰那些名贵的花卉——山茶花，风信子，木兰；反而到草丛里去摘些野花来插在帽子上。

通常疯子都喜欢野花，大概是因为野花夹杂在草里，可以任大地的性子，乱长乱开花。一个狂人的种种想法都是不知不觉地产生的，他的思想根源就是灵机一动。所以就这一点来说，野花的乱开和疯人的想法如出一辙。

花园里有一条小河，河边耸立着一座凉亭，河床里的水已经干涸，伊希特凡伯爵走下去，在砂砾里一掏就是老半天，捡起那些顶花哨的石子，把几个口袋塞得满满的。他特别高兴的是找到了藏红色的石子。他把他的战利品倒在大厅中央的地上，那里已经堆起一大堆河里的石子了，碰上普鲁仁斯基或巴穆特卡伊走来，他就把这堆石子指给他们看，那种自负的神气就象指的是童话中印度国的一堆宝贝似的。

“瞧，好歹也给咱姑娘攒起点什么来了。我百年之后也就够她过日子的了。”

他想到阿波尔卡永远不会丢开他……这是一种狂恋，在他发病的时候，夜里失眠，破坏东西，还折磨人，这种狂恶表现得很明显。种种幻觉使他坐卧不宁——从墙里，从家具里发出大大小小的声音来，有的勉强听得见，有的震耳欲聋。鬼影憧憧，在他面前摇晃，在他面前跳跃，除了他谁也

看不见；还有那些祖先来找他说话——也只有他一个人听得见他们的声音，能跟他们谈话；有时他跟一些无影无踪的敌人搏斗，抄起贵重的花瓶和手边的所有东西向敌人砸过去。这时人们就要跑去找阿波尔卡了。这姑娘走来，带着责备的口吻对病人说：

“看在老天爷份上，伊希特凡第四，您这是干么呀？哎呀呀，伊希特凡第四！”

伯爵顶喜欢的就是“伊希特凡第四”这个称号。阿波尔卡瞧一眼，就能够使他消停了；一双冒火的眼睛里充满了热泪，手也放下来了，胸口也不吁吁直喘了，呼吸也渐渐匀称了。霎时间他由一头野兽变成了一个无依无靠的人，姑娘拉着他的手，象牵着一只驯顺的羔羊似的，把他领到外间屋里去，那里经常放着一个冰水桶，阿波尔卡把手巾放在水桶里浸湿，按在病人的太阳穴上。

冷水使得人着起慌来，他浑身哆嗦，牙齿直打战，可还是忍着，不敢抗拒，而只是合起一双枯干憔悴的手来央告说：

“饶了我吧，阿波尔卡！”

这些幻觉和诱惑有时似乎跟真实的境界纠缠在一起了。有一天晚上，他从寝室里跑出去，大喊玛科夫尼克和柯玛尔把天上的月亮偷走了，他亲眼看到他们顺着一条长梯子爬上了天。玛科夫尼克这个坏家伙在爬梯子的时候，一脚把一颗星星碰下地来。伯爵对自己士兵犯下的罪行颇为震怒，命令马上给他们钉上脚镣。

他的命令只好去执行，因为这当儿月亮果真不见了（隐在不大一块浮云里）。伊希特凡伯爵亲自来看着给这两名贼钉上脚镣，第二天还跑去看了几趟，看他们怎么坐牢，到了晚上月亮却又出来了，他便飞也似的跑到地下室去，把关在里面的人放了出来，因为他们已经把偷来的夜明珠归还给世界。

“真是，这两个坏东西竟把月亮咬掉这么大一块！”

等到把偷月亮贼脚上的镣卸下来以后，朋格拉茨向玛科夫尼克招手叫他过来，带着点儿狡猾的神气，好象要商量做什么坏事似的，向他睐了睐左眼，说道：

“哼，你们也真傻！月亮算得了什么，对你们和全世界的人来说，有什么可贪图的！月亮不过能给癞蛤蟆和青蛙照照亮儿罢了！你们既然存心要偷的话，”他说到这里，凑到玛科夫尼克耳边去，悄悄地说道：“就偷太阳！听见了吧，玛科夫尼克！那世上才会闹得个翻天覆地呢！”

忠心耿耿的玛科夫尼克往靠椅跟前靠了靠，恭顺地向伯爵施了一礼。

“遵命，大人，既然您乐意，我们就偷太阳！”

朋格拉茨别提有多高兴了，马上叫了玛科夫尼克，同时还叫了巴穆特卡伊，到他书房里去谈心。

“这才叫好呢！真是出色的主意。不，巴穆特卡伊，你不懂！玛科夫尼克，你去偷太阳。不过明天可别去，后天也别去，赶到……什么时候去，往后我告诉你！而你呢，巴穆特卡伊，我给你许多许多钱，你去把全匈牙利所有正在售销

的蜡烛和蜡烛油都收买了来。等玛科夫尼克把太阳偷走，黑得象地狱里一样，那时候我们来把蜡烛提高三倍价钱发卖。嘿，巴穆特卡伊，你说怎么样？难道我想的不妙吗？啊？”

这时伯爵因为想出了这么个主意，觉得颇为高兴，便跳起舞来，直拍巴掌，后来把手插进口袋去，大大方方地赏给玛科夫尼克一块蓝色小石子，说道：

“喏，拿去，玛科夫尼克，这点儿小意思！”

看来，他的一些思绪彼此还连接一些线，然而这些线是多么细呀！一旦断了的时候，又会怎么样呢？

经过这番谈话，伯爵时常想起玛科夫尼克来，象图谋犯罪的人打听他的同伙似的，偷偷地小声探问玛科夫尼克在干些什么。同时他还向巴克拉和其他人暗示说，眼前会起一些很大的变化。

有一回谈起日历来。伊希特凡伯爵摆出一副教授的神气，象了不起似的，一扬脸说道：

“这都是胡扯！普鲁仁斯基和那些人多么愚蠢！真是一窍不通！他们区分出昼和夜，但凭颜色来计算。一片黑色就是一个黑夜，一片白色就是一个白昼；再来一片黑色又是一个黑夜，再来一片白色又是一个白昼。等永远的黑暗来临，整个世界一片漆黑的时候，看他们怎么来计算日子？那才好玩呢！普鲁仁斯基，要知道以后会真有这样的事！我可以把这事的底细告诉你。可就是要当心，不要说漏了嘴。”

总之，朋格拉茨还没有完全失去理智，就是说，他那构思器的大小轮盘还是一个齿压着一个齿的，他的脑子似乎还在干活儿哩。病人那么始终如一地在准备着应付长夜的来临，周围的人甚至高兴起来。

而这个长夜却蹑手蹑脚的正在慢慢地接近，外界发生的事情只有加速长夜的来临：从若尔纳的市议长布拉奇先生那里来了一份通知书，大意说，现在居住涅杰茨寨的阿波洛尼亚·特尔诺夫斯卡雅业经宣布为已故的彼得·特尔诺夫斯基全部财产的继承人，而他，布拉奇先生，则受遗嘱委托，充当监护人，并执行死者遗嘱。因此，布拉奇先生请朋格拉茨伯爵阁下俯允，将这位姑娘转交其法定监护人，并请将抚养期间伯爵垫付的一切费用开具账单给他。否则只得依法起诉，以及诸如此类的话。

伊希特凡·朋格拉茨看过信后，叫道：

"布拉奇先生，那你就起诉吧！阿波尔卡我就是不给，因为她是我的战争人质，而不是个供给膳宿的房客。再说这姑娘一半天就要成为我的女儿朋格拉茨郡主了。"

伯爵随即命令把送信的差人打了十二棍，而且在阿波尔卡住房的门前和窗底下设下两名武装警卫，日夜守卫着，别叫人家把姑娘抢了去。

现在要营救阿波尔卡，除了诉诸法律，也就没有别的道路可走了；布拉奇便同塔尔诺齐合力干起来：一个是为了他所监护的人获得自由，另一个是为了未婚妻。事情得赶紧办，因为根据寨子里透露出来的不祥风声来看，伯爵精神状

态一天不如一天，开始急剧恶化，让姑娘落在疯子手里，谁知道会出什么事呢？因此，不管怎样，首先也得把朋格拉茨收养阿波尔卡做女儿的事给阻挡住。这似乎并不怎么费事，因为部长（看来受到了特连倩州国会议员所提供的情报的影响）亲自决定不把朋格拉茨的申请书送呈陛下核阅，用铅笔在上面批了“部分失去自制力”，以资存查①。

由于这种官僚主义的裁定，这份文件就埋藏在纸堆里，注定要束之高阁了。

布拉奇和塔尔诺齐不久就到了维也纳，觐见皇帝，拜访了内务部和几位国会议员。咳，他们不能不相信，原来朋格拉茨伯爵（这个残废人真够可怜，他手下人服从他只是由于同情他，再就是为了在他跟前多吃几天饭）在那个把人看得那么轻贱的地方仍然是一种可畏的力量。有什么办法，——一顶大帽子就能使一个人大权在握，不可一世：他可以随时出入人家的门！

对朋格拉茨伯爵这样的人物必须原谅。伯爵的大帽子底下扣着的事，聪明人不来过问。那些当官的也是聪明人，只是耸耸肩膀说：

“你们的要求是合法的，法庭关于这姑娘的裁判一定于你们有利。”

裁判，可是在什么时候呢？法庭里积压着整捆控告伊希特凡·朋格拉茨的状子，如果上议院设立的议员权利不

---

① 原文为拉丁文。

可侵犯问题委员会从不开会的话，可有什么用。

监护人跟未婚夫到处都跑遍了，在报纸上又发表了一篇《若尔纳人质的故事》，然而还是一无所得。还是那位布杰青的驻军长官给他们出了个好主意：

“搭救这姑娘最简单不过了。就是得想出一个可靠的办法来。我对伊希特凡知道得很清楚。的确，我不知道目前他的理智状况怎么样，因为寨子里已经有好几个月不放我进去了。这当然是可疑的，因为他周围都是些坏蛋和寄生虫。不过，若是伊希特凡的脑子哪怕还能好好地想一点儿事，那么，他那崇拜骑士荣誉的老想子怎么也去不了。要知道这姑娘在他那里是作为战争人质。那就是说，在别斯捷尔采市政府把艾斯捷拉还给他以前，他是不会把姑娘交出来的。不过，当真还了他，我敢拿脑袋打赌，他二话不说，准把阿波尔卡还给你们。想打个赌吗，布拉奇？”

“真是的！”年轻律师叫了起来，兴冲冲地采取了这条轻而易举的计谋。“这我怎么至今也没有想到呢！”

“是啊，”布拉奇拉长了声调说。“当然，可以来试一试，可我们上哪儿去找艾斯捷拉呀！”

“要是用心找，草垛里一根针也能找得到。弄到一个别斯捷尔采这座著名城市的代表团一点儿也不费事：昨天我看见哪张报上说，连盖菲带着他的班子正在洛尚采城演出呢。”

塔尔诺齐觉得朋格拉茨少校的主意挺对劲，这位律师第二天就上别斯捷尔采城寻找艾斯捷拉去了。他在那里只

打听到艾斯捷拉跟别亨齐几年前就一块儿搬到艾尔谢库依瓦尔去了。告诉塔尔诺齐这个消息的那个皮匠最后又找补说：

“您要是找着了别亨齐男爵，请您告诉他一声，他欠我的那一百福林总该还我了吧。”

律师来到艾尔谢库依瓦尔，遇见他在大学里的一个同学，这位同学想起来，几年前别亨齐当真跟一个挺标致的少女在他们城里住过，可是过不久就搬到瓦古依赫依镇去了，还欠下他七十福林。

“您若是遇见他，请您向他提一声欠款的事。”在告别时塔尔诺齐律师的同学向他说。

塔尔诺齐也答应了代他向男爵提到欠款的事，就上瓦古依赫依镇去了。那里听说有人打听别亨齐，一大群放高利贷的犹太人往塔尔诺齐这儿跑来了，不消说，别亨齐也欠下他们债了（显然男爵先生在这里耽搁的时间比较长）。闹得这位年轻律师还没有打听到别亨齐目前的住所，首先就得回答那些犹太人提出的许多难以解答的问题。譬如说，问他“为什么要找少别亨齐”，以及诸如此类的话。应该说，当地犹太人对于别亨齐的事是完全知道的。

例如，眼前他们就谈到两位男爵都在他们那旧寨子里住着，离克利凡卡村不远。那艾斯捷拉要是还没跟哪个军官跑了的话，大概也住在他们那儿。

“怎么，难道她在这儿跟哪个军官有一段渊源吗？”

“还不止一个呢。”

"那么，您认为他们哪一个把她从别亨齐手上夺过去了呢？"

"她就是这么一块料，自己想抓谁就抓谁。"

男爵的一位债主阿尔明·布留里显出一股讨好女人的劲儿来替她辩护：

"没有的事，两年前在柯希采我还见她跟男爵在一块儿呢。"

"两年！从那时候算起，十回她也跑得了。"

"我想，"布留里操着生硬的匈牙利语反驳说："她现在也不会叫哪个军官红了眼。"

于是，塔尔诺齐就抱着总归会找到艾斯捷拉的希望，上克利凡卡村寻找男爵的栖身之所去了。

乘车可以到克利凡卡村，再过去就得顺着山谷走那条曲折蜿蜒的羊肠小道了，爬上悬岩陡壁，翻过几座山岭，顺坡而下，来到峡口。一座寨子这样巧妙地隐藏在高耸入云的山丛里，使人一望便可以想见当年那一代代的别亨齐男爵是用它来干吗的了：那里可以稳稳当当地收藏宝贝，可以掩护一位见不得人的美貌情妇，只因她不是合法的妻子。

山谷深处有不大一块高地，面积只有二公顷左右，上面长着些珍贵的栗树和顶端尖得犹如卫兵刺刀的百年枞木，小小的寨子就坐落在这里。

坏就坏在这坐落上。如今这两位别亨齐心里埋怨也不是一回了，这寨子不能时常挪动地方啊！

也许是男爵不喜欢这个地方？没有的事！这里风景异

常优美，可这又有什么意思！……叫人心烦的是周围老远的人都知道他们的底细。要是每年挪个地方，就能消消停停地过日子了。

塔尔诺齐到别亨齐的寨子得走着去，便叫雇来的大车停在克利凡卡村客栈的院里，好让那赶车的暂且坐一下酒座儿，欣赏一下那雅诺希克的像片，这雅诺希克是从前这一带山区里一个大名鼎鼎的强盗，为人慷慨大度，喜欢吃喝，也爱请客（饭后雅诺希克腰里的皮带得放开七个眼）。

塔尔诺齐把一个乡下小伙子带上当向导，这小伙子保证熟悉道路，又深知男爵家的事。

"你到他们寨子里去过吗？"

"去过好几回了！"

"那就是说，你在那儿也看见一个挺好看的姑娘啦？"

小伙子诧异得瞪大眼睛说：

"他们家什么样的姑娘也没有，就是一个管家婆；长相很丑，一脸皱纹，象干蘑菇。"

"我知道，那是罗查克大婶。可是除她以外……"

"不，不……罗查克大婶早就带着汤匙搬到另一个地方去了……"

"这是什么地方呀？"

"有那么一个地方，她在那儿没得吃也对付得过去。可她生前也不是经常有得吃的，现在倒享福了。"

"这么说来，她是死了？"

"那还用说，提起这事来我再给您详细谈谈吧。说句老

实话，这可怜虫就是因为什么也没吃才死了的。”

“为什么她不想吃呢？”

“她倒是想吃，可是男爵就是不给！”

“他们为什么不给呢？”

“就因为连他们自己也什么都没有。”

“是这样啊……依你说来，如今他们家管家婆是新来的了？”

“是新来的……”

“那么，寨子里除她以外就再没别的女人啦？”

“没有！”

塔尔诺齐懊恼得直咬嘴唇上那撮黄色的小胡子，一边抡起手杖向道旁银晃晃的披着轻霜的残花乱打。

“那么，这个新管家婆叫什么呢？”

“叫艾斯捷拉。”

“哎哟，上帝保佑，咱们快点儿走吧！”塔尔诺齐正在登上柯科尔岭，嚷了一声，差点没跑起来。

从山顶望去，小伙子已经指出别亨齐那寨子的隐约的位置了。

“冒烟的地方就是吗？”律师问。

“不，还要近一些。寨子里是难得会冒烟的。那股烟是放牛的点的火堆。”

过了不到一刻钟的工夫，他们总算来到了那座名叫“沼泽地”的罕有的枞树林子跟前，在小路拐弯的地方，从茂林里走出一个头发蓬乱的人来，他脚穿大皮靴，身穿一件破棉

袄，一顶羔皮帽子扣在后脑勺上。

小伙子从旁捅了捅律师，说道：

“瞧，这就是老男爵。”

塔尔诺齐本来认识老男爵，在若尔纳跟他见过一两次面，可是，谁能想到那位文文雅雅的戴着一副眼镜的男子跟这个蓬头散发的满脸胡子的老头儿是一个人呢。等到再走近些，他才确信，这个穿着破衣烂衫的人就是别亨齐男爵。然而这有什么可奇怪的？这里附近既没有理发馆，又没有时装商店。

“日安，男爵先生，”塔尔诺齐抬了抬帽子。

“嘘——！”男爵嘴里嘘了一声，开始直打比画，要他们往后退。

律师跟他的向导照男爵的请求行事，后退了约四十步；男爵跟着他们，最后走到塔尔诺齐跟前，和蔼地微笑着，向他伸出手来，问道：

“您贵姓？”

“艾米尔·塔尔诺齐，若尔纳的律师。我想您是认得我的。”

“当然，当然，”男爵高高兴兴地嚷道，虽然从他脸上的表情来看，他已经记不得这位年轻的法学家了，“能够跟您见面使我很高兴！多么好的运气，真是太好了！”他搓着手，又找补说，“请您原谅，我这样迎接您太不礼貌了。我怕的是您别把我枞树林子里的黄雀儿吓跑了。看来今天的收获还不小哩。”

“啊哈，我明白，男爵先生……”

“是的，是的，我也怕您踩着我的套索。”

“套索？”

“是的……我的天哪，我这儿有的是闲工夫，可是干什么不活动一下呢？我所以不能在这里打一头狮子，理由很简单，只因……”男爵说着瞧了瞧自己身上油腻腻的棉袄，有些不好意思起来，便牛头不对马嘴地结束了他这番话：

“只因我没有火药。不过，这也不成理由……可瞧我怎么了，我不过是想说这里没有狮子罢了。”

“对。”

“所以我决定捉鸟雀。啊，这是多么好的消遣哪！既不用伤害生灵，又不需要流血。对于我们讲人道主义的时代来说，真是一种非常理想的运动！鸟雀自己把脑袋伸进套索里来，这正跟别的贵族在首都开设各式各样的银行和保险公司搞的那些玩艺儿差不多，不是吗？可是，这话咱们回头再说。现在还是您来说说，您是怎么来到只有鸟雀会飞来串个门的地方？”

“我找您来了，男爵先生，说得确实些，就是找您的少爷。”

“噢，”男爵疑惑地瞧了瞧塔尔诺齐。“大概他欠您点儿钱吧？”

“不，您这是怎么说的，我完全是为别的事。”

“机密事吗？”

“一点儿也不机密。”

"那您就说吧。给咱们送点儿什么来了吗?"

别亨齐显出温柔的笑容,亲切地搀住年轻律师的胳膊,好象他们两个已经交了一辈子的朋友似的。

"相反,我想在您这儿拿点什么走。"

别亨齐觉得很奇怪,开始盘算起来,他们家里还有什么可拿的,却想不出有这样一件东西。

"我想把你们的艾斯捷拉带走。"律师说明了来意。

男爵惊异得连嘴都合不拢了。要把艾斯捷拉带去?假使塔尔诺齐对别亨齐说,我是来收罗你们寨子屋顶上的青苔,恐怕他还不至于觉得这么奇怪。他费尽脑筋捉摸这个问题:忽然有人要这个过去的演杂技的女骑手干什么呀?

"要艾斯捷拉?"男爵注视着塔尔诺齐的眼睛,反问了一句。

"是的,我上您这儿来正是为的这事。"

"噢,可是您要她干什么呀?"

"她关系我一生的幸福。"

男爵不由得笑了笑,本想摇头,可是忍住了;总而言之,各有所好,俗语说,提起口味就别争吵①。这种不可理解的离奇的情欲本是常有的事:阿尔托斯·弗路根齐乌斯②曾锺情于自己的祖母,詹姆斯·克拉尔东③曾对一个瘸腿的女子极其缠绵;可能那位巴斯特拉娜④小姐也叫人爱上了。

---

① 原文为拉丁文。

②③ 都是十九世纪末出现在多种文学作品和画刊中的人物。

④ 巴斯特拉娜是十九世纪以外貌丑陋而闻名于世的墨西哥女人。

重要的是，男爵在这里也能捞上几个钱，这对男爵爷儿俩来说倒是挺合适，因为他们瘪得真够瞧的了。老男爵等的就是顶棚上掉下馅饼来，已经等了好些日子。不过他总还是怀疑生怕受人愚弄，小心谨慎地问道：

“您最后一次是什么时候见过艾斯捷拉的？”

“我从来也没见过她。”

“那我就一点儿也不明白了，年轻人。”男爵说，声音里带着些忧愁与失望。

“您不用纳闷，我来边走边向您说个明白！”

塔尔诺齐对向导打了个招呼，叫他先站一下，再远远地跟着他们走；他便同男爵携手沿着森林中的小路走下谷地，一路上散发着杜松子的香气。

塔尔诺齐爽爽快快地把所以到这里来的一段经过讲给男爵听了：他的未婚妻怎么顶替艾斯捷拉作为人质落到了那起兵讨伐别斯捷尔采城的朋格拉茨伯爵手里，现在解救阿波尔卡唯一的办法就是把艾斯捷拉还给朋格拉茨。

巴尔男爵挺高兴，赞成他的办法，但是同时指出：

“这个主意很切实际，不过我怕我儿子会反对这件事情。您瞧见了没有，这许多年来他跟那个可怜虫在一起过惯了……唉，他们俩真是难舍难分哪！”

“男爵，照您这么说，那我算白来了？”

“哪里，我倒不是这么说，不过……”

“您爽爽快快地说吧。”

“有许多障碍。”

"您打个比方好吗？"

"哪怕就这一点来说吧，眼前艾斯捷拉给我们管理家务。您要是把我们这一个聪明伶俐的当家人给弄走了，叫我们怎么办呢？我们找谁来替她呀？我们是贫寒人家，艾斯捷拉对我们说来简直是宝贝，谁来补偿我们这项损失呢？"

"至于谈到赔偿损失的话，男爵先生，那我已经准备……"

老别亨齐喜欢得搓了搓手，可是他的脸上表现出一种象是伤了自尊心的神情。

"唉，您怎么了，先生！我指的不是这个问题的卑贱的钱财方面，而是艾斯捷拉对我们恋恋不舍，我们也非她不可，她要是走了，我们会因为看不到她而非常难过的。钱呢？钱对于我们来说算得了什么？去它的吧！不管是我，还是我的儿子，决不接受您一文钱。这怎么行！假使好朋友借给我们点儿，那倒是另一回事，——当然，我们也不推辞了。"

"我给您效劳！"

"那还有什么可说的，我的好朋友，我乐意帮您的忙，"男爵回答，仿佛忽然间下了决心似的，紧紧地握了握律师的手。"说句心里话，我对您很同情！这是我的老规矩了：提起急公好义的事来，我就豁出去不要命了。我向来是年轻人的朋友，嘘嘘……"

"谢谢您，男爵先生。我可明白了，您是会在您少爷跟

前替我说句话的。"

"我对您说句实话，就在今天，至迟不过明天，艾斯捷拉准会到您手里。把她给您送到哪儿去呀？"

"不能把她马上就带走吗？"

"瞧您说的！难道可以那么着慌吗？年轻人就是这样轻率[①]。首先要有耐性，俗话说，'一着慌，惹人笑'。还得腾出工夫劝劝他们俩。您就交给我吧，放心回您的住所去。一切都会安排妥帖的。您住在哪儿？"

"在克利凡卡村一家酒馆里。"

"那么就让艾斯捷拉今天或明天到您那里去。一言为定啦！"

塔尔诺齐热烈地谢过了老头子，紧紧地握过手以后，就在巴路佳依的羊棚附近分手了，不料羊棚里窜出一大群守羊犬，高声叫着，向他们扑过来。

塔尔诺齐折回克利凡卡村，男爵却急忙奔往自己的寨子。可是男爵还没走两步，似乎又忽然想起一件事来，向年轻律师喊道：

"喂！我的好朋友，回来一下！我忘了求您一件事。"

塔尔诺齐赶快跑到男爵跟前，说道：

"请您见教，先生！"

"您看见了吧，"男爵说时有些难为情。"事情当然挺棘手，不是那么顺当的，不过我们把它解决的越快越好……我

① 原文为拉丁文。

指的是弄几个钱……借钱，”男爵毫不在意地撇了撇嘴。“我儿子很轻浮，受的就是这样教育嘛，这得怪我，可他也得怪自己。然而现在这毛病改不了啦。不过我应该告诉我儿子，您答应借给我们相当的一笔款子。真没办法……嗐，这个该死的年头儿！连最高尚的行为都跟低级趣味分不开。去他妈的，这十九世纪！那么我可以向他提个什么数目呢？”

塔尔诺齐迟疑一下，说道：

“我实在不知怎么说好。我想就两百福林吧。”

巴尔·别亨齐轻蔑地哈哈大笑说：

“就是这么个数目啊！两百福林，这只够我那游手好闲的家伙花一天！唉，先生，您想也想不到我那儿子教养得多么糟糕啦！再说，您要注意，先生，艾斯捷拉是伊希特凡·朋格拉茨亲自在若尔纳花六百福林买来的。是从谁手上买来的？从一个跑江湖演喜剧的平民手上买的！不，您对别亨齐男爵太小气了，您真真是个阿巴贡①。”男爵说到这里，开玩笑地在律师的肩上一拍。“整整值六百福林的东西，您总共才出了两百。”

“是啊，不过，显然当年的艾斯捷拉还要漂亮点儿。”塔尔诺齐喜滋滋地反驳说。

“哼，那怎么着？您要她不是为的漂亮吗？不错，她那时候是漂亮些，可是现在却变得更聪明、更丰满了。”

这种论调叫塔尔诺齐听着生气，同时那些讽刺话也使他忍不住了：

---

① 法国剧作家莫里哀所写著名喜剧《悭吝人》的主人公。

“您还打算把她论斤卖不成？”

“呃，慢着，年轻人！难道说咱们是在谈买卖吗？问题在于彼此的交情。我凭人格担保，只是交情！几年前我跟乌艾里斯基王子打猎的时候，他对我说：‘我的好别亨齐，咱们还没抓住尾巴的那只狐狸是不属于任何人的！’所以咱们尽可以只当没见过面，什么也没谈，好说好散。”

“好了，好了，”律师吃惊地喊叫起来，“就是借给您六百福林我也挺乐意。”

“那好极了！”男爵喊道。

于是他们再来击掌，重新握手告别。这回别亨齐男爵就再没停留了，一直来到那遍地蒺藜和野草的寨院里。艾斯捷拉正在那里摊着一张席子晒白蘑菇呢。

这里需要说一说的是无情的岁月一个劲儿在她那曾几何时还是一张美貌的脸蛋儿上打下了烙印：皮肤松弛了，那巧施脂粉的脸上起了皱纹，连她全身都似乎萎缩了，使人联想到一根剥光了粒儿的玉米棒。只有她那当年美丽的下颏儿还保持着风韵，往下一点就成了双下颏儿，也许一个下颏儿为的是让巴尔男爵来抚摸，而另一个则是让卡罗依男爵来抚摩的。

“嗳，鸟儿在哪儿？”艾斯捷拉看见男爵走进院来，就问。

“鸟儿在树林子里待着哩。”男爵挺快活，笑嘻嘻地回答说。

艾斯捷拉脸上显出不高兴的样子，那张脸就更难看了，

因为她的鼻子象吐绶鸡一样耷拉到了上嘴唇上。艾斯捷拉一拍巴掌（现在这双手已经变得粗糙而且变样了），随手又拍拍那破裙子遮着的大腿，问道：

"您怎么，还想叫我把最后的这几块破布片儿拿到克利凡卡村杀猪的犹太人那儿去卖，好给您买肉做饭吃？难道您忘了我得把蘑菇和那几只黄鸟儿带给他抵肉账吗？"

"得了吧，别冲我嚷嚷了。今天你反正也用不着上克利凡卡村去。少男爵在哪儿呢？"

艾斯捷拉象学生对老师似的向老别亨齐毕恭毕敬地行了个礼，带着嘲弄的神情回答说：

"少男爵大人在饭厅里补口袋呢，因为我把蘑菇和鸟儿往村子里送就该装在这只口袋里。少大人别提多么高兴见他老太爷了。"

卡罗依男爵真在饭厅里待着哩。艾斯捷拉不无恶意地把"饭厅"两字加重了语气，因为这房间倒不如说已经给蝙蝠当了栖身地，而且蝙蝠也不是用它来作饭厅，而是作寝室。

卡罗依·别亨齐先生比我们在这个故事里最后一次与他相见时瘦弱得多了。艾斯捷拉没有瞎说：少男爵果真拿着一根足足有钉子那么粗的针和线在那里缝补一条破得象筛子似的口袋呢。

"呃，怎么样，"老头儿带着极其安静的神气搭话说。在他那平心静气、颇为自负的声调里有难言的隐痛，卡罗依马上就觉察出来了。

“一只也没有吗？”

“一只也没有，”老头儿快活地看了儿子一眼。“我凭什么跟这些鸟儿鬼混呢？我闻着它们的味儿都受不了。”

“哼。那你带了什么回来？”儿子把针放到了一边，带着好奇的眼光瞧了瞧他。

“哈，哈，哈！什么？带回来的那只野兽我连名字都叫不出。是大象吗？不，恐怕不是大象，而是犀牛！”

“我的好爸爸，谁知你又到哪儿去灌醉了。”

老男爵疲劳地往一张歪歪斜斜的靠椅上一坐，这张靠椅已经压得够瞧的了，从那凸起的靠垫里到处都露出鬃毛来。

“呃，孩子，站起来先把门关严，别让那丫头把咱们商量的事听了去……再给我装上一袋烟，然后坐下来，好好听我说……”

“装袋烟？我拿什么给你装呀？”卡罗依踌躇着说。

“得了吧，你有烟。”

“我一文钱也没有，可哪儿来的烟呢？”

“有烟藏着不让我知道，坏东西！”

“我对你说，没有！”

“真的？”老头儿伸出指头，对儿子威吓了一下。

这时卡罗依忍不住笑起来了。

“把我逼干了才算了事。好爸爸，没得可说的，净钻你儿子心软的空子。”

他掀起一块地板，从底下掏出一串苹果大小的干面包

来，其中夹着一个猪尿泡做的烟荷包。

“呃嘿，瞧你把它藏在哪儿了！”

“这有什么不好的？地方潮，烟叶子干不了。”

卡罗依真象个孝顺的儿子那样，给老男爵装上烟，让老头子衔着，那烟斗是樱桃木杆子，用鹅毛笔权充烟嘴，再加上一个泥烟锅子，并且为了克尽孝道，还从桌上摊着的一张账单上扯下一点纸来点上火。说道：

“嗯，爸爸，我来听你说吧。”

老头儿稍稍迟疑了一下，等烟斗里冒起烟来，然后用说故事的方式开始讲述：

“从前世界上有一个人，他的情人被一个疯子抢了去，扣留在寨子里，扣留到如今怎么也不肯放，除非人家把从前他家跑掉的一只可爱的猴子送还给他。于是这小伙子就跑遍人世间找那只猴子。他走着走着，又遇见一个疯子，正在枞树林子里逮黄雀儿。这疯疯癫癫的逮鸟儿的问路人到哪儿去，那个人就讲给他听了，说他正在找猴子，听说这猴子落在一个人手里了。疯子就跟他说：客人，你的道儿算走对了，因为那个人正是我的儿子！”

卡罗依急急地跳了起来。

“你这指的是艾斯捷拉吧？”

“正是她。”

“见鬼！他竟替朋格拉茨来找她？关于这若尔纳姑娘的事我听到过一些。还编了个喜剧来演过一阵哩！”

“对啊。不过现在要收回这姑娘，就得要我们的艾斯

捷拉。”

“莫非你答应把她交出去吗？”

“这算什么话？我们要她干什么呢？你早就嫌弃她了，你自己都想把她赶出去。而现在这可就是大喜临门了！这个朋友答应借给我们六百福林。真是色迷迷的驴子！就是那么一桩小生意，卡罗依！况且无可置疑是正当的，因为结果大家都会满意，大家都走运：律师把媳妇弄到手，我们弄些钱，艾斯捷拉喜欢的也就是那么个地方，她在那里如鱼得水，可以到处逍遥。再说，她本来就想回到朋格拉茨那里去。”

“这个律师在哪儿呢？”卡罗依用低沉的声调问道。

“他在克利凡卡村的酒馆里等着呢。什么时候我们把艾斯捷拉给他送到，他马上就把钱往桌上一放……都是现款……”

老男爵惊异得连一句话也没说完：卡罗依象被螫了一口似的，蓦地跳起来，从墙上把挂在霉得发绿的盾牌上的那支寨子里唯一保存下来的老式步枪拿了下来。

“我打死这个坏东西！我把他活生生的送上烤肉叉子！连杂碎一块儿烤！”

“你怎了，卡罗依！这是咱们唯一的恩人哪！”老男爵抱住儿子的胳膊，和颜悦色地拿好话劝他。“就是吃人的魔王也不能这么办。卡罗依，别干傻事。”

那怒不可遏的卡罗依却挣脱了父亲的手，他的声音发抖，咬牙切齿地说：

“走开！别管我！我真奇怪，你竟不了解我的心情。这个黄口小儿欺负我，幻想别亨齐男爵连自己的情妇嫌弃之后都可以卖出去似的。不过我看，对你来说，儿子的名誉算不得什么！不行，我不能忍受这种侮辱！绝对不行！怎么也不行！我要把他当条狗，一枪打死他！”

少别亨齐抓起帽子就往院里跑，抄近路越过树丛、壕沟和洼地，径向克利凡卡村飞奔而去。

老男爵吓坏了，本来跟着他跑，可是，当然赶不上，于是便停下来，拼命地喊：

“回来，孩子，别干傻事！卡罗依！卡罗依！”

艾斯捷拉在院里已经晒完了蘑菇，冷淡地说：

“又想争吵一场吗，男爵老爷们？”

*　　　　*　　　　*

年轻的男爵跑到克利凡卡村，在酒馆里找着塔尔诺齐。两位年轻人客客气气地见了面，彼此介绍了一番。接着少别亨齐把自己的新相知喊到一旁去，告诉他：

“今天晚上您可以得到艾斯捷拉，不过，为此您得马上离开这里，到邻近的普利沃达村去。恰好那里饭店也比这里强得多。我陪您去。”

塔尔诺齐便吩咐赶车的套车，他们就到普利沃达村去了。可是不是直路，首先走的是上克洛潘卡村去的那条路，然后穿过田野，折向去普利沃达的大路。

别亨齐在普利沃达有一个熟识的老太婆，是他幼时的

保姆，叫什么祖别克；他就打发她给艾斯捷拉送去一张条子，条子上写着，要这位姑娘立刻到普利沃达村的饭店里来，如果老男爵还在家的话，什么也别告诉他。

老太婆碰到艾斯捷拉正好是一个人在寨子里。老别亨齐不由自主地连忙追踪儿子到了克利凡卡，好把一切调停得平安无事。男爵到了饭店里，既没碰上律师，又没碰上卡罗依，觉得事情不妙，一打听，老爷们坐马车上了克洛潘卡，也就是教堂钟楼上盖着白铁皮的那个富裕村庄，于是便向那里走去。他在那里还是一个也没找着，闹到深更半夜空着一双手回家，觉得事情很离奇。

寨子里冷静而凄凉，大门和其他所有的门都敞开着。四处悄无一人，只有蝙蝠在大厅和堂屋里飞来飞去，还有一只夜猫子在不祥地直打哈哈。

“艾斯捷拉！”老头儿在喊她。“你在哪儿？答应一声啊，我的好艾斯捷拉！”

可是毫无反响。

男爵朝她卧室里张望一眼，那寒伧的床铺上空空的。他跑遍了各个房间，可是哪里也没发现艾斯捷拉的踪迹。四面漆黑，但在他头脑里忽然闪起一点亮儿来。

“他妈的，这个兔崽子骗了我六百福林去！哼，你这个流氓！骗子手！”他愤怒地号叫，发了狂似的在屋里乱窜，甚至在黑暗中也无须担心碰上桌椅，因为那里本来就没有这些玩艺儿了。

塔尔诺齐把艾斯捷拉弄到手以后，便从普利沃达回到

若尔纳，卡罗依·别亨齐(腰里装上了六百福林)这一去可就更远了——一直到了布达佩斯。

市议长那么喜欢这位容颜衰老的女艺人，亲自扶她下了马车。

“你这孩子真能干，灵活巧妙地把人弄到了手，”他夸奖律师说。“可是事情还只完成了一半。要知道，这事好象古代寺院里的符节，是两半合起来的，那下一半就该是连盖菲的事了。你赶紧上洛尚茨去，我在这里照料这位……不知道怎么称呼，——我不敢称呼小姐……”

“您可以放心大胆地叫我小姐。”艾斯捷拉回答他的当儿，快活地笑起来了。

“唔，唔，”市议长一再重复说，又仔细看了看这位“小姐”。

塔尔诺齐一分一秒也不放松，立刻驰往洛尚茨，布拉奇便来设法把艾斯捷拉打扮得象个人样子，省得送到涅杰茨寨去丢人。他给她定做了一套玫瑰色绸子的漂亮衣衫，只因从来也没有看过时装杂志，依他看来，当年为了纪念科苏特，在美国发行的一种银币上的那个女人像是世界上最美的了[1]，况且他平生唯独为了这个女人还受过罪(在库夫希捷茵坐了两年牢)，于是便把一块银元带到裁缝瓦列利·里姆巴那里去作样子。

---

① 科苏特(1802—1894)，匈牙利民族解决运动领袖。“科苏特银元”上有自由女神的塑像。

“就照这个样子缝。”他吩咐裁缝说，同时为了配成一套，还叫他给定做一顶象征着自由的弗利吉亚式帽子。毫无疑问，布拉奇这种举动纯粹属于爱面子：一方面，他想表现自己的风雅，而另一方面却为了在女人面前显示一下，看不出这个男子竟如此大方。

裁缝里姆巴把艾斯捷拉浑身上下一打量，给她量了量尺寸，因为早上喝了一大杯啤酒，所以回市议长的话时，对这位女艺人很不赞成：

“这样的身段可不容易缝出个好样式来。”

就在这里姆巴缝衣服的当儿，布拉奇接到律师来信，信上说，他已经跟连盖菲接洽好了。他写道：“该戏班经理将于下星期五偕同‘市政局人员’来若尔纳，因此星期六就可以开始行动。连盖菲这死囚向我讹去不少钱，此外还得担负全班子演员所有这些日子的伙食，不过只要一切得以顺利成功，这也算不得什么倒霉。”

布拉奇得了这个好消息，立刻就坐下来给伊希特凡·朋格拉茨伯爵写信：

> 敬启者：兹因阁下认为阿波洛尼亚·特尔诺夫斯卡雅系羁留于贵处的人质，现别斯捷尔采城市政局表示愿照尊意办理，准备于本星期六将终于捕获之贵寨逃亡使女艾斯捷拉送还尊府。特此奉告。

卫兵把布拉奇的信送进来的时候，伊希特凡伯爵正蹲在房间当中地毯上打扑克（大概又是跟上帝打吧）；卫兵叫

来使在门外等一等，因为巴穆特卡伊严禁把外人放入寨内。

伯爵打开信，读完以后，默默地对它看了半天，接着把牌往旁边一丢，喊道：

“输了！输了就得给！”

卫兵在他面前站得笔直，一动不动，在等回话，可是伯爵没去理会他，有气无力地往沙发上一倒。他额头上冒汗，眼睛朝上一翻，太阳穴上的筋鼓了出来，那张脸变得象是一幅河川纵横的地图。

“准我走吗？”卫兵怯生生地问。

“不，站住！”伯爵喊过后，仔细对他看了看，称赞道：“你站得很好，姿势很英俊。就这么站下去！”

他说着，离开了房间，沿着走廊往阿波尔卡的住所走去，突然推开了门。姑娘正同十二个女官围着一张大桌子吃午点。这样的情景犹如那幅名画《最后的晚餐》①，只是趴在桌上的不是络腮胡子的使徒，而是柔嫩得有如正在开放的花朵似的十二张红扑扑的小脸蛋儿。姑娘们欢笑着，阿波尔卡正挽起绿天鹅绒的外衣袖子，以免弄脏了，用手指蘸起小碟儿里的煤烟来给她的女官画胡子。有两个人胡子已经画好了，惹起一阵阵暴风雨般的欢乐声。

姑娘们一见伊希特凡伯爵，吓得直叫喊，象鸽子见了鹞

---

① 《最后的晚餐》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著名画家达·芬奇（1452—1519）的代表作，内容描绘耶稣被处死前与使徒们一起用餐。

鹰似的，纷纷逃散了。只有阿波尔卡欢欢喜喜，亲亲热热，笑眯眯地急忙过来迎接他。

“我的这帮小家伙多好啊！”她嚷了一声，笑得挺天真自然。“刚才画的胡子把她们乐得那副样子，现在真的看见了胡子倒把她们吓坏了！”

伊希特凡没搭碴儿，闷闷不乐地自顾看着脚下，不过，连阿波尔卡那么仔细地瞧着，都没发现有什么犯病的征候来，伯爵甚至显得很正常，他脸上只露出坚定沉着的表情。

“阿波尔卡，”他带着一种格外伤心的神情说，“过几天有人来接你，就要把你带走了。”

“谁？”姑娘嗓子眼儿里迸出这么一声叫喊来。

“一帮坏人。就是那个律师，你是认得的。唉，你怎么红脸了，阿波尔卡！你多么美啊，真象一朵红石竹花！不过，也许是别的哪一个来接你，这我哪儿知道。他们在星期六来，我就把你交给他们。”

阿波尔卡心跳得厉害，似乎马上就要蹦出来了。

“我一定把你交给他们，你要知道，因为按照战争惯例，必须这么办。总之一句话，战争惯例。这可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事！”

从他的话里可以听出一种出乎意料的严厉和果断。他把双手往后一背，舒开肩膀，昂头挺胸，象要完成一桩值得大家惊奇的丰功伟绩似的。

“所以，你准备一下吧！把你自已的东西都收拾起来，把朋格拉茨家中所有的传家宝也放到箱子里去。这些都是

你的，我的小战利品！”

姑娘泪如泉涌，当阿波尔卡走到伯爵跟前，把头倒在他怀里的时候，他觉得他的衬衫都被眼泪沾湿了。伯爵眼睛里也许是最后一次显出领悟的神情，似乎一股热浪流遍了全身，他声音很激动，兴冲冲地问道：

“你想待在我这儿吗，阿波尔卡？”

姑娘把头发散乱的小脑袋又往下低了低（伯爵对此根本没在意，便打开了她那编成辫子的金发），把脸往他怀里藏，好象不好意思似的，含含糊糊地轻声说：

“我会时常来看您的。时常来。每星期来一回，好吗？”

一种不可思议的力量似乎给了伊希特凡·朋格拉茨一记沉重的打击，他那双手臂搂着姑娘雪白的脖子，象断了似地耷拉下来了。

“那就是说，你毕竟还是要走？”他嘴里冒出这么一句话来。

他用呆钝的眼神茫然地瞧了她一会儿，然后脚后跟一碰，象是挨了打的狗似的，慢腾腾地蹭了出去。阿波尔卡跟在后面，徒然嚷道：

“伊希特凡伯爵，您别生我的气，我每星期上您这儿来两回，您也上我们那儿去两回。咱们永远在一起。我往后还照样儿爱您。”

他顺着走廊跨着摇晃不定的脚步走过去，好象就没听见她在说话似的，连头也不回，耷拉着脑袋，气忿地直甩手。

他来到自己房里，发觉那个卫兵象生了根似的，还在那里站着。

“你在等什么？”他问。

“等回话，大人。”

“什么回话？”

“给您送信来的那名骑差等着回话。”

“噢，对了。叫那个人到这里来。”

老雅诺希·列别尔尼克（就是几年前在瓦格河岸找到阿波尔卡的那个卫兵）进来了。

“转告你们老爷，伊希特凡·朋格拉茨说一句算一句。星期六你们可以来接姑娘。”

他随即从桌上拿起两把精巧的手枪来，赏给列别尔尼克，说道：

“在我这里可以得到或是二十五棍，或是比较好一些的东西。再见吧，老头儿！”

布拉奇差来的人走了以后，伯爵似乎觉得轻松愉快了，一晚上他都唱唱咧咧的，挺高兴，甚至还吹起口哨来。住在寨子里的人彼此说：“显然，咱们老爷今天接到的信上有些什么好消息吧。”关于信的内容伯爵对谁也不说，甚至对普鲁仁斯基也不提，虽然当天晚上他吩咐把普鲁仁斯基叫了来（好久没有这样了），对他说：

“来，朋友，咱们今天来快活快活。”

他们用大银杯直喝到深夜，闹得连小厮到窖里去给他们拿酒都够他跑的，最后，伊希特凡伯爵又跟往常一样高兴

起来了，吩咐把神父、“书记”巴克拉、“团长”巴穆特卡伊喊来，叫他们来个大合唱：

早晨喝酒好，晌午也挺好。
黄昏一杯更加妙，帮你忘却了烦恼。
星期一好，把操心的事儿都赶跑。
星期二、四、五、六也都呱呱叫。
咱们彼此定下来，复活节要从头喝到了。

伊希特凡伯爵自己也跟大家一起唱，用脚给这个没有旋律的滑稽歌曲打着拍子……很可能这剂特效药还能恢复他的理智！

忽然伯爵身上似乎断掉一根弦，他无缘无故地哭起来，挨个儿拥抱他的那些朋友，把他们一阵狂吻之后，拿银酒杯分赠给他们作纪念，就跑到院里去了，从院里又往花园里跑，溜进了养蜂场，在蜂房那里坐了下来，一动也不动，出神地仰望着月亮和大熊座上闪烁着的星群，一直到大天亮。

伯爵通宵一刻也没合眼，到了早晨也毫无倦意；他头天晚上喝了许多，却没有喝醉。天刚亮他就打发斯特烈巧到拉普赫尼亚村去，喊那里的木匠乔治·玛泰依带着全套工具到寨子里来。

乔治·玛泰依还没来得及吃早饭，可是知道自己老爷的古怪脾气，马上就往寨子里跑。

伊希特凡伯爵亲热地接待他，自己正在喝托卡依葡萄酒，也就请他一起喝。

“这酒不错吧？”他问木匠。

“既是用小杯子盛着，”木匠答道，“大概总是好酒。”

伊希特凡伯爵便把小杯子往地下一丢，抄起一只大银杯来斟满葡萄酒递给木匠。

“大人，您叫我来干什么呀？”

“我想起一桩大事来，乔治·玛泰依。这样的活儿你从来还没有碰到过呢。”

“大人，世上的木器活儿我都做过，连犯人的足枷我都做过。”

“那么你就给我做一具胡桃木棺材吧，要一丈半宽一丈高。”

乔治·玛泰依惊异得合不拢嘴，问道：

“尺码有房子大小，这是个什么棺材呀？这整个儿成了一只方舟了，大人！”

“这你不用管。你的手艺不错，一定能做得好。胡桃木和其他一切材料都有。不完工你别出寨子。”

玛泰依便干起来了：他在马车棚里又是刨、又是锯，寨子里的人谁也猜不透他弄出偌大尺寸的胡桃木板来干什么。伯爵有时亲自走来看看活儿做得怎样了。可见他对于交给木匠的这件东西挺关心。

其余的时间他总是默默地在屋里走来走去，或者就站在窗口往外张望，瞧着那一个个从寨旁经过的人，若是看见一个陌生的行路人或是赶集的商贩，就把他叫进书房来，送给他一件东西：兵器、贵重的短剑，马刀，心爱的玩物。普鲁

仁斯基一个劲儿地埋怨他：

“伊希特凡，看在老天爷份上，你这是干什么呀？我真不懂。”

伯爵只是报以一笑，而在他的笑里却包含着令人莫测高深的东西，也就是说，里面掩藏着一种可怕的企图。

“唉，普鲁仁斯基，世界上叫你无法理解的事还多着呢。”

普鲁仁斯基终于想出一个解救的办法，他在寨子里步枪射程以内的地方设下一些卫兵，不分青红皂白，把凡是要向寨子走来的人一律赶走。

第三天，涅杰茨寨里凡是透过马棚墙缝望见木匠在里面做什么的人都大吃一惊，开始嘁嘁嚓嚓地彼此递信儿，说什么玛泰依在做一只巨大的棺材，里面容得下全寨的人。

“棺材做好了，”随后大家又说，“玛泰依正在磨光呢。看到那样东西，血管里的血都会冷的。嘿，哥儿们，事情可不是闹着玩的。闹不出好事来。”

普鲁仁斯基及时听到了有关棺材的消息，便亲自跑去看马棚里在做什么。他确信传闻与事实相符之后，什么话也没说，可是脸上白得象墙似的。他上楼到自己屋里去，把自己的书、衣服和其他杂物收拾起来，随后便去报告伯爵说，他的弟弟在里沃夫死了，他得马上去一趟。

“你还是给他写封信好……”

“这是怎么说的？他不是已经死了吗？”

“那怎么办呢……没什么了不得的，”伯爵反驳说，脸上

又现出他那种叫人难以捉摸的可怕的笑容。

普鲁仁斯基请求借一些钱作路费。朋格拉茨在腰里掏了半天，掏遍了所有的腰包，然后又把桌子的抽屉一个个都拉开来，结果还是将那只正在那里把第五个号码往外抽的蜘蛛给了他。

“靠它可以发一笔大财，尤其是在里沃夫，那里有顶好的彩票。就是得靠点儿运气。”伯爵解释说。

普鲁仁斯基不大相信那只蜘蛛。有一回，他看到伯爵那只樱桃木的小盒子里盛着一串嵌有红绿宝石的金链子，这是当年彼得·朋格拉茨老大人装饰披肩用的，他请求顶好还是把这条金链子送给他。

“好吧。”伯爵带着藐视的神气一甩手，似乎对普鲁仁斯基如此天真表示惊异。“你真蠢呐，老弟。既然你觉得链子比蜘蛛值钱，你就拿去吧。”说着就把那条贵重的链子给了他。伯爵拍了拍普鲁仁斯基的肩膀，问道：

“你打算什么时候回来？”

“过几天。”

普鲁仁斯基这样仓皇的离去给寨子里其余的食客留下了一个难猜的谜。既然耗子从船上跑了，那就是说，船……“这普鲁仁斯基是个老奸巨滑的家伙，他那鼻子能闻出几里以外的凶险来，就跟癞蛤蟆能知道天要下雨似的。说起棺材来，唉呀，那真是装人的，伯爵定做这么个东西可不是偶然的！”

到了夜里，巴克拉和几个听差的、护院的也没影儿了。

一种神秘的危险隐隐约约地在空中盘旋：寨门前一排白杨树上每天夜晚有猫头鹰从四面八方飞来，星期五天快亮的时候母鸡打起鸣来（凡是好基督教徒每逢这当儿总得在自已身上画十字），那滑铁卢也在这一夜用左前蹄在马厩里掏了个大坑。不，这里有点儿邪气。谁逃得脱，谁就逃吧！……

星期五早晨，朋格拉茨叫人把滑铁卢备好鞍，说要到附近去拜客。寨子里的人都觉得惊奇：伯爵已经有一年半没出寨门了。他脸色苍白，面带病容，说起话来声音发闷，就象另一个人躲在深深的地窖里替他说似的。巴穆特卡伊是亲眼见到，滑铁卢在马厩里掏的那个大坑的，他带着哭声劝伯爵：

"老爷，您别骑这匹马。会倒霉的！我央求您，听我的话吧！"

可是朋格拉茨似乎根本就没听见周围人们在说些什么。他对玛科夫尼克打了个手势，叫他也骑上一匹马跟着走，胯下一夹，滑铁卢便箭一般地奔驰起来。这匹骏马骄傲地昂起那端正的脑袋，轻快地甩开那匀称的细腿。

"完了！咱们再也见不着咱们老爷了，"巴穆特卡伊叹了一口气。"来打个赌吧，马准是空着鞍子回来！我心里总是觉得有点儿不妙。"

朋格拉茨伯爵出门头一件事就是上格别拉村，那里住着过去搞军事演习时常跟他交战的那位退职少校福尔盖特。伯爵的突然拜访，老少校也说不出原因来。

"我该怎样来感谢这样的宠幸呢？"

“我是来同您告别的，少校，作为一个体面人就该这样嘛，出一趟远门，总不能忘了跟他的老朋友、好邻居握手告别呀！”

“去旅行？好事情！可上哪儿去，允许打听一下吗？”

“不上哪儿。不过打算死一个时期……”

“唉，什么时候会有这样的事……”

“就在明天。”

少校哈哈大笑起来，往伊希特凡脸上瞧了瞧，着着实实地从旁捅了他一下子，说道：

“您脸上没有一点儿死的影儿呀！这么吓唬老实人可不象话。把咱们没见面的这些日子里有什么得意的事情想起来提一提倒还可以。伯爵，咱们总有上千年没聊天了！”

“哦，恐怕咱们还得四千年聊不上天儿，”伯爵指出这点后，也不等对方答话，便跟少校紧紧地握了握手，纵身上马，向波德扎美克疾驰而去。他决定去拜访斯塔尔维赫男爵，这位男爵一年只在匈牙利住这一季，大部分时间都消磨在摩拉维亚奥地利人的庄园里。

伯爵同斯塔尔维赫告别的方式也和在福尔盖特那里一样。但是这个头发火红色、脑袋特大的人，把伯爵所谓死日将临的话也只当作他眼前所闹的一个怪把戏，自己也来向朋格拉茨诉苦，说他大概也活不长了：“这种狗过的日子，——永远得在两处庄园之间来回跑。”

“我住在摩拉维亚，人家把我叫做‘科苏特的狗’，住在这里，人家把我叫做‘红毛儿德国佬’……”

伊希特凡伯爵从斯塔尔维赫那里到了奥尔多季家，从他家又到了莫捷希茨基家。这家留他一块儿吃饭。在吃饭的时候，朋格拉茨挺安稳，而且说出话来有条有理，以至闹得他们家姑奶奶艾尔热别特·韦烈茨卡雅低声说："这个人并不怎么疯呀。"

然而，当朋格拉茨开始告别的时候，她就不得不收回自己的话了，因为客人终于说出这样的话来：

"上帝保佑你们。我这是最后一次来拜访你们了。明天我的时限就到了。"

那信神信鬼的巴穆特卡伊的预感没有应验。傍晚时分，朋格拉茨连人带马回到寨子里来，完完整整，毫无损伤。家里有一份电报在等着他，电报是伯爵在彼希特的一些亲属打来的，通报他，上议院已经批准将伊希特凡·朋格拉茨交付法庭审判，由于他不久势必出庭对质，他们打发了一位最好的律师来，该律师将于后天到达涅杰茨寨。

伊希特凡伯爵漠不关心地把电报揉成一团，马上拿起铅笔歪歪斜斜地写了一封回电：

我已有较你们推荐的更好的律师，明日即到达。

他把回电交给巴穆特卡伊，吩咐说：

"团长，明天一清早就把它送到电报局去。叫那没事找事想来跟我纠缠的人别费心了，等鬼去跟他打官司吧！"

晚餐席上大家的情绪非常好。伯爵也爱说话了，高高兴兴地说笑话，并且象开天辟地以来所有的匈牙利人一样，

拿起酒杯来谈论政治。他的某些议论很正确、很中肯（例如，朋格拉茨说，奥地利人在谈"权利平等"以前，为了公道，也得绞死自己的十三名将领①），以致使巴穆特卡伊和柯瓦奇听了都非常惊异。"不，眼前他一点儿也不疯，"他们想，"这是上帝创造的奇迹：在永不见天日的前夕，至高无上的主把智慧之光还给了伯爵。"他们离开伯爵以后，甚至还表示出一种希望：

"你们瞧见了吧，咱们老爷快要成为思想完全健康的人了。"

伯爵打发自己的近侍去歇息以后，自己却并不睡觉，直到天明也没合眼。那个女管家的房间正好在伯爵的寝室下面，至少她肯定地说，她通宵都听见他的脚步声。

天刚亮，他就来到了马棚里，和玛泰依两人关起门来，开始把从布达佩斯定购来的金属字母往棺材上钉。马棚里锵头响了好半天，声音响得可怕。用这些字母来拼成谁的名字呀？……

寨子里人们的恐惧心情直到伊希特凡·朋格拉茨从马棚里走出来，他安安静静的，甚至面带喜色，人们这才平静了些。他当时便吩咐把滑铁卢给他备好。人们给这匹青骒马戴上一套收藏在库房里的最好的古式鞍具：珍珠镶嵌的笼头带有纯银的马嚼环；还有红色天鹅绒的鞍子和锦缎的鞍褥。

---

① 一八四八年至一八四九年匈牙利革命被挫败后，奥地利人于一八五九年在阿拉德处死十三名匈牙利将领。

院子里正在备马，马挺老实，一双机灵的眼睛亲切地瞧着主人，这当儿，伊希特凡和善地抽着烟斗，对在塔上转悠的卫兵嚷道：

“发信号，召集人！今天的事够他们看的，够他们听的。”

马备好了，伯爵走到它跟前抚摸了一阵，亲自用三种颜色的带子把鬃毛编扎起来，吻了吻它额上的小白点儿，说了声：“再见了，伙计！”便把经常在那里站岗的两名荷枪的哨兵喊了过来。发出口令：

“预备射击！一，二——放！”

砰的一声，两颗子弹一齐发出，马竖立起来，发出悲哀的嘶鸣，抽疯似的一打哆嗦，倒了下去。那匹高贵的英国种的马的血液象两股溪流似的往外涌着，填满了那些铺在寨院里的石头中间的缝儿，流了一大摊。

寨子里的妇女、女仆和阿波尔卡的小女官被枪声吓坏了，四下里乱跑，有的躲在角落里，有的往桌子底下钻。只有阿波尔卡，这时穿着一身雪白的晨装，毫不畏惧地跑了出来。就连那一大摊不一会儿变成了紫色的血也没有吓着她。这姑娘大胆走到伯爵跟前，抓住他的胳膊，说道：

“伊希特凡第四，您这又干的是什么事呀？呃，咱们上楼去吧！我要您去嘛！”

她的声音还是那么温柔，那么亲切，而且具有制服野兽的魔力。为了使她的话发生更大的效用，她还把脚轻轻一跺。可是，这一回伯爵不但没有俯首帖耳，而且相当粗鲁地

打断了她的话：

“到您自己房里去吧，小姐，快点儿！您把您的东西都收拾好了吧？玛科夫尼克，送她上楼去。”

阿波尔卡听到这样呵叱，便哭起来了；朋格拉茨对她称“您”，这是头一回。姑娘委屈地噘起她那俊俏的殷红嘴唇，但她心里明白，这个人再也不受她的支配了；她头一回被他吓着了：头脑发晕，心里慌得慌，若不是玛科夫尼克搀着她，她就人事不知地倒在楼梯上了。

其实她是应该高兴的，因为这是注定她解放的一天。她既盼望它，又害怕它。虽然在谢米拉米达山顶上升起的太阳把周围一切照耀得犹如一片光海，而她却似乎在冷得发抖。一只金盘悬在天空，光辉灿烂，而这盘子里盛的会是什么呢！……

“把棺材抬来！”涅杰茨寨寨主发了命令。

四名“哥萨克”用杠子把玛泰依的杰作抬出来了，叫人瞧着都打哆嗦：在这个象大粮囤那样的家伙的盖子上，画着一个黑十字架，两侧雕刻着骷髅，钉着银色金属字母：

> 奥瓦尔和森特米克洛希之伯爵伊希特凡·朋格拉茨及其乘马滑铁卢之柩。愿他驾良驹安归乐土！

他出的这个主意吓坏了人！老柯瓦奇看完了那题词，人事不知地瘫了下去。只有玛泰依心满意足地直搓手，他的杰作能使大家惊奇，所以觉得很高兴。

“等马的血一流尽，你们就把它站着放到棺材里去。”伯

爵吩咐后，脸上显出难以描绘的快活劲儿，似乎他周围这些凡夫俗子脸上的慌乱神情使他很高兴。他已经充分意识到本身的伟大，内心欣喜若狂，觉得自己有如一位诗人，把自己头脑里产生的思想构成了优雅的诗篇。显然，他在想的是他的这一切功绩将会成一个神奇的故事，那些老人会一代又一代的讲给儿孙听。

这头可怜的畜生被安顿在棺材里了——六个人挺费劲地把它抬了起来，——伊希特凡·斯特烈巧便怯生生地问伯爵：可以钉棺材盖了吧？

“混蛋！”朋格拉茨怒气冲冲地骂了他一声。“骑马的怎么办？……”

他脚后跟一转，旁若无人地踏着士兵的那种有弹性的步伐上楼去了，来到房间里穿上他那套顶好的衣裳——橄榄绿的骠骑兵短上衣，山核桃形的金扣子，藏红色的裤子镶着银绦带；黄色山羊皮皮靴带金马刺。他把早先系在表链上的一只名章戒指戴在手指上，却把表从腰里掏了出来：哪个傻瓜到那个世界去还要计算时间，在那里用不着它！

在他换衣裳的时候，屋里响起了沙沙声。朋格拉茨一惊：“这是什么？不要就是死神吧？不，不会的，我叫他，他才来呢。”自然，这根本不是什么死神，而是阿波尔卡的一个小女官，听到枪声吓得躲在这间屋里。她听到朋格拉茨的脚步声，便钻到沙发底下去躲着，可怜她蜷作一团，心里扑通扑通直跳。她眼看着朋格拉茨在穿衣服，梳头，捻胡子，然后走到对面一个黑色的小橱（寨子里的人把它叫做“药

铺”）跟前，橱柜里放着应有尽有的玻璃瓶，盛着各种不同的液体，他打开橱门，取出一只瓶子，把里面的东西一饮而尽。我的天哪，这当儿他若是往沙发底下一瞧，可怎么好！……

幸亏伯爵没有来窥探，他走出更衣室，穿过大厅，到自己寝室里去了，进门就摁铃唤小厮，吩咐道：

“把巴穆特卡伊、柯瓦奇、阿波尔卡、女管家、玛科夫尼克、神父和所有的女仆都喊来。”

所有的人很快都来了。

“把我的床挪到窗户跟前去，好让我能够看到院里发生的一切情况。”

大家都注视着他：他穿着他那身亮晃晃的衣服，显得威风凛凛，勇气倍增，浮肿的脸上表现得坚强不屈，眼光分外明亮，脸上露出泰然自若的神气。

“大人，您打算躺到床上去吧？”

“是的。我要死了。”

“可是，大人，您没病呀！”

“我更明白。”

床挪到窗户跟前，朋格拉茨预先把一柄镶着玛瑙的军刀系好，把帽子放在床旁边一张小柜上，就躺下了。

“这才好呢。把你的椅子挪过来一点，阿波尔卡，你说一说昨天晚上梦见什么了。你呀，我的侍童，去告诉塔上的卫兵：一发现路上扬起尘土，——叫他马上来报告。”

“已经来报告过了。”

“那就更好了。”

"您哪，我的好柯瓦奇，去看看拉普赫尼亚的音乐队到了没有。"

"到了。"

"叫这些奏乐的在隔壁房间里集合。让他们作好准备。"

老柯瓦奇出去了。他吓得两条腿发软了。

不过，寨子里的人谁也不相信伯爵有病，因而对他扬言要死，大家都认为又是现在的一种怪想法。真糟糕：他那些疯疯癫癫的举动还没容你捉摸出来，他又来了新花招！

可是，伯爵脸上逐渐在变色，首先发灰，接着泛起青来，以至变成了土色；同时他由于体内哪里疼痛，开始一阵阵发抖，这时才引起大家的惊恐，阿波尔卡也哭起来了。

"别哭，我的小战利品！不要任性，顶好还是瞧瞧窗户外面，看谁来了。"

他自己也用胳膊肘撑着将身子稍稍抬起，看到三辆马车驶近前来。这时已经能辨出来人的面孔了：头一辆里坐的是艾斯捷拉和连盖菲，第二辆车里是别斯捷尔采城的"使者"，第三辆车里是布拉奇和塔尔诺齐。

"给他们开大门。"伯爵用阴惨惨的声音对巴穆特卡伊说。

阿波尔卡只因伯爵要死，眼泪蒙住了眼睛，什么也没看见。

"您疼吗？"

"很疼。"他嘶哑地说。

"快请医生去！"阿波尔卡嚷道。



朋格拉茨什么话也没说，只是摇摇头。他对神父也是这样，那位神父走到跟前来问道：

"给您祈祷吧，大人？"

"用不着。我什么罪过也没有。我的请求，上帝没有成全过一回。他的要求我都照办了。"

一阵剧烈的痉挛，他把脸藏到了枕头里，可是身上还是直打哆嗦。过不多久，他的苦痛似乎减轻了些，眼睛睁开了一条缝，可是这时候他的眼睛已经蒙上一层混浊不清的翳障，黑眼珠翻上去了。

"叫音乐队奏起乐来！"他说。

拉普赫尼亚的吹鼓手们慢悠悠地奏起拉科齐的进行曲来。伯爵点点头说：挺好。过了半分钟，他把巴穆特卡伊叫到跟前来，说道：

"巴穆特卡伊，我到那个世界上去还要骑马。入殓的时候把我放在马上。我明白，直挺挺地骑着我是办不到了，不过不要紧，身子就是弯着点儿也可以。您明白我说的话吗，团长？"

巴穆特卡伊点点头，大把的眼泪顺着他的长须往下滚。

"唉，巴穆特卡伊，你简直是个大娃娃。"伯爵说。

他心里十分清醒，一切都看在眼里，凡事都留心到了。他满头是汗，阿波尔卡用手绢儿给他擦了擦。

"你多么可爱呀，我的小战利品。"朋格拉茨带着感激的神情悄悄地说了一声，又合上眼睛。

他安安静静地躺了几分钟，好象一点也不疼了，似乎昏

昏睡去，后来忽然又清醒过来，暴躁地向聚集在女管家背后的那些女仆嚷道：

“你们这些老太婆站着干什么呀？过来，把我的手脚放好。你们知道为什么！快些，快些，我不要你们那些肮脏的手挨到我的尸体。”

这些女人急忙跑到伯爵跟前来，小心谨慎地把他的一双手合拢来，放在胸口上。这双手永远就这样放着了；他再也没动弹，只是略微睁了睁眼，用微弱的声音轻轻说道：

“阿波尔卡，你也合上手祷告吧！”

乐队听招呼，停止奏乐，阿波尔卡便合拢两只小手祷告起来：

“我主耶稣在天之灵……”

“闷死我了。”伯爵上气不接下气地说，“把窗户打开。”

窗户敞开了，夺目的阳光和充满着柔和的槐花香的清新空气涌进房来。但同时闯入一只阴险恶毒的胡蜂，讨人嫌地在灵床顶上盘旋，神秘而凄怆地嗡嗡叫着。

祷告词还没念到结尾，伯爵忽然长叹一声，头往后一仰，眼睛翻了上去。这声叹息似乎与那悄悄的祷告声融合在一起，于是他们三位一体——祷告声、伊希特凡·朋格拉茨的叹息和灵魂，一同飞上了天。

巴穆特卡伊在伯爵跟前哈着腰把手放到他的胸口上。伯爵的心房再也不能跳动了。

“本寨最后一位寨主逝世了。”他的声音显得沉闷，却很郑重。

所有在场的人心中大为震惊，他们向床前一跪，霎时肃静无声，神父便祷告起来。唯有阿波尔卡心痛欲碎，打破沉寂，一个劲儿吻死者的手，语无伦次地拼命要喊他活转来。

“你死了吗？为什么呢？难道你不能活下去了吗？你若是当了我的父亲也好呀。你不就跟我的父亲一样吗！唉，哪怕再看我一眼吧！哪怕再跟我说一句话呢！这是不可能的，你竟永远再也不开口了！”

客人在外面空转悠，敲门也是白搭，没有人注意他们，谁也不喊一声：“请进”，他们已经开始沉不住气了，特别是连盖非。好奇心终于占了上风，这老伶人小心翼翼地悄悄把门推开一道缝儿。他看到满屋子人，便来模仿高官贵爵那种旁若无人的举止，活象自治区州长班克总督①，拉着艾斯捷拉的手，在众使者护送之下走进伯爵的寝室。尾随行列之后的是布拉奇和塔尔诺齐。

但是，直到现在还是没有人注意他们。困惑不解的布拉奇就小心地触了触柯瓦奇的肩头，悄悄地问道：

“这是在做什么呢？我们在哪儿才可以见到他老人家呀？”

柯瓦奇随手向卧榻一指。

“喏，他在躺着呢。”

“莫非他出了什么事故吗？”

---

① 匈牙利剧作家约瑟夫·卡托纳（1794—1830）所写剧本《班克总督》的同名主人公。

“没有，什么事也没有。他死了。”

由于事出意外，布拉奇惊得退到了房门口。他脸色白得象死人一样。塔尔诺齐不顾一切，飞也似地跑到阿波尔卡跟前，热情地搂住她要接吻。可是姑娘把他推开了，严肃而又亲切地瞧了他一眼，说道：

“不，这不是时候，米洛斯拉夫。今天不是高兴的日子，我刚刚吻过死人。我要是就在他的灵床跟前再跟生人接个吻，岂不是一下子又侮辱了他？……”

只有连盖菲一见涅杰茨寨寨主直僵僵的，就若无其事地朗诵道：

死神哪，你的面貌何等狰狞！
诸夫人，众使君，你们且来看个分明！
这汉子昨天还威风凛凛，叱咤风云！……

不过，既然那些该来看看死神面貌的夫人和使君都不在这儿，只剩下艾斯捷拉一个人，于是她就问：

“这一切都好，可是现在叫我怎么办呢？……”

*　　　　*　　　　*

伊希特凡·朋格拉茨并没有如愿以偿：骑着他那匹名贵的大青马落葬，却仍然同他那些在瓦陵村静悄悄的墓地里安息的祖先一样，“安步当车”，只身入土。

举行葬礼的时候，甚至在此之前，人们就在交头接耳地散布流言了，说什么伯爵似乎服了毒，仿佛是有一个女孩子

看见他把一瓶毒药喝了下去。不过，他的亲属不许揭穿这个内幕，他们最后补充说："要把世上一切事都搞清楚，完全没有必要，尤其是朋格拉茨，他从来就没有叫人理解过。"

我也不打算彻底地解决这一个问题：朋格拉茨是疯子或者不过是装疯，让它作为一个神秘的谜，留在其它的谜中间吧。

然而，我基本上几乎毫没抛弃真情实况，诚诚恳恳地来述说所听到的有关伯爵的一切。因此情节之引人入胜功不在我，而我在这部真实的故事中只添加了极小一部分。不过我胆敢触及这样不寻常的怪异题材，这由我负完全责任。我明知这个题材不寻常，可又怎么办呢——我喜欢的就是不寻常嘛……

可是现在是跟我的读者们告别的时候了，我竭力在想：我没有忘了什么吧？也许，关于塔尔诺齐结婚的事还值得提一提？

不过……关于这次结婚的事，《瓦格河河谷》报已经详尽地报道过了。报上连阿波尔卡的打扮都描述了一番。要是我没有记错的话，她穿的是灰色旅行服，戴着草帽，帽檐上还插着一枝百合花。

# 编 后 记

米克沙特·卡尔曼是十九世纪匈牙利著名的批判现实主义小说家。这个时期，在匈牙利文学史上，除浪漫主义小说家约卡伊·莫尔之外，米克沙特是匈牙利又一位杰出的散文大师。他的作品在读者中享有很高的声誉；著名长篇小说《圣彼得的伞》和《奇婚记》早在五十年代就介绍到中国，颇受我国广大读者的欢迎。

米克沙特出生于匈牙利北部地区一个地主家庭，但从小接触下层劳动人民，受到一八四八年革命传统和民间文学传统的熏陶。他青年时代学过法律，当过小官吏和新闻记者，并长期从事新闻编辑工作。

他的早期作品多为短篇小说。短篇小说集《多特乡亲》(1881)和《善良的巴洛兹人》(1882)，描写普通农牧民的生活，充满了民间文学风格的诙谐和幽默。中长篇小说如《圣彼得的伞》(1895)、《围攻别斯捷尔采城》(1894)、《新兹里尼阿斯》(1897)和《奇婚记》(1900)等，揭露了封建制度的黑暗落后、贵族社会腐化堕落和愚昧可笑的现象。作品的批判对象往往是一些没落贵族阶级的代表人物。

《围攻别斯捷尔采城》，作者花了将近十年的时间来酝

酿这本小说的"堂吉诃德"式的主题思想。在当时匈牙利贵族阶级已走上了没落的道路，被历史的发展所抛弃，而顽固维护贵族社会那一套生活方式、道德规范，以及举止风度的，还大有人在。也就是说，"堂吉诃德"式的主题在当时匈牙利文学中是有其社会土壤的。《围攻别斯捷尔采城》就是这类倒退的社会现象的写照。

小说的故事发生在十九世纪末叶资本主义迅速发展和工农革命运动初起的匈牙利。主人公伊希特凡·朋格拉茨伯爵性格古怪，有时候甚至疯疯癫癫，在祖先留下的涅杰茨城堡中过着与周围环境极不协调的中世纪封建主的生活。他一生迷恋于祖先的丰功伟绩，整日幻想骑士的荣誉与战功，不惜以任何代价去大振祖先的声威。他以服兵役为条件把领地让给附近农民耕种，平时热中于练兵，跟自己打仗，一有"风吹草动"，便欣喜若狂地率兵出征。

有一次，他把马戏班的女演员艾斯捷拉买来充当城堡的女主人。当艾斯捷拉跟邻寨的贵族骗子卡罗依·别亨齐男爵私奔，到了别斯捷尔采城后，伯爵一怒之下亲自率领二万大军去围攻别斯捷尔采城。他手下的"将领"害怕他此举会落个进疯人院的下场，便在行军途中策划演出了一幕喜剧：让几个演员打扮成别斯捷尔采城的使者前来求和，并以美丽的孤女阿波洛尼雅充当人质，顶替艾斯捷拉。伯爵信以为真，自尊心和荣誉感顿时得到满足，便以胜利者的姿态宣布撤兵。

伊希特凡伯爵十分钟爱阿波洛尼雅，决定收为女儿，并

打算通过法律手续把她封为“郡主”。青年律师米洛斯拉夫·塔尔诺齐早已和阿波洛尼雅相爱，他趁伯爵招聘律师之机潜入城堡与阿波洛尼雅见面。伯爵立即将他下狱。律师被营救后，又找回了马戏演员艾斯捷拉去替换人质阿波洛尼雅。伯爵在将要失掉阿波洛尼雅的情况下，更是喜怒无常，疯病发作，最后喝毒药自尽，事前还为自己安排一个耀武扬威的骑士葬礼。

小说的社会背景是十九世纪末叶封建等级制度森严的“奥匈帝国”。朋格拉茨愚蠢的行为和盲目的幻想，本身就是对奥匈帝国封建等级制度的一种典型的讽刺。作为朋格拉茨对立面来描写的别亨齐一家，则是贵族骗子，在思想方法和行动上与朋格拉茨如出一辙，不同的是他们以装腔作势的骑士风度去掩盖自己偷鸡摸狗的丑事，而朋格拉茨不仅在外表上、而且在精神上都象中世纪的骑士。由于那些从前赢得尊敬的“美德”只能招来嘲讽，悲剧在他身上就变成了喜剧。

本书根据一九六七年俄文版《米克沙特选集》第三卷转译。

编　者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围攻别斯捷尔采城
作者＝（匈）米克沙特著张家章译
页数＝２８０
ＳＳ号＝１０３３７８５６
出版日期＝１９８５年０４月第１版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正文